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柳河東集

(五)

柳宗元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元版

柳河東集

(五)

柳宗元著

國學基本叢書

萬有文庫

種千一集一第

者 築 編 親
五 雲 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河東先生集

卷第三十四

書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城字亢宗自諫議大夫遷國子司業以事出爲道州刺史太學諸生詣闕請留之公遣諸生書勉勵其志時公作集賢正字

云

二十六日貞元十四年九月也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牘書版也長一尺故云尺牘太學諸生足下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爲司業陽城傳德宗召城爲諫議大夫及裴延齡誣逐陸贊張滂李充等城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且顚語曰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貞元十一年七月坐是下遷國子司業諸生陶煦醇懿熙然大洽於茲四祀而已詔書出爲道州貞元十四年太學生薛約言事得罪謫連刺史僕時通籍光範門通籍者按漢書註爲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按省相應乃得入是爲通籍就職書府聞之悒然不喜非特爲諸生戚戚也乃僕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焉一有既字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甚熟嘉美顯寵勤至備厚乃知欲煩陽公宣風裔士一無知字草在美化於黎獻也遂寬然少喜如獲慰薦於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幸生明聖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大體聞於下執事冀少見採取而還陽公之南也翌日退自書府就車於司馬門外聞之於抱關掌管者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頓

首西闕下懇惓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

城之出太學諸生何蕃李儒王魯卿李譚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守闕下數日爲吏遮抑不得上輒用撫

手喜甚震抃不寧不意古道復形於今僕嘗讀李元禮

賈偉節爲之冠並與李魯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禮嵇叔夜傳晉書嵇叔夜名康坐呂安事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爲師不許

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僕謂訖千百

年不可覩聞乃今日聞而覩之誠諸生見賜甚盛於戲希烏始僕少時嘗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說者咸曰太學生聚爲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音庚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鬭訟

者信發忠崇飾惡言漢書立而諱蘇內切責讓也其退然自克特殊於衆人者無幾耳

僕聞之惄駭怛悸○惄許勇虛容二切其季切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衆爲是嗜嗜也孟子事君無義進退無禮當割切悸其季切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衆爲是嗜嗜也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嗜

嗜也○嗜徒合切與沓同遂退託鄉間家塾考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踴顧尙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

厲義出乎千百年之表何聞見之乖刺歟○刺盧達切豈說者過也將亦時異人異無嚮時之桀害者耶其無

乃陽公之漸漬導訓○漸子廉切明效所致乎夫如是服聖人遺教居天子太學可無愧矣於戲陽公有

博厚恢弘之德能并容善僞一無來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謂薛

行篇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

而論者以爲言謂陽公過於納汙左傳川澤納汙無人師之道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

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論語吾黨之小子狂簡

之○猖古顯南郭獻譏俟欲來者不拒欲去者不止良醫之門多病人陳括之側多枉材是以雜也曾

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子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曾子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左右曰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洗猶行曰修我

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賓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孟軻館齊從者竊屨。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不得。或曰。若是乎。從者之庶也。子以是爲竊屨來歟。曰。殆非也。

彼一聖兩賢人繼爲大儒。然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見論語。子張篇。愈扁之門。俞跗扁鵲。皆良醫也。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且陽公之在於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苟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爲己也。於國體實甚宜。願諸生勿得私之。一無得字。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勗此良志。

○勗
旭俾爲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

切勉也。○努

奴古

柳宗元白。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中立史無傳。新史年表云。潭州刺史彪之孫。不書爵位。觀其求師好學之志。公答以數千言。蘊以平生爲文真誤告之。必當時佳士也。書中謂余居南中。

九年。此書元和八年在永作集有述。韋七秀才下第序。言中立文。

高行恩而不錄於有司。當在此書後作中立於元和十四年中第。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常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爲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爲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出懷沙賦。僕往聞庸蜀之南。恆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余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

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旣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昉厚薄處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羣目以召鬧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呶呶者○呶尼交切早暮咷吾耳○咷音佛戾也騷吾心則罔匱仆煩憤切乎外愈不可過矣平望居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爲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旣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庭薦笏薦音搘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撫然孟子撫然爲開○京兆尹鄭叔則貞元初鄭叔則爲京兆尹五年二月貶永州刺史拂然曳笏却立拂音武改容也佛音立佛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爲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爲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旣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烺烺音朗又音郎火明一本作炳炳熾熾貌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

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用切懼其剽而不留也。○妙切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強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疎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實，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太史公謂司馬遷也。梁劉勰辨騷云：唐韓柳爲後世辭宗，未嘗極道原異曲，是以原介莊周司馬遷之間也。宗元與韋中立書曰：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太史以著其潔，亦以其辭配莊老太史與愈同。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爲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白。一作復白

答貢士元公瑾論仕進書

公嘗有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即公瑾也。序所謂從計京師，受丙科之薦，獻藝春卿，當三黜之辱，與書所謂深寡和之憤，積無徒之歎之意同。

書當在序之前，貞元十
七八年，尉藍田時作。

二十八日，宗元白。前時所枉文章，諷誦累日，辱致來簡，受賜無量。然竊觀足下所以殷勤其文旨者，豈非深寡和之憤。宋玉對楚王問：其積無徒之歎之意同。其和彌寡，其積無徒之歎，懷不能已，赴訴於僕乎？如僕尚何爲者哉？且士之求售於有

司或以文進或以行達者稱之不患無成足下之文左馮翊崔公先唱之矣秉筆之徒由是增敬足下之行汝南周顥客又先唱之矣逢掖之列禮記孔子少居魯衣逢掖之衣註亦以加慕夫如是致隆隆之譽不久矣又何戚焉古之道上延乎下下倍乎上上下洽通而薦能之功行焉故天子得宜爲天子者薦之於天諸侯得宜爲諸侯者薦之於王大夫得宜爲大夫者薦之於君士得宜爲士者薦之於有司薦於天堯舜是也孟子堯薦舜於天舜薦禹於天薦於王周公之徒是也薦於君鮑叔牙子罕子皮是也說苑晉問孔子今之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吾聞人臣執賢孔子曰齊有鮑叔之進管仲子皮之進子產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薦於有司而專其美者則僕未之聞也是誠難矣古猶難之而况今乎獨不得與足下偕生中古之間進相援也退相拯也已乃出乎今世雖王林國韓長孺復生說苑晉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梁舉臺遂臧固至它皆天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於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不能爲足下抗手而進以取僇笑矧僕之齷齪者哉也史記作握前漢作握手註局陋也若將致僕於奔走先後之地時予曰有奔走予曰有先後先後並去聲而役使之則勉充雅素不敢告憊切步拜嗚呼始僕貌失道貌禮記治國而無禮猶瞽者之無目○悵音悵又丑良切音渥齷音測角切小節吁嗟于末位○吁他偃仰驕矜道人短長不亦冒先聖之誅乎固吾不得已耳樹勢使然也一無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穀梁傳昭十一年之文蓋舉知揚善聖人不得已耳

非況足下有文行唱之者有其人矣繼其聲者吾敢闕焉其餘去就之說則足下觀時而已不悉宗元白

答嚴厚輿秀才論爲師道書

公嘗有答韋中立書答袁君陳書與此書意皆合大抵皆避爲師之不當者集又有送嚴公覲下第序厚輿豈即公覲耶答韋書在

元和八年則此書又在後云

二十五日某白馮翊嚴生足下得生書言爲師之說怪僕所作師友箴見集與答韋中立書欲變僕不爲師之志屈己爲弟子屈上一有而字凡僕所爲二文其卒果不異僕之所避者名也所憂者其實也實不可一日忘僕聊歌以爲箴行且求中以益己慄慄不敢暇又不敢自謂有可師乎人者耳若乃名者方爲薄世笑罵僕脆怯尤不足當也內不足爲外不足當衆口雖懇懇見迫其若吾子何實之要二文中皆是也吾子其詳讀之僕見解不出此吾子所云仲尼之說豈易耶仲尼可學不可爲也學之至斯則仲尼矣未至而欲行仲尼之事若宋襄公好霸而敗國卒中矢而死左傳僖二十二年宋人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公傷股二十三年五月卒傷于泓故也仲尼豈易言耶馬融鄭玄者二子獨章句師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師僕幸非其人吾子欲之其有樂而望吾子者矣言道講古窮文辭以爲師則固吾屬事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又不爲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吾子無以韓責我若曰僕拒千百人又非也僕之所拒拒爲師弟子名而不敢當其禮者也若言道講古窮文辭有來問我者吾豈譬瞑目閉口耶敬叔吾所信愛呂恭字敬叔今不得見其人又不敢廢其言廢其言哉吾子文甚暢遠恢恢乎其闢大路將疾馳也攻其車肥其馬長其策音詎六轡詩六轡在手調其六轡中道之行

大都舍是又奚師歟。亟謀於知道者而考諸古。師不乏矣。幸而亟來。○亟丘終日與吾子言。不敢倦。不敢愛。不敢肆。苟去其名全其實。以其餘易其不足。亦可交以爲師矣。如此無世俗累而有益乎已。古今未有好道而避是者。宗元白。

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袁君集不他見。以書考之。時在永興韋嚴書相後云。

秀才足下。僕避師名久矣。往在京都。後學之士到僕門。日或數十人。僕不敢虛其來意。有長必出之。有不至必甚之。○慧渠記雖若是。當時無師弟子之說。其所不樂爲者。非以師爲非弟子爲罪也。有兩事故不能自視。以爲不足爲一也。世久無師弟子。決爲之。且見非。且見罪。懼而不爲二也。其大說具答韋中立書。今以往可觀之。秀才貌甚堅。辭甚強。僕自始覲。固奇秀才。及見兩文。愈益奇。雖在京都。日數十人到門者。誰出秀才右耶。前已畢秀才。可爲成人。畢一作必僕之心固虛矣。又何鯤鵬互鄉於尺牘哉。論語互鄉難與言秀才時見咨。咨一作客僕有諸內者。不敢愛惜。惜字大都一有文字。秋風益高。風一作色暑氣益衰。可偶居卒談。秀才時見咨。咨一作客其歸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賢士所懷。懷者求孔子之道。不於異書。於一作于秀才志於道。慎勿怪。勿雜。勿務速。顯道苟成。則慤然爾。慤一作勃久則蔚然爾。源而流者。歲旱不涸。蓄穀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辱死矣。○辱被切表然則成而久者。其術可見。雖取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餘書俟文成。異日討也。討下有可字其歸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賢士所

孔子在爲秀才計，未必過此。不具宗元白，一本具字。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退之書不見於集，而其略粗見於此。章珩夏卿之姪，正卿之子。相上下而楊雄不若退之，其相推遙亦至矣。集又有寄珩詩在別卷，據書云：「封示退之書，此當與論史書相後先。」元和八九年間也。

足下所封示退之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墨事，且以勵足下。若退之之才，過僕數等，尚不宜推避於僕，非其實可知。一無可知二字，固相假借爲之辭耳。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楊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賦。楊雄贊以爲經莫大於易，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詞。退之獨未作耳。決作之加恢奇，若然者，使雄來，尚不宜推避，而況僕耶？彼好獎人善，以爲不屈己善不可獎，故慊慊云爾也。○愬音歎恨。足下幸勿信之。且足下志氣高，好讀南北史書，通國朝事，穿穴牢籠，古今後來無能和。一作富意有所作。而僕稚駭駭語切，卒無所爲。但趨起文墨，筆硯淺事，今退之不以吾子勵僕，而反以僕勵吾子，愈非所宜。然卒篇欲足下自挫抑合當世事以固當。丁浪切一雖僕亦知無出此。吾子年甚少，知己者如麻。一無者字不患不顯。貞元二十一年士第進，患道不立爾。此僕以自勵，亦以佐退之勵足下。不宣。宗元頓首再拜。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座生書，欲求公爲序，其端見於此。公旣許之，故集有送詩人廖有方序，見別卷。書在永州時作。

三日宗元白，自得秀才書，知欲僕爲序，然吾爲文，非苟然易也。於秀才，則吾不敢愛。吾在京都時，好以文

寵後輩後輩由吾文知名者亦爲不少焉自遭斥逐禁錮益爲輕薄小兒譁囂朋增飾無狀當途人率謂僕垢汙重厚舉將去而遠之今不自料而序秀才秀才無乃未得嚮時之益而受後事之累吾是以懼潔然盛服而與負塗者處易暎見豕負塗謂泥塗也而又何賴焉然觀秀才勤懇意甚久遠不爲頃刻私利欲以就文雅則吾曷敢以讓當爲秀才言之然而無顯出於今之世視不爲流俗所扇動者乃以示之旣無以累秀才亦不增僕之詬罵也計無宜於此若果能是則吾之荒言出矣元和十一年有方中進士第改名游卿宗元白

答貢士蕭纂欲相師書一云求爲師書蕭生不詳其何許人

書云始退跡野廬必未尉藍田時作

十二日宗元白始者負戴經籍退跡野廬塊守蒙陋坐自塗塞塗一作擁不意足下曲見記憶遠辱書訊覩以高文開其知思二字並而去聲而又超僕以宗師之位貸僕以丘山之號流汗伏地不知逃匿幸過厚也前時獲足下灌鍾城銘竊用唱導於聞人僕常赧然板切羞其僭踰今覽足下尺牘慇懃備厚似欲僕贊譽者此固所願也詳視所覩曠然以喜是何旨趣之博大詞采之蔚然乎鼓行於秀造之列此其戈矛矣舉以見投爲賜甚大俯用忖度不自謂宜顧視何德而克堪哉且又教以芸其蕪穢甚非所宜僕不敢聞也其他唯命宗元白

報崔黯秀才論爲文書崔黯新史有傳寧之子也後擢進士第一本作崔黯翦新舊史皆無傳此書在永州作

崔生足下辱書及文章辭意良高所嚮慕不凡近誠有意乎聖人之言然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

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於世者必由於書字。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要之之道而已耳。○謂之道也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內者也。今世因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爲工，遁密以爲能。○謂音曾不亦外乎。吾子志求之不已，庶幾可以語於古。恨與吾子不同州部，閉口無所發明。觀吾子文章，自秀士可通聖人之說。今吾子求於道之外，而望於余也愈外，是其可惜歟。吾且不言，是負吾子數千里不棄朽廢者之意，故復云爾也。凡人好辭工書，皆病癖也。○癖音僻吾不幸蚤得二病，學道以來，日思砭鍼攻熨。○砭彼驗切以火熨也卒不能去，纏結心腑牢甚。願斯須忘之而不克，竊嘗自毒。今吾子乃始欽欽易吾病，不亦惑乎。斯固有潛塊積瘕也。○居牙切久病中子之內藏，並去聲。恬而不悟，可憐哉。其卒與我何異，均之二病，書字益下。○作示而子之意又益下，則子之病又益篤甚矣。子癖於伎也，吾嘗見病心腹人，有思啗土炭嗜酸鹹者。○謂僧徒濫切與啖同不得則大戚，其親愛之者不忍其戚，因探而與之。○東坡醉墨堂詩云：乃知柳子語不妄。病嗜土炭如珍羞，用此事觀吾子之意亦已戚矣。吾雖未得親愛吾子，然亦重來意之勤，有不忍矣。誠欲分吾土炭酸鹹，吾不敢愛，但遠言其證不可也。俟面乃悉陳吾狀，未相見且試求良醫爲方已之。苟能已大善，則及物之道專而易通。若積結既定，醫無所能已。幸期相見時，吾決分子其啗嗜者，不具宗元白。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吳秀才當是武陵族子

某白。向得秀才書及文章。類前時所辱遠甚。多賀多賀。秀才志爲文章。又在族父處。族父言武陵。一曰族父公自言其族父也。豈吳生隨柳公綽在湖南耶。其時元和七年。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新。又日新也。雖聞不奉對。苟文益日新。則若亟見矣。夫觀文章。宜若懸衡。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無可私者。秀才誠欲令吾俯乎。則莫若增重其文。今觀秀才所增益者。不啻銖兩。吾固伏膺而俯矣。禮記。得一善。則擎拳服膺而弗失之。謂奉持之也。一無贅字。愈重。則吾俯滋甚。秀才其懋焉。苟增而不已。則吾首懼至地耳。又何間疎之患乎。還答不悉。宗元白。

復杜溫夫書

按韓愈以元和十四年謫潮州。書中及之。此書必十四年春作。

二十五日宗元白。兩月來三辱生書。書皆逾千言。意者相望僕以不對答。引譽者也。怨然僕誠過也。而生與吾文。又十卷。噫。不多矣。文多而書頻。吾不對答。引譽宜可。自反而來。徵不肯相見。首一拜亟問。○亟切。其得終無辭乎。凡生十卷之文。吾已略觀之矣。吾性駭滯。多所未甚諭。安敢懸斷。是且非耶。書抵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當也。語人必於其倫。論類也。生以直躬見拓。論語。吾黨有直躬者。直躬謂直道也。宜無所訛道。而不幸乃白周孔。吾豈得無駭恠。一本吾下。又有吾字。且疑生悖亂浮誕。無所取幅尺。以故愈不對答。來柳州見一刺史。卽周孔之京。尋復謫柳州刺史。至今而去我道連禹錫爲連州刺史。而謁於潮。元和十年正月之二邦。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爲文詞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胸中擾擾焉。多周孔哉。吾雖少爲文。不能自雕斲。引筆行墨。快意累累。倫追意盡便止。亦何所師法。立言狀物。未嘗求過人。亦不

能明辯生之才致。但見生用助字不當律令。唯以此奉答。所謂乎歟耶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慎思之則一益也。庚桑子言蠶蠋鵠卵者。莊子庚桑子曰奔蜂

不能化蠶蠋越雞不能伏鵠卵。晉雞固能矣。

莊子庚桑子曰奔蜂

其人或爲十數文。卽務往京師。急日月犯風雨走謁門戶以冀苟得。今年非甚少而自荆來柳。自柳將道連而謁於潮。途遠而深矣。途下一有愈字。則其志果有異乎。又狀貌嶷然類丈夫。○嶷鴻視端形直。心無歧徑。其質氣誠可也。獨要謹充之爾。謹充之則非吾獨能生。勿怨。生下一有宣字。亟之二邦以取法。時思吾言。非固拒生者。孟子曰。余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而已矣。宗元白。

上門下李夷簡相公陳情書新史夷簡傳元和十三年召爲御史大夫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書當是在柳州時作。

月日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柳宗元謹再拜獻書于相公閣下。宗元聞有行三塗之艱。一有墜千仞之下者。左傳昭四年晉司馬侯曰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荆山終南九州之險也。杜氏註云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千百人皆去而不顧。就令哀而顧之者不過攀木俯首深嘆太息。○贊曉比真切。又音張目也。恨視也。良久而去耳。其卒無可奈何。然其人猶望而不止也。俄而有若烏獲者。烏獲秦武王時有力人也。持長綆千尋。○綆古杏切汲井繩也。徐而過焉。其力足爲也。其器足施也。號之而不顧。顧而曰不能力。則其人知必死於大壑矣。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遇焉。而不逮乎已。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聲不復望於上矣。宗元曩者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

道之難以陷於大阨窮蹠殞墜○蹠職利切。廢爲孤囚日號而望者十四年矣。永貞元年至是元和十三年爲十四年矣。其不顧而去與顧而深躉者俱不乏焉。然猶仰首伸吭下浪居鄉也。張目而視曰。庶幾乎其有異俗之心非常之力當路而垂仁者耶。及今閣下以仁義正直入居相位。宗元實撫心自慶。以爲獲其所望。故敢致其辭。以其聲其哀。若又捨而不顧。則知沉埋踣斃無復振矣。伏惟動心焉。宗元得罪之由。致謗之自。以閣下之明。其知之久矣。繁言蔓辭。祗益爲贅。伏惟念墜者之至窮。錫烏獲之餘力。舒千尋之綆。垂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庶號而望者得畢其誠。無使呼憤自斃。沒有餘恨。則士之死於門下者宜無先焉。生之通塞。決在此舉。無任戰汗隕越之至。不宣。宗元惶恐再拜。

卷第三十五

啓

上廣州趙宗儒尙書陳情啓。一本無廣州字。宗儒字秉文。鄧州穰人。按新史未嘗爲廣州節度使。

護趙昌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則此啓當是與昌然公送趙大秀才序亦云。尚書由交廣爲刺史必有所據也。

某啓。某天罰深重。餘息苟存。元和元年五月。公爲監察御史。初授御史之日。貞元十九年閏十二月。以公爲監察御史。尙書與杜司空。裴也。先賜臨顧。光耀里閭。下情至今。尙增惶惕。頃以

黨與進退。投竄零陵。囚繫所迫。不得歸奉松櫨。古雅哀荒窮毒人理所極。親故遺忘。音況於他人。朝夕之

急餧粥難繼。○餧諸廷切亦作餧。

古雅

宗祀所重。不敢死亡。偷視累息已逾歲月。伏以尚書德量弘納。義風遠揚。收撫之

恩始於枯朽。敢以餘喘上累深仁。伏惟測然見哀。使得存濟。悽悽荒懇。○悽音冀恭謹

貌一曰勤也。

叩願南望。竊以動

心於無情之地。施惠於不報之人。古烈尙難。況在今日。而率然干冒。決不自疑者。蓋以聞風之日久。嚮德

之誠至。振高義於流俗之外。合大度於古人之中。獨有望於閣下而已。非敢以尋常祈向之禮。當大賢匍

匐之仁。詩制制音蒲。制制音蒲救之。○制音扶。又蒲墨切。夙夜忖度。果於自卜。方在困辱。不敢多言。伏紙惶恐。不勝戰越。謹啓

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啓。元衡字伯耆。憲宗卽位。蜀新定。詔元衡檢校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爲劍南四川節度使。元和八年至自西川啓云。伏匿

嶺下于今七年。元和六年作也。

某啓。某愚陋狂簡。不知周防。失於夷途。陷在大罪。伏匿嶺下于今七年。追念往愆。寒心飛魄。幸蒙在宥。莊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在宥。謂真宥也。得自循省。豈敢徹聞於廊廟之上。見志於樽俎之際。以求心於萬一者哉。相公以舍

弘光大之德。易坤卦。廣博淵泉之量。禮記溥博淵而時出之。不遺垢汙。先賜榮示。奉讀流涕。以懼以悲。屏營舞躍。屏

恐懼之貌。○屏步丁切。不敢寧處。是將收孟明於三敗。左傳僖三十三年。秦穆公使孟明視將兵伐鄭。至滑。孟明云。

師伐晉。報殺之役。戰于彭衙。孟明敗績。繆公猶用

孟明增修國政。次年。孟明伐晉。繆公遂伯西戎。責曹沫於一舉。史記。曹沫魯人也。爲魯將。與齊戰。三敗

七首。劫桓公曰。齊強晉弱。大國侵魯。亦以甚矣。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左傳作曹剗。○沫莫佩切。俾折脅臍脚之倫。鄒陽書。司馬喜臍脚於宋。卒相中山。

音牝刑也。脣迄業切。得自拂飾以期效命於鞭策之下。此誠大君子并容廣覽棄瑕錄用之道也。自顧孱鈍○辱切無以克堪。祇受大賜。豈任負戴。精誠之至。炳然如日○過切。拜伏無路。不勝惶惕。輕冒威重。戰汗交深。

謝襄陽李夷簡尙書委曲撫問啓

元和六年四月以戶部侍郎李夷簡檢校禮部尚書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啓云襄州卽此時也公在永州

某啓。當州謂永州也。貞外司馬李幼清傳示尙書委曲委曲書也。特賜記憶。過蒙存問。捧讀喜懼。浪然涕流。

音耶慶音

幸之深出自望外。伏惟尙書鶚立朝端。風行天下。入統邦憲。出分主憂。控此上游。上游猶言重地也。

式是

南服詩式是南服。凡海內奔走之士。思欲修容於轅門之外。

季孫之母死曾子與子貢弔焉聞人弗納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廟而修容焉註云修容更

莊節也。轅門以車爲門。躡履於油幢之前。

幢麾也

○蹕音聾

譽之涉蓬瀛海中三山曰方丈蓬萊瀛洲皆神仙所居

登崑崙二山名十

圓臺一角正北名閬風嶺一角正西北名玄

玄韻浪

子與子貢入於其廟而修容焉註云修容更

固難一角正東名崑崙宮。

○閬音浪

不可得而進也

某負罪淪伏聲銷跡滅固世俗之所棄親友之所

遺。敢希大賢。曲見存念。是以展轉歎欷。

音虛

晝詠宵興願爲斬役以報恩遇瞻仰霄漢邈然無由網羅未

解縱羽翼而何施。囊檻方堅。雖虎豹其焉往。不任踊躍懇戀之至。謹奉啓起居輕贊威嚴倍增戰越。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啓

宗儒履歷已具註前啓作之符載字厚之蜀都人有奇才以王霸自許也

某啓。伏聞以武都符載爲記室。天下立志之士。雜然相顧。繼以歎息。知爲善者得其歸嚮。流言者有所聞執。左傳願以閒執。直道之所行。義風之所揚。堂堂焉實在荆山之南矣。幸甚幸甚。夫以符君之藝術志氣。爲時聞人才位未會。盤桓固久。中間因緣。陷在危邦。與時偃仰。不廢其道。韋臯鎮蜀。以載爲支使。劉闢時爲倉曹參軍。載爲屬員。贊喻云。

行義則固。輔仁乃通。它年良艷麟閣之中。及臯卒關擅總留務。載亦在。而爲見忌嫉者橫致唇吻房給事幕中。關敗。載素服請罪。高崇文以其贊有行義輔仁之語。禮而釋之。此意同。凡諸侯之欲得符君者。城聯壤接。而惑於騰沸環視相讓。莫敢先舉。及受署之日。則皆開口垂臂。悵望悼悔。譬之求珠於海。而徑寸先得。廣雅云。有大珠徑二寸已上。則衆皆快然罷去。知奇寶之有所歸也。嗚呼。巧言難明。下流多訕。一作謗。司馬遷書云。貞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自非大君子出世之氣。則何望焉。瞻望清風。若在天外。無任感激欣躍之至。輕讚陳賀。不勝戰越。不宣謹啓。

與邕州李域中丞論陸卓啓

公集中有邕州李中丞墓誌。然非域也。陸卓事亦不之見。

某啓。伏以至公之道。施恩而不求報。獎善而不爲功。所以振宣幽光。激勵頽俗。誠大君子所蓄積也。司馬遷報任安書。其素竊見故招討判官試右衛胄曹參軍陸卓。生稟清操。長於吏理。累仕所至。至一作隸。必獲休聲。復作再舉府曹。績用茂著。頃以狂賊李元慶劫取留後。擅樹兇徒。構災扇禍。期在旦夕。一夫見刃。莫爲己用。而卓以此時特立不懼。終翦強暴。以寧師人。旣而不幸。嬰疾物故。不獲一日趨事。以受其職。有功未報。有善未錄。伏承閣下言論之餘。每所嗟異。僥給家屬。恩禮特殊。行道之人。皆所欽伏。儻錄其事跡。奏一贈官。使懷憤之魂。知感恩於地下。秉志之士。思受命於門庭。足以勸獎三軍。諸葛孔明出師表。獎帥三軍。豈止光榮一族。伏惟不棄狂瞽。特賜裁量。幸甚。幸甚。某與卓未嘗相識。敢率愚直。以期至公。輕讚威嚴。伏增戰悚。謹啓。

謝李中丞安撫崔簡戚屬啓此非前邕州李中丞乃以下湖南李中丞集凡有湖南李中丞啓三卷有其二後卷有其一公在永州正隸湖南道故云凡在巡屬蓋其所部明矣公作崔簡墓誌卒

在元和七年正月書又當前云

某啓伏見四月六日勑刺史崔簡以前任贓罪決一百長流驩州簡字子敬公之姊夫元和初爲連州刺史徒永州未至永而連之人懼簡御史按章具獄伏奉去月二十三日牒崔簡家口牒州安存并借官宅什器差人與驅使伏惟中丞以直清去敗政以惻隱撫窮人罪跡暴著則按之以至公家屬流離則施之以大惠各由其道咸適於中威懷並行仁義齊立繩愆糾繆書閭命列郡肅澄清之風匡困資無闇境知喫唶之德○唶威遇切又音煦左傳作煥休計痛切又音煦左傳作煥休計痛念之凡在巡屬慶懼交深伏見崔簡兒女十人皆柳氏之出簡之所犯首未知之蓋以風毒所加漸成狂聾音亦簡餌五石病瘍目亂不知畏法坐自刲刑名爲賊賄卒無儲蓄得罪之日簡權曆記云坐流驩州幼弟訟于朝廷子黜連帥罷御史云連帥即此不知所赴儻非至仁厚德深加憫恤則流散轉死期在須臾某幸被縲囚○縲倫丞百口熬然叫號羸頓追切久沐恩造至於骨肉又荷哀矜循念始終感懼無地謹勒祇承人沈潛奉啟陳謝下情輕贊一本讀

上湖南李中丞千廩食啟卽前啓李中丞也公謫在永故以廩食告

某啟某嘗讀列子書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地而窮若不好士者居使之然乎子陽於是以君命輸粟於列子列子不受列子說符之文固嘗高其志又讀孟子書言諸侯之於士曰使之窮於吾地則賙之賙之亦可受也又怪孟子以希聖之才命代而出不卓然自異以潔白其德取食於諸侯

不以爲非斷而言之則列子獨任之士唯己一毛之爲愛孟子楊子取爲我拔一故遁以自免孟子兼愛之士唯利萬物之爲謀故當而不辭今宗元處則無列子之道出則無孟子之謀窮則去讓而自求穀梁傳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爲人者至則捧受而不慚不一作國則固爲貪凌苟冒人矣董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爲人也二字本此生曰明明求財利唯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董仲舒答代帝策是皆詬恥之大者而無所避之何也以爲士則黜辱爲農則斥遠無伎不可以爲工無貲不可以爲商抱大罪處窮微音以當惡歲而無廩食又不自列於閤下則非所以待君子之意也侍一作待又轉作示伏惟覽子陽孟子之說以垂德惠無使惶惶然控於他邦詩控邦註云欲求援引之力助於大國之諸侯重爲董生所笑則繆因之幸大矣

上桂州李中丞薦盧遵啟

盧遵公之內弟也公嘗有序送遵遊
桂州在元和四年當與此書同時作

凡士之當顯寵貴劇則其受賜於人也無德心焉何也彼將曰吾勢能得之是其所出者大而其報也必細居窮厄困辱則感慨捧戴萬萬有加焉是其所出者小而其報也必巨審矣故凡明智之君子務其巨以遺其細則功業光乎當時聲名流乎無窮其所以激之於中者異也若宗元者可謂竊厄困辱者矣世皆背去顛頓曠野獨賴大君子以明智垂仁問訊如平生光耀囚銅若被文繡嗚呼世之知止足者鮮矣既受厚遇則又有不已之求以顯閣下之嚴威然而亦欲出其感慨捧戴而効其巨者伏惟閣下留意裁擇幸甚幸甚伏以外族積德儒厚以爲家風周齊之間兄弟三人咸爲帝者師解在二十四卷送內弟盧遵序孝仁之譽

高於他門。伯舅叔仲咸以孝德通於鬼神爲文士所紀述。相國彭城公嘗號於天下。名其孝以求其類。則其後咸宜碩大光寵以充神明之心。乃今凋喪淪落。莫有達者。豈與善之道。老子天道無常。與善人無可取耶。獨內弟盧遵。其行類諸父。靜專溫雅。好禮而信。飾以文墨。達於政事。今所以聞於閣下者。無怍於心。無愧於色焉。以宗元棄逐枯槁。故不求遠仕。務顯名而又難乎其進也。竊高閣下之舉賢容衆。故願委心焉。則施澤於遵。過於厚賜小人也遠矣。以今日之形勢而不廢其言。論語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使遵也有籍名於天官。天官謂吏部。獲祿食以奉養。用成其志。一舉而有知恩之士二焉。可不務其巨者乎。伏惟試詳擇焉。言而無實罪也。其敢逃大譴。一本止作言而無實罪。其敢逃。進退恐懼。不知所裁。不宣謹啓。

卷第三十六

啓

上權德輿補闕溫卷決進退啓時年十八。權德輿史有傳。初德宗聞其才。召爲太常博士。改左
爲公卿宰相。取明經初不限員。史所載如此。韓昌黎有燕河南府秀才詩云。昨聞詔書下。權公
邦楨文人得其職。文道當大行。以此觀之。則德輿之在當時。誠多士之龍門也。公上書求馳聲。成作
基宜矣。名之資

補闕執事。宗元聞之。重遠輕邇。賤視貴聽。所由古矣。竊以宗元幼不知恥。少又躁進。拜揖長者。自于幼年。

是以籩俊造之末跡。○籩初廁牒計之下列。○廁初賈藝求售。音古閭無善價。○閭苦壁苦冤二切。載文筆而都儒林者匪親乃舊率皆攜撫相示談笑見昵。尼質。哩呀。逡巡。角切。咿。寧。唔。唶。○哩乙爲達者嗤。音無乃覩其樸者鄙其成。狎其幼者薄其長耶。將行不拔異操不砥礪學不該廣文不炳耀實可鄙而薄耶。今鴛鴦充朝而獨干執事者。特以顧下念舊。收接儒素。異乎他人耳。敢問厥由。庶幾告之。俾識去就。幸甚幸甚。今將慷慨激昂。奮攘布衣。縱談作者之筵。曳裾名卿之門。抵掌峨弁。弁冠厚自潤澤。進越無恧。汎達者之視聽。狂狷愚妄。固不可爲也。復欲俛默惕息。疊足踢翼。拜祈公侯之間。跪邀賢達之車。竦魂慄股。兢恪危懼。桀者倦之。彌忿厥心。又不可爲也。若慎守其常。確執厥中。固其所矣。則又色平氣柔。言訥性魯。無特達之節。無推擇之行。漢書以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瑣瑣碌碌。音祿晉書瑣瑣。常人碌碌。凡士一孺子耳。孰謂其可進。孰謂其可退。抑又聞之。不鼓踴無以超泥塗。不曲促無以由險艱。不守常無以處明分。不執中無以趨夷軌。今則鼓踴乎曲促乎。守其常而執厥中乎。浩不知其宜矣。進退無倚。宵不遑寐。乃訪於故人而咨度之。其人曰。補闕權君著名踰紀。行爲人高言爲人信。力學掞文。○掞以時儕稱雄。○儕。床子亟拜之。足以發揚對曰。衷燕石而履玄圃。荀子云。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桐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爲寶。周客觀之。掩口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甓不殊。十洲記。崑崙山有玄圃。蓋懷也。葛仙公傳。崑崙一名曰玄圃。爾雅。西北之美者有崑崙之墟。璆琳琅玕。帶魚目而游漲海。文選。盧橘贈劉琨詩序云。所謂咸池。醸於北里。夜光報於魚目。註夜光。寶珠也。魚目亂真珠也。言琨能醸詩。是以寶珠而報魚目也。雜書云。秦失金鏡。魚自入珠。

以奉之。恭以下之。則必勗勵爾行。輝耀爾能。言爲建瓴。漢高紀。田肯賀上曰。陛下治秦中地。孰便利其以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瓴。盛水瓶。○建音零。晨發夕被。聲馳而響溢。風振而草靡。可使尺澤之鯢。研奚切。刺魚也。郭奮鱗而縱濶。密網之鳥舉羽而翔霄。子之一名。何足就矣。庶爲終身之遇乎。曷不舉馳聲之資。挈成名之基。授之權君。然後退行守常執中之道。斯可也。愚不敏。以爲信然。是以有前日之拜。又以爲色取象恭。論語。色取仁而行遠。象恭滔天。貌也。大賢所厭。依據一切。朝造夕謁。大賢所倦。性頗疎野。竊又不能。是以有今茲之間。仰惟覽其鄙心而去就之潔誠齋慮。不勝至願。謹再拜。

上大理崔大卿應制舉。不敏啓。新史年表。崔同嘗爲大理少卿。崔銳嘗爲大理卿。然皆不見於傳。公此書蓋未中博學宏詞時作爾。

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舉能而已。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感知而已。故不叩而響。不介而合。則其舉必至。而其感亦甚。斯道遁去。遼闊千祀。何爲乎今之世哉。若宗元者。智不能經大務。斷大事。非有恢傑之才。學不能探奧義窮章句。爲腐爛之儒。雖或冥力於文學。勤勤懇懇於歲時。然而未能極聖人之規矩。恢作者之聞見。勞費翰墨。徒爾拖遙。音亦達大。披袂也。曳大帶游於朋齒。且有愧色。豈有能乎哉。閭下何見待之厚也。始者自謂抱無用之文。戴不肖之容。雖振身泥塵。仰晞雲霄。何由而能哉。遂用收視內顧。頰首絕望。類與俯同。甘以沒沒也。今者果不自意。他日瑣瑣之著述。幸得流於衽席。接在視聽。閣下乃謂可以蹈遠大之途。及制作之門。決而不疑。介然而獨德。是何收採之特達。而顧念之勤備乎。且閣下知其

爲人何如哉。其貌之美陋質之細大心之賢不肖閣下固未知也。而一遇文字志在濟拔斯蓋古之知己者已故曰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者也然則亟來而求者誠下科也宗元向以應博學宏詞之舉會閣下辱臨考第司其升降當此之時意謂運合事并適丁厥時其私心日以自負也無何閣下以鯤鱗之勢不容尺澤悠爾而自放廓然而高邁其不我知者遂排逐而委之委之誠當也使古之知己猶在豈若是求多乎哉夫仕進之路昔者竊聞於兩奏太上有專達之能周禮小事則專達乘時得君不由乎表著之列左傳昭十一年叔向曰朝有著定會有表謂之表著晉書朝之言必聞於表著之表者野會設表以爲位常以盡其民以登乎朝廷爲悅者也有慕權貴之位者以將相爲悅者也有樂行乎其政者以理天下爲悅者也然則舉甲乙歷科第固爲末而已矣得之不加榮喪之不加憂苟成其名於遠大者何補焉然而至於感知之道則細大一矣成敗亦一矣故曰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然則幸成其身者固末節也蓋不知來求之下者不足以收特達之士而不知成身之末者不足以承賢達之遇審矣伏以閣下德足以儀世才足以輔聖文足以當宗師之位學足以冠儒術之首誠爲賢達之表也顧視下輩下輩字出灌夫傳薦寵下輩

豈容易而收哉。而宗元樸野昧劣，進不知退，不可以言乎。德不能植志於義，而必以文字求達，不可以言乎。才秉翰執簡，敗北而歸，不可以言乎。文登場應對，刺繆經旨，○刺力葛，不可以言乎。學固非特達之器也。忖省陋質，豈容易而承之哉。叨冒大遇，穢累高鑒，喜懼交爭，不克寧居，竊感荀躉如實出己之德，成三傳年。荀躉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豬，申以出既謀之未行。○躉音懶，敢希豫讓國士遇我之報。史記豫讓事智伯，趙襄子滅智伯，豫讓欲刺襄子，曰：「智伯國士，遇我故我國士報之。」伏候門屏，敢俟招納，謹奉啓以代投刺之禮。伏惟以知己之道終撫薦焉，不宣。宗元謹啓。

上裴晉公度獻唐雅詩啓

詩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公所作唐雅見第一卷。

宗元啓。伏以周漢二宣中興之業，歌於大雅，載在史官。然而申甫作輔，詩維申及甫，謂周之輔。方召專淮夷之功，方謂方叔，召謂召虎也。詩江漢爭流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又曰：方叔克壯其猶，魏邴謀謨。魏邴謂魏邴，謂其猶，辛趙致罕羌之績，謂辛趙同爲破羌。武賢趙充國，同爲破羌。文武所注中外，莫同。誰相公天授皇家，聖賢克合，謀協德一，以致太平。入有申甫，魏邴之勤，出兼方召，辛趙之事。東取淮右，謂平吳元濟也。北服恆陽，謂成德節度使王承宗獻德棣州也。略不出功無與讓，故天下文士皆願秉筆牘勤思慮，以贊述洪烈，闡揚大勳。宗元雖敗辱斥，遂守在嶺裔，柳州刺史。猶欲振發枯槁，決疏潢汙，音黃。聲效蚩鄙，少佐毫髮。謹撰平淮雅二篇，一曰皇武爲晉公作，李愬作。恐懼不敢進獻，私願微聲聞於下執事，庶宥罪戾，以明其心。出位僭言，惶戰交積，無任踴躍屏營之至。不宣。宗元

謹啓。

上襄陽李懇僕射獻唐雅詩啓。憲字元直，既平淮右，元和十二年十一月有詔檢校尚書左僕射，爵梁國公。山南東道節度襄鄧隨唐復郢均房等州觀察使。賜道其鎮在襄陽。

宗元啓。昔周宣中興得賢臣召虎。師出江漢以平淮夷。故其詩曰：江漢之滸。音虎。謂江岸也。王命召虎。召穆公。其卒章曰：於周受命。自召祖命。已上並詩。以明虎者召公之孫。世本云：虎康。克承其先也。今天子中興而得閣下亦出江漢以平淮夷。克承於先西平王。李晟封西平王。卽懇之父。其事正類然而未有嗣大雅之說。以布天下。以施後代。豈聖唐之文雅獨後於周室哉。宗元身雖陷敗。而其論著。往往不爲世屈。意者殆不可自薄。自匿以墜斯時。苟有輔萬分之一。雖死不憾。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齋沐上獻。誠醜言淫聲。不足以當金石。庶繼代洪烈。碑官里人。漢藝文志。小說家流。出於碑官。註云：碑官。小官也。街談巷語。道聽塗說。所造也。如淳曰：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碑官使稱說之師古曰：碑音稀。碑之碑。國語爲里人所命次。碑旁卦切。○得採而歌之。不勝憤踊之至。輕贊威嚴。戰越交深。謹啓。

上揚州李吉甫相公獻所著文啓。吉甫罷相爲淮南節度使。公時吉甫爲永州上此啓。揚州卽謂淮南。

宗元啓。始閣下爲尚書郎。真元初吉甫爲尚書郎。屯田駕部二員外郎。薦寵下輩。前註見。士之顯於門闈者以十數。而某尚幼。不得與於廝役。及閣下遭讒。在外十餘年。真元七年四月。除贊爲相。出吉。又不得效薄伎於前。以希一字之褒貶。公道之行也。閣下乃始爲贊書訓辭。擅文雅於朝。以宗天下。永貞元年八月。以吉甫爲考功郎中。知

而某又以此時去表著之位。野會則有表，朝會則有著。受放逐之罰。永貞元年九月公自禮部員外郎責刺邵州未至，十一月再貶永州司馬員外置。薦仍囚銅視日請命。謂死命也。進退違背思欲一日伏在門下而不可得。常恐抱斯志以沒卒無以知於門下冥冥長懷魂魄幽憤故敢及其能言貢書編文冒昧嚴威以畢其志伏惟觀覽焉幸甚幸甚閣下相天子致太平用之郊報本反謂報始則天神降地祇出用之經邦則百貨殖萬物成用之文教則經術興用之武事則暴亂翦滅依倚而冒榮者盡去幽隱而懷道者畢出然後中分主憂以臨東諸侯元和三年九月罷而天下無患盛德大業光明如此而又有周公接下之道斯宗元所以廢銅濱死而猶欲致其志焉閣下儻以一言而揚舉之則畢命荒裔固不恨矣謹以雜文十首上獻繩因而干丞相大罪也寧爲有聞而死不爲無聞而生去就乖野不勝大懼謹啓

謝李吉甫相公示手札啓

宗元啓六月二十九日五年元和衡州刺史呂溫道過永州辱示相公手札省錄狂瞽收撫羈縲沐以含弘之仁忘其進越之罪感深益懼喜極增悲五情交戰不知所措宗元性質庸塞行能無取著書每成於廢疾鄭玄別傳云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晉盲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育起廢疾云。進德且乏其馨香書系稷非馨明德惟馨常願操篴醫門莊子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國有瘳乎。又良醫之門不弃衆疾，○瘳音逐。掬溜蘭室如入芝蘭之室良辰不與夙志多違昨者踊躍殘魂奮揚蓄念激以死灰之氣漢韓安國云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灑之。陳其弊笱之辭曹子建書云家有弊笱享之千金笱與笱同致之煙霄分絕流

晒今則垂露在手清風入懷華袞濫褒於赭衣之衣顏師古云罪犯則衣赭衣賈山傳赭衣半道龍門俯收於培井龍門河水所下之口在今絳州龍門縣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水險不通魚鼈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鱗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爲龍也培井壞井也莊子培井之蛙休於缺穀之崖○藻鏡洞開而秋毫在照藻謂文文律傍暢而寒谷生輝寒谷生輝晉書鄒子化幽鬱之志若覩藻也吹律之義見上註淮南子何謂九天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曰變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吳天西南曰炎天東南曰陽天瀟湘參百越之俗傾心積念長懸星漢之上流形委骨永倫魑魅之羣○魑抽支音寐何以報恩唯當結草結草事出左氏傳無任喜懼感戀之至

上江陵趙相公寄所著文啓

趙宗儒字秉文鄧州穰人元和三年白東都留守遷荆南節度使公前後與宗儒啓凡三

宗元啓往者嘗侍坐於崔比部比部名鵬字元翰聞其言曰今之爲文莫有居趙司勳右者學士再遷司勳員外郎自是恆欲飾其所論著薦之閣下病其未就將進且退者殆十數焉幸以廢逐伏匿獲伸其業類於鬻者若有可觀然又以罪惡顯大甘死荒野不能出其固陋以求知於閣下則固昧昧徒生於世矣謹獻雜文十首儻還以數字定其是非使得存於世則雖生與蠻夷居魂與魑魅游所不辭也輕瀆威重伏增戰惶謹啓戰惶一作戰灼

上嚴東川寄劍門銘啓

嚴曠字元明震之從祖弟也元和元年劉闢反自山南四道節度使討闢以儲備有素檢校尚書左僕射節度東川公作銘以紀其事詳註劍門銘

宗元伏惟僕射以仁厚蓄生人以勇義平國難而劍門用兵之事最爲天下倡首取其險固爲我要衝與

高崇文同征劉闢，拔劍州，斬其刺史文德昭。因分守險阻，濱其腹心。王師得以由其門而入，彷徉布濩，布濩散也。○祥遂無留滯，是閣下之勳力，宜著於萬祀而已也。宗元負罪俟命，晷刻觀望道里深遠，不得悉聞當時之威聲，然而竊以累受顧念，踴躍盛德，恐沒身炎瘴，卒無以少報於閣下。是以晝夜惄惄，許拱切不克自寧。今身雖敗棄，庶幾其文猶或傳於世，又焉知非因閣下之功烈，所以爲不朽之一端也。敢默默而已乎？謹撰劍門銘一首，惶恐獻上，誠無以稱宏大之略，亦足以發平生之心，不勝慚懼戰越之至。

上江陵嚴司空獻所著文啓。嚴綏，華州華陰人，挺之從孫也。元和六年三月以授檢校司空，出爲荆南節度觀察度支等使，兼江陵尹。
宗元啓。伏念往歲司空由尚書郎出貳太原。貞元中，綏自刑部員外郎爲太原少尹，加北都副留守，又加行軍司馬。宗元獲於天長驛，天長，專用候謁，伏蒙敍以世舊，許造門闈。自後司空累膺寵榮，位極公輔，儀射檢校司空。宗元得罪朝列，竄身湘南。湘南謂零漢益高泥塵永棄，瞻仰遼絕。陳露無由。司空統臨舊荆，控制南服，道路非遠，德化所覃。是敢奮起幽淪，仰希光耀，伏惟憫憐，孤賤特賜撫存，則繹繼之辱，有望蠲除，嗚吠之能，猶希效用。謹獻雜文七首，伏惟以一字定其褒貶，終身之幸，無以加焉。輕黷威嚴，伏增戰越。

上嶺南鄭相公獻所著文啓。憲宗初，以鄭絅同平章事，繼出爲嶺南節度使，廣州刺史。

宗元啓。伏見與當州韋使君書。韋使君永州刺史。猥賜存問，驚怍悼懼，交動於中，循念竟日，若無容措，幸甚幸甚。宗元素乏智能，復闕周慎，一自得罪八年於今，七年也。時元和。兢愧弔影，追咎既往，自以終身沉廢，無跡自明，不

意相國垂愍特記名姓守突厥者一作突厥○突厥忽仰瞞於白日負泥塗者遂自濯於清源快心暢目不知所喻伏以聖人之道與其進也不保其往故敢藻飾文字洗滌心神致之門下祇俟嚴命伏惟收撫獎勵以成其終謹獻雜文三十六首冒昧上牘無任踴躍惶恐之至

上李中丞獻所著文啓卽湖南李中丞也與前卷二啓同其人此啓又與前卷啓中之意同

宗元啓宗元無異能獨好爲文章始用此以進終用此以退今者畏罪悔咎伏匿懦慄猶未能去之時時舉首長吟哀歌舒泄幽鬱因取筆以書級章而編○續女陳略成數卷伏念閣下以文章昇大僚統方隅而宗元幸緣罪辜得與編人齒於部內南管內在湖不以此時露其所爲以希大君子顧視則爲陋劣而自棄也敢飾近文及在京師官命所草者凡三卷合四十三篇不敢繁故也儻或以爲有可采者當繕錄其餘以增几席之汚去就鄙野伏用兢惶謹啓

上裴行立中丞撰訾家洲記啓元和十二年以御史中丞裴行立爲桂管觀察使故以桂州訾家洲記屬公公至是移書獻記當在十二年後柳州時作○訾卽移切又音紫

右伏奉處分令撰訾家洲亭記伏以境之殊尤者必待才之絕妙以極其詞今是亭之勝甲於天下而猥顧鄙陋使爲之記伏受嚴命不敢固讓退自揣度惕然汗流累奉游宴竊觀物象涉旬模擬不得萬一竊復詳忖進退若墜久稽篆刻則有違慢之辜速課空薄又見疎蕪之累憊斯廢事○憊與尤所戰慄謹修

撰訖記在上獻退自跼蹐不知所裁無任隕越惶恐之至

上河陽烏尙書啓一本題云上河陽烏

重胤欲獻文啓

宗元啓伏以尙書以碩德偉才代著勳烈重胤父承此事兩河定亂重胤少爲潞州牙將兼左司馬節度使從史奉詔討王承宗陰與賊連突厥承胤將圖之以告重胤元和五年四月重胤縛從史以獻帳下士持兵合讐重胤叱曰天子有命從者賞違者斬士歛手還部無敢動三城建功憲宗嘉重胤功擢帥三城節度使元和九年閏八月以重胤爲汝州刺史充河陽懷汝節度使徙治汝州隱然長城朝野倚賴宗元雖屏棄遐壤而飽聞德聲所恨不獲親執鞭弭耳曰左執鞭弭右屬橐鞬爾左傳僖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胤弓有緣者爲弓無者爲弭骨飾首末以備戎伍夙夜踊躍不克寧居伏以威稜所加狂狡已震元濟也謂吳莫大之績重復增崇小子久以文字進身嘗好古人事業專當具筆札拂縑細綿音相贊揚大功垂之不朽瞻望霄漢戀慕交深冒黷威嚴伏增戰越

卷第三十七

表慶賀

禮部爲百官上尊號表尊號古所無有自唐高宗始稱天皇中宗稱應天至明皇遂有開元聖文神武之號是以爲法肅宗卽位次年正月遂加冊號代宗卽位次年七月單臣遂上尊號至德宗卽位次年正月卽上尊號至憲宗立於永貞元年八月禮部百官當復遵此議公是時尙爲禮部員外郎故預作此表然公是年九月黜爲邵州刺史繼貶永州司馬當復

元和三年
宗方上尊號

臣某言伏以聖王之纂承天位也臣子必竭懇誠獻尊號安敢爲佞禮在其中一則以告天地神祇二則以奉宗廟社稷三則以安華夏蠻貊巍巍大稱其可廢乎臣等誠懼誠望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協周文之孝德禮記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云云是其孝德也齊大禹之約身服卑宮室是其約也弘帝堯之法天論語惟天則之過殷湯之解網史記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未踰周月四海將致於時雍俯及元正率土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惟大惟堯更欣於再造然神人之願億兆之情有所不安率謂未盡善者以爲帝德廣運而尊號猶闕郊廟備禮而祝嘏無詞○嘏古雅切受福曰嘏凡百兢懷華夷屬望臣謹按昔臯陶之頌舜伊尹之頌湯皆臣子至公而揚君父以敷於當代以播於無窮夫豈飾哉率由事實帝王尊號蓋漸於此皇家光被四表祖宗烈文詩烈文時辟公當大和尊號表德耳目所接簡牘斯存稽之於前典則如彼考之於聖朝則又如此一無書籩協從卜不習吉註云習固也元正戒期當品物惟新之時乃皇王大禮之日陛下郊天地饗宗祧音挑遠祖廟也陰陽協和動植交暢不建至尊之稱尺證切恐違列聖之心所以臣等冒死陳聞請上徽號伏惟陛下小謙讓之節安延企之情特詔名儒禮官百僚庶尹詳明故實議崇聖德則人望允厭神心獲安山川效靈光贊無疆之壽

祝史陳信左傳昭二十年史祭祀陳信不愧永彰不朽之功臣等蒙國寵榮備位班列無任懇望之至

第二表

臣某等言。臣等再陳丹懇。謹獻鴻名。天意未從。意一作心。限越無措。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按堯曰。咨爾舜。舜曰。格爾禹。湯曰。吾自甚武。自號曰武王。出史記。則堯舜禹湯皆當時王者之號也。考皇帝之故實。徵往聖之憲章。允協禮經。煥乎圖牒。伏惟皇帝陛下允恭克讓。約己謙尊。參天兩地之功。易參天兩地而倚數。爲而不有。安上理人之德。民莫善於禮治。置而不論。至哉王言。作羣下所仰望也。然臣等伏以爲尊號者。所以類上帝。

書堯舜禹湯于上帝類祭名。饗祖宗萬人所稱。百蠻所仰。表聖德於率土。播天聲於無疆。臣下請之。之謂禮。帝王承之。之謂孝。大於讓。禮先於謙。百王不刊之典。安可得而廢也。臣等又以春秋本於五始。正月公即位是也。漢謂春秋法五始之要。元者一歲之首。春者四時之首。王者受命之首。正月者政教之首。郊天大禮者立極之首。今天地交泰。俯臨元辰。正始之美。正當其運。陛下確違羣願。固守謙沖。此臣等所以兢惕失圖。恫惶無措。上冒嚴憲。敢逃厚責。伏乞俯垂天聽。察納微誠。詔禮官議臣所請。揆日推禮。詩揆之以日作。楚室擇也。虔奉鴻休。盡敬於此。猶恐天光未照。三獻無徵。彷徨闕庭。伏待斧鑕。無任聳望之至。

禮部賀冊尊號表一本無禮部字。古今序中皆題云禮部賀冊尊號表。非也。憲宗元和三年初加

公是時已爲柳州刺史。表疏可見非。禮部表也。當臘云。柳州賀冊尊號表。

臣某伏奉月日制。元和十四年七月。陛下膺受尊號。率土臣子慶抃無窮。臣聞立極之大。四海無以報神功。配天之尊。萬物不能崇聖德。唯有徽號。是彰中興。所以上探天心。下極人欲。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

應道皇帝陛下。統承千載。光被六幽。蟲賊盡除。蟲賊並食苗蟲音矛福應皆集。有首有趾。咸識太平。勳臣增爵祿百功合。是以啓元和之盛典。延穹昊之景祚。理歷凝命。實曰聖文。和衆定功。時惟神武。運行有法。天之用變化。乃應道之方。鬼神協謀。夷夏同志。大禮既建。鴻恩遂行。歡呼遠匝於九圍。一作市帝命滲漉普周於八裔。○滲所禁所錦二切漉音鹿。慶超遂古。美冠將來。臣獲守蠻荒。公時爲柳州刺史遠承大典。潢汙比陋。河清幸遂於千年。文選運命論。黃河清而聖。塵壤均微。山呼願同於萬歲。漢武帝元封元年禮祭中嶽萬歲者三。無任屏營之至。

爲京兆府請復尊號表三首此爲德宗作也。下爲耆老等請復尊號表。二首皆同。蓋公爲藍田尉時作。

臣某言。某月日諸縣耆老某等若干人詣臣陳狀。辭意迫切。以陛下尊號未復。請詣闕上表者。人心已鬱安可久違。天意實勤。諒難固拒。撫狀感悅。深契微誠。臣某誠懇誠迫。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聖神之功。貫於天地。文武之道。超乎古今。建中元年正月丁卯朔羣臣上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與元元年正月癸亥朔詔中外書奏不得言聖神文武之號盛德愈大。而謙光益深。玄化已成。而徽號未復。遂使神祇觖望。○觖音缺人庶怨思。一作深沐浴鴻澤者。敢懷晷刻之安。捧戴皇豐穰。天惟降衷。舊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善也。呈衆瑞而繁委。汚菜瘠鹵之地。鹹地多稼混成大田。詩大田其寶草木蟲獸之微。恩者不知寢食之適。負媿懷憤。萬方一心。日日以冀。一作日月遂淹星歲。況今地不愛寶。愛其寶。不致百穀之化爲神貺。萬靈垂鑒。昭然甚明。此而不從。臣所大惑。矧又兵戎永戢。夷狄咸懷。夏懷柔。昭然長

春昭一樂以終日。以一是以耆老等深感聖育。踊躍不寧。上奉天恩。跕踴知懼。○跕踴音局春頓頰願下作啓願復鴻名。不謀而同。無期而至此。皆上玄幽贊以誘其衷。列聖垂靈以悟其意。臣以爲陛下當敬於斯旨。不可忽也。臣又伏以陛下賞功與能。舉賢出滯。小言不廢。片善是褒。豈可使臣子之效雖微而必旌。君父之德盡美而無稱。凡在覆載。一有孰不不勝懇倒惶恐之至。惶恐一作恐悚謹封耆老等狀奉表昧死陳請以聞謹言。

第二表爲一本云。此第二表綱此表乃下爲書老等請復尊號第三表也。

京兆府長安縣耆老臣石靈等言。靈一作璫伏奉墨詔批臣所請復尊號一作批答臣等云云。未蒙允許者。捧對惶遽。不知所裁。天寶命之於臣。何有。臣等誠懇誠懼。頓首頓首。臣聞聖君以奉天爲心。不以執謙爲德。以順人爲大。不以崇讓爲優。今陛下深拒天人之誠。猶懷讓之道。臣等愚惑。未知所歸。且百祥薦臻。特表昊穹之曉。五穀蕃熟。用彰后土之勤。億兆嗷嗷。籲天請命。書無卒續天註上下交應。幽明同心。舉而違之。臣所未識。況臣等共被仁育。同臻大和。陛下德達上玄。以豐臣之衣食。道躋壽域。以延臣之歲年。沐浴皇風。二十餘載。兒童感化。鰥寡知恩。故臣等出鄉之時。歡呼遍野。閭里勉臣以不進不止。妻孥誓臣以不遂不歸。唯竭血誠。退無面目。便當墮首闕下。終不徒還。伏惟陛下照臣懲迫之情。一作哀臣羸老之命。臣等不勝嗚咽慙恨之至。謹奉表陳請以聞。

第三表

臣某言。臣伏以耆老等竝皆發丹誠。一無將貫白日。復請徵號。以光聖謨。臣以其懇款自中。不可禁止。遂抗表陳請。備述微誠。伏奉墨詔批答。未蒙允許者。衆心尙阻。天意未從。懲追逾深。兢惶無措。臣某伏惟皇帝陛下道大益謙化成彌損。雖江海善下老子。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每應朝宗之心。書于江漢。朝而日月居高。久稱照臨之位。況復上承天命。下覩人誠。若然辭之。理有不可。伏以陛下功參造化。政體乾坤。萬邦宅心。百靈效職。此聖之至也。明並兩曜。信如四時。先天不違。窮神知化。此神之極也。道德純備。禮樂興行。宸翰動於三光。睿藻窮於六義。詩序故詩有六義焉此文之備也。五兵不試。周禮司兵掌五兵註云戈殳七德咸宣。左傳二年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武有七德。我無一焉。殊方者知歸。負固者率服。此武之成也。黃龍皓兔。甘露慶雲。神禾嘉瓜。祥蓮瑞木。萬物暢遂。百穀茂滋。此天之至靈也。黎老班白。伏守闕庭。鰥嫠童幼。謂無夫也切謠歌道路。此人之至誠也。有其德而無其號。拒乎天而違乎人。雖陛下謙讓之至美。抑非臣心之所安也。伏以賤志難明。微誠莫達。戴天彌懼。履地益慙。不任懇迫屏營之至。伏願早建大號。以稱天人之心。謹再奉表昧死陳請以聞。

爲耆老等請復尊號表一本題云二首卽以前爲京兆府請復尊號第二表爲次篇

京兆府長安縣耆老石靈等言。作臣某等。一臣伏以陛下尊號未復一十九年。時貞元十八年。德宗與是元年去聖神文武號至是

一十年盛德光大玄化益被一作盛德彌加以休徵咸集福應具臻至於今歲紛綸尤盛風雨必順生長以時五稼盡登萬方皆稔神意人事正在於斯天不可違時不可棄臣等誠懇誠迫頓首頓首臣聞恩深必報德盛必崇以陛下九重之尊推崇無上以陛下四海之大報效何施唯有尊名用光聖理闕然未復誰所敢安臣心則微天意甚重伏惟皇帝陛下體昊穹以施化虔上帝以致誠今卽萬祥應期百神奉職飛走之物皆已效靈草木之類咸能應聖天命降於上人誠發於中此而可辭孰云有奉況復野多滯穂詩有滯穂伊畝有餘糧足食之慶充溢於京坻直飢切俗作煩小丘也水中可居曰坻方言云坻場也阜財寡婦之利畝有餘糧足食之慶充溢於京坻梁宋間蚍蜉犧鼠之場謂之坻詩曾孫之庚如坻如京阜財之謠歡呼於道路盡非人力皆是天成神祇之望旣勤遐邇之心又迫切之至夙夜不寧謹詣髮膚盡歸於聖育作咸衣服飲食悉自於皇恩被玄化而益深望鴻名而未覩懇倒之至臣等得生邦甸幸遇盛明身體光順門昧死請復聖神文武之號以副天地宗社之心使海內赤子得安其所臣等不勝懇倒迫切之至謹奉表以聞

禮部爲文武百寮請聽政表三首

此爲順宗作也德宗崩順宗卽位百寮請聽政公時爲禮部郎官作

臣某等言臣聞大道必體於至公大孝莫高於善繼人之志禮記善繼上觀列聖旁考前王罔不脩就禮文仰承大事嚴奉宗廟慰安元元然後德教惟新邦家永固伏惟皇帝陛下寢苦泣血苦草也居喪以爲覆席貞宗崩丙申號慕無時貫于神明動于天地未臨庶政猶徇至誠凡在人臣孰不哀懼伏惟先聖遺旨俾陛下順宗卽位

下抑哀而聽政。本朝乏人。使臣等竭忠以奉上。非敢懼死。輒布懲詞。期於必從。以慰寰宇。且王業至重。軍國方殷。一日萬機。不可暫闕。伏願追遵顧命。蹈履成規。恢王者華夷之望。順上帝乃眷之懷。臣等不勝哀迫誠懇之至。

第二表 晏元獻本據文苑英華此表乃是林逢請聽政第三表別有子厚第二表今載於後

伏奉大行皇帝知陛下至性自天。忍陛下執哀過毀。上惟九廟之重。下念萬務之殷。故遺詔丁寧。俾遵舊典。今百辟卿士。顥然在庭。瞻望清光。已七日矣。貞元二十一正月庚子。固陳誠請。猶未允從。內外憂惶。莫知所出。臣聞大孝之本。繼志爲難。酌禮之情。得中爲貴。是以哀迷期數。哭泣有常。俯而就之者禮記擅弓上賈。可使俯而就之。聖人所重。知難繼也。賈道而葬後難繼也。君子不爲。伏願少抑哀懷。仰遵理命。以副神祇之望。以安億兆之心。光祖業於無窮。流德化於天下。凡在臣子。孰不悲戴。

又載此文苑英華所
子厚表也

臣某等言。臣聞聖凡殊途。邦家異禮。故王者舍己從物。用身許天。雖居達喪。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猶以事奪伏以大行皇帝道成鑄鼎。仙等御龍。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鬚下迎。萬姓長號。九有顓望。陛下以聰明睿聖。嗣守寶圖。爰及宅憂。王宅憂諒陰三祀宅居也。迨茲累日。而孝思罔極。詩永言孝思極。又曰吳天罔極。尚輒乃謹之言。年不言。言乃謹。庶政未釐。頗闕如絲之命。禮記王有如絲。臣等嘗覽載籍。粗知喪紀。若成周顧極。

命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歷代猶遵西漢詔音。漢文帝將崩有遺詔以令天下。以日易月一本云西漢遺詔。前王所奉我國家以孝理天下，文明應期，上用此法，胥以傳授，蓋事歸至當，則不可不遵。禮貴從宜，從宜則不得不守，理固然也。臣等是以上陳愚懇，輕瀆宸嚴，冀遂血誠，俯親國政。而陛下執喪逾切，聽理未聞，億兆嗷嗷，不知所訴。臣以爲天子之孝，在於保安社稷。司牧蒸黎，功超百王，慶流萬代，亦何必守臣下之小節。蔑皇王之大猷，固阻羣情，務成謙德。伏願以遺詔爲念，奪在疚之懷，就臨軒之制，天下幸甚。

第三表

伏以萬機至重，遺旨難違。再獻表章，上塵旒辰。旒謂冕旒，辰謂斧辰。精誠徒竭，天意未迴。內外遑遑，人神企望。臣聞王者之孝，異於匹夫。禮不相沿，道資適變。當承平之代，故殷帝宅憂而不言。遇有事之時，則周王未葬而誓衆。周王謂武王也。況今戎車猶駕，邊候多虞。兩河之寇盜難除，百姓之瘡痍未合。亂者思理，危者求安。天下嗷嗷，正在今日。誠宜抑其至性，以副羣心。成先帝之大功，繼中興之盛業。豈可寢苦啜泣？詩啜其泣矣。庶政闢然，九廟之靈何報？萬方之望何塞？臣等職參樞近，誠切邦家。若陛下未忍臨軒，尙持前志。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不勝哀迫懇切之至。

賀踐祚表此表順宗卽位之日。代表一節，鎮作也。

臣某言：太子中舍嚴公弼，至嚴公弼，山南西道節度使。奉某月日勅書慰諭，伏承陛下以某月日虔奉典

冊允昇寶位貞元廿一年正月癸巳德宗崩丙申順宗卽位。凡在羣生孰不慶幸。臣某誠懼誠抃頓首。臣聞天地泰而聖人出雷雨解而品物榮。○解乎是以五行迭用木火更其位十葉重光宗廟輔其德。殷宗龐默再開成湯之業。漢文聰明克承高祖之緒。陛下重離出曜體乾繼統主鬯彰孝恭之美。撫軍著神武之功。左傳行曰撫軍守曰監國欽奉遺訓奉一作承永保鴻業退密之中施雨露以被物遐邇之地覩日月之繼明則四維之外八極之表人神胥悅草木皆春煦嫗生成以氣曰煦以體曰嫗呼句切嫗於武切不失覆載況臣謬膺藩守累受國恩爰自出身洎乎領鎮沐浴聖澤優游昌時不獲覩闕庭之禮展臣庶之分戴天賀聖倍萬恆情。

禮部賀改永貞元年表此憲宗卽位改元表也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卽位八月立皇太子爲皇帝是爲憲宗改元永貞公是時爲禮部郎官作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誥今月九日冊皇帝改貞元二十一年爲永貞元年自貞元二十一年八月五日昧爽以前應犯死罪特降從流流已下遞降一等者貞元二十一年八月庚子順宗制令太子卽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制勅稱誥辛丑誥改元永貞元年實命方始聖曆用彰載宣臨照之明遂施渙汗之澤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以重光下濟積慶旁行漢祖推奉教之尊父朕被堅執銳平暴亂立諸侯皆太公教誨也今尊太公曰太上皇文王遂無憂之志禮記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正名紀曆名一表運行於萬方宥過輕刑流汪濊於四海音穢歡呼抃躍遐邇攸同臣某等親奉聖輿仰承大化踴躍之至倍萬恒情無任蹈舞欣慶之至

禮部太上皇誥宜令皇帝卽位賀表順宗立皇太子爲皇帝自稱曰太上皇帝即憲宗也公在禮部作此表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順宗本紀永貞元年八月庚子太上皇制命陛下卽皇帝位光奉寶圖不承鴻業溥天率土慶躍難勝臣某等誠喜誠抃頓首頓首臣聞皇建其極存諸大訓帝出于震著在易經繼明以照于四方易大人照于四方重熙以臨於萬國動植品彙永賴昭蘇山川鬼神咸用欣戴臣某等獲備班列親仰聖明踴躍之誠倍萬恆品無任抃躍喜慶之至

禮部賀立皇太子表公爲禮部郎官時作

臣某等言伏奉今月二十四日制廣陵郡王宜冊爲皇太子改名某順宗貞元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立子廣陵王淳爲太子改名純卽憲宗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者天序有奉皇圖載寧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臣聞商書載以貞之文書一人元良漢史傳早建之義漢文帝元年有司請蚤建太子不唯立愛惟親立愛其在繼明其一作期註見前陛下奉率前規敷萬邦以貞漢史傳早建之義易守器者莫若長子爰正承華之位承華太廟名尊義方之教左傳愛子教以義方尊一作遵載錫嘉名離騷皇于初度兮雖錫余以嘉崇建樹之禮式光典命以長而立左傳立嫡以自符於慎擇必子之選遂合於至名此謂改名爲純也公邦本不搖王業彌固此皆宗社垂祉啓佑皇心乾坤合謀保安聖運足以播休氣於四海洽大和於萬靈食毛含齒所同歡慶臣等奉承制命蹈舞周行踴躍之誠倍百恆品無任慶抃感悅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禮部賀皇太子冊禮畢德音表公爲禮部郎官時作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制皇太子冊禮云畢思與萬方同其惠澤者舉元二十一年四月戊申詔曰冊禮云
流城繫囚大辟降從盛典斯舉鴻恩遂行凡在率土不勝抃躍臣某等誠喜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
克奉神休以正邦統建天下之本宗廟以安致萬國之貞兆人攸賴典冊既備慶澤載流旣廣愛而推恩
亦好生而布德緩刑而固圉知感進勳而嗣續增榮詔云文武常參并州府縣官子爲父後者賜勳兩轉崇
古之所以教太子必歲選師傅以翼輔之法於訓辭而行其典禮左右前後罔匪正人是以教諭而嚴贊
成德也給事中陸質中書舍人崔樞積學懿文守經據古夙夜講習庶叶于中並充皇太子侍讀嚴贊云
襄之禮作相賜與有加旌孝悌以厚於人倫詔云天下孝子順孫先旌表門閭者委所管州縣各加存恤
之日則屏翳收蹟屏翳雲太陽宣精用彰出震之休乎易帝出更表重離之曜神化旁暢皇風遠揚自華及
夷異俗同慶臣等謬參著定序也倍百恆情無任歡慶踴躍之至

爲王京兆皇帝卽位禮畢賀表王京兆名機貞元二十一年二月自鴻臚卿爲京兆尹

憲宗卽位公爲代作賀表下又有代作賀表凡五首

臣某等言臣聞大人繼明百神所以受職天子有道左傳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萬國由是承風伏以皇帝陛下續聖垂
休順時御極負扆而會朝夷夏禮記明堂位天子負斧扆南面而立註云負背也扆戶牖間也○扆隱豈切
人幽明感通遐邇昭泰遂使祥光下燭嘉氣旁通周王謝流火之符舟周武王渡孟津白魚入于王屋流爲烏
書雲之典左傳僖五年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食毛含齒食毛者食魯史愧

代章中丞賀元和大赦表靈宗卽位之明年改元大赦公到永之初與刺史章君作考也

公在永凡十年歷刺史者六人章其姓者二而其名不可考

臣某言伏奉正月二日制大赦天下永貞二年宜改元和元年太陽旣昇煦育資始需澤斯降膏潤無遺

臣某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仁化旁流孝理弘闡紀元示布和之令

周禮正月之吉始和肆布政于邦國都鄙

眚見恤人之心書嘗災肆赦左傳莊二十二年正月肆大眚曠然滌瑕得以遷善換發大號申明舊章農有薄征刑施舍已責

市無彊價左傳價作估估買也勲勤是錄爵秩以班寵寧閒於幽明澤必周於夷夏近甸輕榷酷之入遠人忘水旱

之災旣行慶於官僚亦推恩於天屬諸生喜饗塾之廣庶老加絮帛之優量入所以備凶興廉期於變俗

爰褒有客詩周頌有客謂二王之後爲客尊賢之典惟新載奉素王宗予之道斯在

記檀弓孔子曰天下孰能宗予綸言一降庶政畢行

懷生之倫感悅無量臣某等守在遐遠親奉詔條踴躍之誠倍百恆品無任感恩抃舞屏營之至

禮部賀冊太上皇后表永貞元年八月順宗立皇太子爲皇帝自稱太上皇立良娣王氏爲太上皇后今表所賀卽此也董氏冊太上德妃本紀不載公時尙在禮部云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誥良娣王氏冊太上皇后良媛董氏冊太上皇德妃宜令所司備禮冊命者

永貞元年

所司備禮擇日冊命○娣音弟太子有妃有良娣媛子眷切母儀有光坤道克順陰教方行於萬國內理

八月辛丑太上皇誥曰良娣王氏家承茂族德冠中宮雅修彤管之規克佩姆師之訓自服勤蘋藻祇奉

宗祧令範益彰母儀斯著宜正長秋之位以明繼體之尊良媛董氏備位後庭素稱淑慎進升號位禮亦

宜之良娣可冊爲太上皇后良媛宜冊爲太上皇德妃仍令母儀有光坤道克順陰教方行於萬國內理

所司備禮擇日冊命

○娣音弟太子有妃有良娣媛子眷切母儀有光坤道克順陰教方行於萬國內理

周禮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嫔禮記天子后立六宮三夫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

克和於六宮人九嫔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一本克字作已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

長秋皇

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對若天休奉揚睿旨長秋旣登其正位后宮名榆狄亦被於恩光內司服掌王后之

閼

狄輪衣展衣奉養見三朝之安。禮記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間內豎如之，亦周旋有四星之輔。史記天官書後宮四星，未大如之。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豈獨配乾稱太一，一本知孝悌之本，冠映千古，儀刑四方。臣某等捧戴施行，踴躍無地，無任蹈舞欣喜之至。

禮部賀太上皇后冊畢賀表

臣某等言：今月日太上皇后冊禮云畢，率土臣妾慶抃無窮。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以太上皇后著虞嬪之至德，書盤降二女子，名嬪于虞嬪，婦也。嗣周母之徽音，詩大姒嗣徽音，微美也。表率六宮，明彰萬國。陛下克修理本，以暢化源，神道知事地，方人倫識尊親之大。豈惟婦順斯備，禮記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者也。陰禮用修，足以播正始於王風。詩周南召南正始之道。致時雍於帝典，臣某等謬塵榮位，獲覩盛儀，踴躍之誠倍百恆品。

作萬

賀皇太子牋皇太子憲宗也。時公尙在南宮代一藩臣作。

某言：伏奉日月制書，貞元二十一年四月癸卯立廣陵王爲皇太子。殿下祇膺茂典，位副青宮。青宮東宮也。神異經曰：東方有宮石碧鑄，題曰天長男之宮。溫文光三善之名，禮記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易明，兩作離。其一知父子之禮，其二知君臣之義，其三知長幼之節。繼照協重離之慶，以繼明兩作離。大人萬葉固本，羣方宅心。舍生之徒，孰不欣戴。況某夙蒙期獎，職在藩方，懽抃之誠倍萬恆品。

御史臺賀嘉禾表公貞元十九年尚爲監察御史至二十一年方遷禮部員外郎當是爲御史時作也。

臣某言。今月日宰臣以幽州一有華字所進嘉禾圖各一軸。劉濟所進示百僚者。伏以嘉穀順成靈貺昭格。天人合應。遐邇同風。臣某誠懼誠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睿謀廣運。神化旁行。植物知仁。祥圖應聖。靈岳不愆於贊祐。靈岳謂北岳也。燕谷用遂於生成。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氣至百穀生今名爲黍谷。豐稔旣均。知朔南之被澤。書朔南休嘉克協見天地之同和六穗慚稱於漢臣庖註導一莖六穗於司馬相如封禪書導一莖六穗謂嘉禾之米於庖廚以異畝恥書於周典。同穎獻諸天子。書唐叔得禾異畝自中形外。均慶同歡。臣某謬職憲司。獲覩休瑞。無任抃躍之至。

禮部賀嘉禾及芝草表公爲禮部員外郎時作時貞元二十一年史不書

臣某等言。伏見今月某日內出劍南所進嘉禾圖。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所進及陝州所進紫芝草。虢陝觀察使崔宗所進示百寮者。珍圖煥開瑞彩。交映遐邇。偕至福應。攸同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緝熙至道。保合大和。易保合。天惟發祥。詩長發漢書武帝紀甘泉宮生芝草九莖地不愛寶。嘉禾擢質。靈草抽英。獻於王庭。唐叔慚同穎之異。見上薦諸郊廟。班史謝連葉之奇。漢書武帝紀魚力二切盛貌連葉乃作芝房之歌。以薦郊廟。既呈蘤蘤之祥。詩黍稷○穀魚更覩煌煌之秀。豐年斯著。聖壽用彰。飲和之人。懽抃無極。臣某等優游至化。披翫殊姿。慶抃之誠。倍百恆品。

京兆府賀嘉瓜白兔連理棠樹等表當是貞元十八年公在藍田縣尉時作史不書

臣某言。今月日中使王自寧出徐州刺史張愔所進嘉瓜圖。貞元十六年六月以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及
白兔兒一并陳許等州觀察使上官說所進許州連理棠樹圖。貞元十五年八月以上官示百寮者惟天
眷命是降百祥書作善降之百祥。惟聖欽承用膺多福。臣某誠慶誠賀頓首頓首。臣伏以大和所蒸至德斯應圖
物獻瑞周於遠方。神瓜合形式表縣縣之慶。詩絲綸說爲陳許等州觀察使。異棠連質用彰輝輝之榮。○輝音葉榮一作休。況金風發祥
白兔來擾擾馴也。告有秋之嘉應著成歲於功雜還紛綸。○遷音杳如山斯委人盡登於壽域物咸暢於薰風
況臣特感深恩欣逢衆瑞踴躍之至倍萬恆情。

禮部賀甘露表已下四表皆公貞元二十一年二月
遷禮部員外郎掌尚書牋表時作

臣某言。中使王自寧至伏奉宣聖旨出延和殿前丁香樹甘露一大合示宰臣未時又出一大合令明日
示百寮甘露見降未止者玄化昇聞靈貺昭答必呈尤異之應以告天地之和臣某誠懼誠慶頓首頓首
伏惟皇帝陛下均煦育之功敷滲漉之澤司馬相如封禪頌溢液滲漉何生不育滲流謂潤澤下究也。大和潛達闕瑞克彰發於天霄
特降宮樹朝光初燭方湛湛而不晞詩湛湛露斯不晞陽不晞。畏景轉炎更瀼瀼而未已詩零露瀼瀼綴葉而珠璣積耀盈器而冰玉呈姿芳襲椒蘭味兼飴醴怡餧也。然則零其庭而著異揚雄云昔二帝三王國家殷富紀於年以標奇漢宣帝元康元年甘露降未徒矜往辰孰並茲日況樹有丁香之珍殿卽延和之號所以著芳風之遠播期聖壽於無疆事絕古今慶傳遐邇臣謬承渥澤獲覩殊祥抃躍之誠倍萬恆品

禮部賀白龍并青蓮花合歡蓮子黃瓜等表或註云京兆恐非是

臣某言伏見今月日內出滄洲所進白龍見圖又出西內定禮池中青蓮花并神龍寺前合歡蓮子示百僚二十三日又出鹽州所進合歡黃瓜圖者二氣交泰萬國同和動植思協於殊祥遐邇畢呈其嘉應披圖按牒聖理彰明臣誠懼誠慶頓首頓首伏以天地非遠睿感必通疊瑞重祥累集宮禁池蓮表異靈化非常敷彼青光徵佛書而尤絕成其嘉實驗祥經而甚稀積慶旁流自中徂外遂使龍騰白質乘秋果應於金行瓜合黃中表聖更彰於土德遠通邊徼謂滄鹽也近出苑園謂定禮池也合慶同歡周於億兆況復邦畿之內雨露必時宿麥大穰嘉穀滋茂和風孕育靈氣陶蒸是皆發自帝心達於天意周流升降成此歲功惠彼羣生自爲嘉瑞臣某深惟多幸獲遇斯時觀靈貺之備臻知人和之溥洽無任慶抃躍蹈之至

禮部賀白鵲表

臣某言伏奉進旨宣示前件白鵲者霜王之瑞玉羽鮮明色實殊常性惟馴狎臣聞聖王之德無所不至有感則應無幽不通伏惟陛下恩霑動植仁治飛翔故得茲禽呈休效質伏以白者正色實表金方鵲以知來淮南子乾鵠知式彰寇服用符歸化之兆克耀太平之階臣職參禁垣獲覩嘉瑞無任慶抃之至

禮部賀嘉瓜表

臣某等今日內出浙東觀察使賈全貞元十八年正月以常州刺史賈全爲浙東觀察使所進越州山陰縣移風鄉百姓王獻朝園

內產嘉瓜二實同蒂圖示百寮者。寶祚惟新。貞元二十一年正嘉瑞來應。式彰聖德。更表天心。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保合大和。緝熙庶類。德馨上達。書黍稷非馨。神化旁行。嘉瓜發祥。來自侯服。質惟同蒂。見車書之永均。地則移風。知化育之方始。雖七月而食幽土。歌王業之難也。詩七月陳王業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七月五色稱珍。東陵詠嘉賓之會。漢邵平故爲秦東陵侯秦食瓜八月斷壺。又大戴禮五月治瓜。七月食瓜。破爲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瓜美世號東陵瓜。阮嗣宗詩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相鉤帶。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未聞感通若斯昭著者也。臣某等遭逢聖運。親仰珍圖。抃躍之誠倍百恆品。無任慶悅之至。

爲王京兆賀嘉蓮表

王京兆權也。已見上賀皇帝卽位表題註。公尙爲禮部員外郎時作永貞元年。也是年九月公出刺邵州。十一月權亦貶矣。

臣某言。今日某時中使某奉宣聖旨。出西內神龍寺前水渠內合歡蓮花圖一軸示百寮者。祥圖煥開。異彩交映。贊天地之合德。表神人之同歡。臣某誠歡誠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道協重華。書重華傳種德。書臯陶邁種德。李之後。故云陶陰陽之粹美。孕造化之精英。吉慶每見於天心。發祥必自於禁掖。是使雙華擢秀。連萼垂芳。香激大王之風。宋玉云此獨大王之雄風也。影耀天泉之水。沈約宋書。文帝永嘉二十年。天泉池池蓮同幹。十煥開宮沼。旁映給園。謂給孤獨園。指靈貺應期。天龍護聖。寶曆夏超於小劫。神功允洽於大千。臣某獲覩昇平。濫居榮寵。聞瑞應而稱慶。仰績事而增歡。論語。繪事後。或作繪。無任抃躍喜躍之至。

爲王京兆賀雨表一

臣某言。臣昨日面奉進旨。以近日少雨。今月內無雨。卽須祈禱。今日便降甘雨者。天且不違。神必有據。密雲與綸言繼發。時雨將天澤並流。臣某誠歡誠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憂切蒸黎。慮深稼穡。思彼未兆。防於無形。滲漉每出於湛恩。變化必隨於廣運。宸衷暫惕。已矯御天之龍。易時乘六龍以御天。聖謨既宣。遂洽漏泉之澤。晉丘壽王曰。德澤上周天下漏泉。霧靄周布。○霧徒感切。霧音隊。黑雲也。霧微四施。黍稷盡成。公私皆及。詩兩我公田。野夫鼓舞。知帝力之玄通。官吏歡呼。見天心之默喻。臣某牧人京邑。動仰皇靈。渥澤徒加。涓滴無助。無任感悅屏營之至。

王京兆賀雨表二

臣某言。伏見今月二十四日時雨溥降。伏以聖心積念。天意遽迴。移造化之玄功。革陰陽之常數。臣某誠慶誠抃。頓首頓首。皇帝陛下仁育蒼生。恩同赤子。自頃天雨未降。時稼或憊。貶食齋戒。至誠幽達。又慮宿麥無備。播種失時。出於宸衷。特令賑貸。睿謨潛運。甘雨遂周。布濩垂陰。司馬相如封禪書。匪惟雨之。又潤澤之匪。惟偏我汜。布濩之布。濩布也。隨聖澤而俱遠。滂沱積潤。與恩波而共深。臣某才術無聞。謬司邦甸。生成必資於帝力。進退何補於天工。沐浴大和。慚荷無極。無任慶躍屏營之至。

王京兆賀雨表三

臣某言。今月十三日面奉進旨。緣自春來少雨。宜卽差官精誠祈禱者。十四日臣便差官分赴靈跡。其日

雲陰四合至十五日甘雨遂降伏惟皇帝陛下言爲神化動合天心未成旱暵之虞已積憂勤之慮衆靈受職蒼蔚且躋於南山詩荀兮蔚兮南山朝隣○荀鳥外切蔚於貴切百穀仰榮左傳猶百穀也滂霈遂沾於東作睿謨朝降膏澤夕周知天人之已交識陰陽之不測然則周王徒勤於方社詩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謂有事於山川也一本作方岳殷帝虛美於桑林呂氏春秋昔殷湯克夏五年不雨湯乃以身禱於上帝豈若無災而早圖未禱而先應化超前聖道貫重玄徧野同歡傾都相慶臣之欣躍倍萬恆情

王京兆賀雨表四

臣某言臣於三月二十九日奉進旨於諸靈跡處祈雨至三十日甘雨遂降者臣聞惟聖有作先天不違發令而祥風已興班固傳云習習祥風祁祁甘雨致誠而玄液旋被臣某誠歡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側身防患道邁周王詩江漢側身修祥風祁祁甘雨行欲銷去之盡力勤人功超夏后論語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淮濱聖謨廣運驅百靈以從風神化旁行滋五稼而流澤五稼也油雲四合孟子天油然作雲膏雨溥周詩芃芃黍苗陰雨膏之農壤遂一於肥磽丘交切與墳同農壤一作豐穰滲漉盡露於遐邇蒸黎詠德知必自於聖心草木欣榮如有感於皇化有年之慶實在於斯臣以無能謬領京邑上勞宸慮運此歲功無任喜懼屏營之至

賀親自祈雨有應表五或亦以爲代王京兆然觀表言得上都院官金部員外郎韓述狀報必代外州刺史所上在永時代人作也

臣某言臣得上都院官金部員外郎韓述狀報以時雨未降親自於龍堂祈禱有靈禽羣翔自成行列如

隨威鳳漢宣帝神爵元年詔曰南郡獲白虎威以翼龍舟其日降雨者伏以時或憊陽陽夏無伏陰歲之常候式當聖日無害豐年陛下敦本務農憂人閔雨宸慮所至天心自通故得瑞鳥迎舟掩商羊之舞家齊有一足之鳥舒翅而跳齊侯遣使訪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昔童謠云天將大雨商羊鼓舞其應至矣將有水災仙雲覆水協從龍之徵易雲從龍初泛洒於上宮遂滂霈於率土自中徂外皆荷生成雨公及私詩雨我公田靡不碩茂殷后徒勤於自翦註見上周公空媿於舞雩周禮春官女巫掌臣以庸虛謬司垣翰有年之慶惟聖之功臣不任云云

卷第三十八

表

爲裴中丞賀克東平赦表

裴中丞桂管觀察使裴行立也

臣某言伏奉月旦德音以淄青蕩平褒功宥罪布告遐邇者元和十四年二月淄青都知兵馬使劉悟斬已從流亡臣聞肅殺之後每致陽和雷霆既施必聞膏澤伏惟陛下體乾剛以運行協坤元之翕闢易至哉曰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百靈受職六合從風天地四方阻兵怙亂者左氏傳云州吁阻必就梟擒懷忠抱義者無不凜錄○甄居延激其效順特加旌節之榮成軍節度使癸丑魏博節加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弘正亦討師道是月以悟爲義寵以元功遂兼鼎鉉之任度使田弘正故有是命易曰鼎玉鉉○鉉胡犬切杠鼎耳也戎行窮賞賚之重剛切胡死事極褒卹之優劫脅之役

盡除聚斂之名皆去傷痍受煦老疾加恩豐財已復其征徭復除徭役也賜種更盈於穜稑詩周家忠厚漢帝慚○穜音童稑音陸嚴山川之祀神必有依申義烈之家物無不感周王推忠厚之化仁及草木

于岱宗書歲二月東巡守至崇中興之德斯至然則虞巡可復告成於岱宗于岱宗柴岱宗在兗州而兗屬淄青今漢典方行漢武帝元封元年登封泰山應劭云講禮再榮於闕里漢宣帝元和二年東兗州既復故及之

漢武帝元和二年東巡守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淄青兼領兗州兗州魯地臣謬膺重寄獲覩大和抃蹈之誠倍萬恆品謹已施行郡邑宣示軍戎莫不動地歎呼若醉千鍾之酒孔融與魏武書曰堯非千鍾無以騰天鼓舞如聞九奏之音周禮鍾師註云王出入奏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驚夏是爲九奏史記鈞天廣樂九奏萬舞無任慶賀踴躍之至

柳州賀破東平表

臣某言卽日被觀察使牒桂管觀察李師道以月日克就梟戮者帝德廣運唐命惟新詩周雖舊邦其命惟新靈蹻靈蹻後種先熟曰靈蹻嚴山川之祀神必有依申義烈之家物無不感周王推忠厚之化仁及草木

于岱宗書歲二月東巡守至崇中興之德斯至然則虞巡可復告成於岱宗于岱宗柴岱宗在兗州而兗屬淄青今漢典方行漢武帝元封元年登封泰山應劭云講禮再榮於闕里漢宣帝元和二年東兗州既復故及之

漢武帝元和二年東巡守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淄青兼領兗州兗州魯地臣謬膺重寄獲覩大和抃蹈之誠倍萬恆品謹已施行郡邑宣示軍戎莫不動地歎呼若醉千鍾之酒孔融與魏武書曰堯非千鍾無以騰天鼓舞如聞九奏之音周禮鍾師註云王出入奏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驚夏是爲九奏史記鈞天廣樂九奏萬舞無任慶賀踴躍之至

政亂張步起琅邪五年乃遣耿弇率劉歆陳俊三將軍討之戰于臨淄步衆大敗步乃斬蘇茂以降弇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琅邪臨淄卽青沂二州之屬邑也。五兵永戢周禮掌五兵七德無虧德我無一焉含生比堯舜之仁董仲舒策堯舜率土陋成康之俗晏本更有伏以舜念惟卽聞致理之方靡不介丘霧息已望翠華之來介丘太山選南都賤望翠華之歲葬註翠華車蓋也沂水屬沂州亦淄青十二州之一千歲之統司馬遷自序曰今天子接千歲實在於斯臣守在蠻荒獲承有初願獻持盈之誠六句論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千歲實在於斯臣守在蠻荒獲承也論論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千歲實在於斯臣守在蠻荒獲承

代裴中丞賀分淄青爲三道節度表

臣某言伏見某月日制分淄青諸州爲三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等使者元和十四年二月命戶部侍郎楊管十二州爲三道於陵按圖籍視土地遠近計士馬衆寡校倉庫虛實使之適均上以鄆曹濮爲一道淄青齊登萊爲一道克海沂密爲一道此三道之所以分也左傳吳爲封蛇豕之穴豕長蛇莽食國忽爲樂郊樂郊詩適彼氣沴之餘盡成和氣伏惟皇帝陛下天付昌期神開寶曆復昇平之土宇拔妖孽之根源自西自東不違於指顧我疆我理詩我疆我理東南其畝咸得其區分山川備臨制之形道途適征徭之便俾侯旣定詩俾侯于魯賜履以寧左傳僖四年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大啓爾宇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異青袞之封爰從古制解曹衛之地實契雅謀左傳僖二十八年晉文公分曹車甲永藏馬牛勿用俗被雍熙之化代知仁壽之期農事載盛於耨芟儒風重興於俎豆足使季札觀魯更陳南籥之儀左傳襄公吳季札聘魯請觀周樂見舞象箇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按註云南籥以籥舞也文王之樂此吾魯地自有禮之可觀也山甫徂齊復正東方之賦詩蒸民王命仲甫城彼東方

仲山甫徂齊式過其歸註東方齊也蓋臣撫戎遠地不獲陪賀闕庭云云

去薄姑而遷於臨淄臨淄已見上註

爲韋侍郎賀布衣竇羣除右拾遺表新舊史皆云擢羣爲左拾遺而諸本皆題云右拾遺未知孰是據竇羣傳韋夏卿傳先爲吏部侍

恐不當作韋侍郎公時爲集賢正字

臣某伏見今月日制除布衣竇羣右拾遺者羣字丹列京兆金城人以處士隱於毗陵蘇州刺史韋夏卿爲京兆尹復言之十八年三月召羣爲左拾遺按羣傳云陛下卽位二十年始自貞元十四年戊寅德宗卽位爲二十年臣聞直道之行三代草茅擢臣爲拾遺蓋自大曆十四年戊寅德宗卽位二十年始自貞元十四年戊寅德宗卽位爲二十年臣聞直道之行論語舉逸民天道而行也四方嚮德逸人是舉天下歸心下之民歸心焉臣伏以竇羣肥遜居貞遜亨小利貞肥儂也包蒙養正易包蒙吉又曰蒙學術精果操行堅明讚詠道真以求其志臣頃守藩服蘇州特所委知及歸朝廷輒有聞薦庶逃竊位之責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以塞曠官之尤官曠廢也豈謂天聽曲從瞽言無廢况諫諍之職政化是參擢於布衣久無其比周行慶抃詩嗟我懷人實彼周行周行列位也林藪震驚晦迹寧慮於遺賢懷才盡思於展效臣以性本庸疎動無裨益唯思進拔以報恩榮區區懇誠實貫金石言而不廢曰君子不以言舉人微臣敢竊於薦雄將軍王音奇其文因召以爲門下吏薦雄待詔德必有鄰孤必有鄰論語德不以人廢言史記燕昭王欲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誠欲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自羣受命冀聖代式光於尊廟之恥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代一作政自羣受命冀復面陳迫以疾病接於休假注心蓄念寤寐兢惶無任喜躍屏營之至爲樊左丞讓官表樊左丞或作韋左丞其名字年月未詳然當在京師時作附次貞元十五六年之文後

臣某言伏奉今月二十八日制除臣尙書左丞寵命俯臨慚顏自失泛大鯨之海但覺魂搖戴巨鼈之山列子渤海之東有無底之谷其中有五山焉常隨潮波上下帝恐未如恩重臣聞尙書百揆翊亮萬機故流於西極乃命禹彊使巨鼈十五舉首而戴之五山始峙而不動未如恩重臣聞尙書百揆翊亮萬機故天上尊北斗中樞太上作陛下有南宮左轄李固第曰陛下之有尙書猶天之有北斗也北斗爲天喉舌左轄卽左丞晉昇孔坦諒直當時孔坦字方平咸和初爲尙書左丞深爲文質彬彬建明國典陛下乃委任近習專任庶得百僚有憚於會府諸侯取法於京師臣實謾才○謾先誠以次貶黜信任忠良於是帝意稍解○謾登清貫握蘭起草漢官儀尙書郎生作文書起草直於昔秦朝經剖竹頒條漢文帝初與郡以謾聞謾登清貫握蘭起草建禮門內懷香握蘭趨走於丹墀○謾守爲竹使符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故云剖竹又武帝初置部刺史掌奉詔六條察州貢賦未均於九州謂爲戶部尙書銅印更操威儀不檢於三署蔡質漢儀曰尙書郎初從三署試初上臺稱守尙分掌三署郎有議郎中郎比六百石石侍郎比三百石郎中比二百石次郎補闕豈易其人聖主求才宜難此受竊謂旁求俊乂啓後人側訪瓊奇○瓊古必使德合準繩言成綱紀興化致理時無間言況安上必在於薦賢危身莫踰於曠職儻蒙垂收紫渙舊傳武都紫泥用封璽故詔有紫泥之名今階州故武都山水皆赤爲泥正紫色然泥安能作封當是用爲印色耳漢者取易湊汗其大號之意今本作紫绶非傍求俊乂俯矜丹誠愚臣保陳力之言孔子曰陳力就聖鑒有責成之地無任覲冒惶悚之極○覲他謹詣朝堂奉表陳讓以聞臣所讓人別狀封進

爲王戶部薦李諒狀貞元二十一年五月以王叔文爲戶部侍郎職如故表是時作

臣某言臣聞知賢必進忠臣之大方擇善而居一作舉明主之要道況臣特受恩遇超絕古今報國之誠寤寐深切作斯是敢竭愚臣之微分助陛下之至明恢張羽儀弘輔治化治一作理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見新授某官李諒清明直方柔惠端信強以有禮敏而甚文敏一作幹求之後來略無其比臣自任度支等副使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以叔文爲度支鹽鐵副使以諒爲巡官未及薦聞至某月日荆南奏官敕下赴本道諒實國器合在朝行臣之所知尤惜其去伏望天恩授以諫官使備獻納冀它日公卿之任斯焉取斯則聖朝無乏士之名微臣緩蔽賢之罰漢武帝詔進賢受上貴蔽賢蒙顯戮無任誠懇屏營之至

爲戶部王叔文陳情表叔文本傳言叔文母死匿喪不發置酒翰林自稱親疾病今當請急左右竊語曰母死已庶方留此將何爲此表卽爲叔文請急也

臣某言臣母劉氏貞元二十一年六月庚戌忽患瘡風發動作暗一狀候非常今雖似退猶甚虛憚都活切驚惶憂苦不知所圖臣唯一身更無兄弟侍疾嘗藥難闕須臾伏乞聖恩停臣所職今臣見在家扶侍其官吏等並已發遣訖臣以庸微特承顧遇拔自卑品委以劇司夙夜兢惶唯思答效至誠至懇天曉所知豈慮未效涓塵遽迫方寸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伯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失老母方寸亂矣以開塞重輕之務謂爲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加焦勞憂灼之懷雖欲徇公無由枉志況忠孝同道臣子之心許國誠切於死生報親忍忘於顧復詩顧我進退窮蹙昧死上陳候母劉氏疾疢小瘳冀微臣驚蹇再效一本無此兩句無任惶懼懇倒嗚咽之至是月丁丑叔文文以母喪去位

代表中丞謝討黃少卿賊表。按史貞元十五年，黃洞首領黃少卿攻邕管等州，經略使孫公器請罷。皆迭起爲患。桂管觀察使裴行立與容管經略使陽旻爭欲攻討。憲宗許之。實元和十四年也。是時作新史行立傳，謂黃家洞賊叛行立討平之而資治通鑑則曰行立曼竟無功。其抵牾如白利害正罪裴陽之輕用兵誠得之矣。

臣某云：云卽日奉事官米蘭迴伏奉手詔云云者。元和十四年詔桂管觀察使裴行立討黃洞蠻黃少卿。臣聞脣革既平，雖疥癬而必去。國語申胥諫吳王夫差曰：今王非越是圖。豺狼已斃，在狐鼠而宜除。漢書孫寶傳侯文曰：黃承慶曰：黃少度曰：黃昌。河昌謂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受命上玄底寧下土。兇渠盡殄威武載揚蠢爾腥膻尙聞凌暴靈旗合符。符合乃聽受之。三軍知必勝之方。萬姓喜永清之路。清四海微臣忝司戎律。親列顏行。使越人蒙死微幸以逆執事之顏行。註云：顏行猶鷹行在前行。故曰顏也。○行戶郎切。躡伏波之舊規。漢光武建武十八年遣伏波將軍馬援擊交趾賊徵側等乘下瀨之故事。漢武征南越有伏波樓船下瀨橫海之號。元鼎五年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甲爲下瀨將軍下着梧服。曰甲故越人歸漢者也。臣贊曰：瀨湍也。吳越謂之瀨。桂陽蒼梧皆嶺南所謂黃城。正爲患於嶺南耳。

盡瘁事國。詩或燕燕居息。期畢命於戈矛。不宿於家。思奮身於原野。卽以今日某時出師就道。便披棟牒石摩壘陷堅。左傳宣十二年楚許伯曰：吾聞致師蕩清海隅。永息邊徼。吉用切。竊以材非充國。敢自贊於無踰。漢神爵元年西羌犯塞。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孟之側。與齊戰軍大敗。不謬承重委寤寐兢惶。無任感恩隕越之至。

史大夫邴吉問誰可將者。充國曰：無踰於老臣者矣。論語孟之反不伐。奔而殿。註魯大夫伐其功。故獨殿後也。

爲表中丞舉人自代伐黃賊表

伏以某官器宇端方，風姿詳雅，謙虛內敏，籌略共推。前佐湖南，悉心匡佐，後歷郡掾，深負政聲。惠愛在人，姦邪屏息。勤勞已著，幹蠱無倫。蠭事也易，子鳩切。今黃賊尙據荒陬，犬巢未覆，儻以某代某之任，必能掃蕩氛祲，妖氣也。廓清海濱，竊惟斯人雅堪厥職。云云。

爲崔中丞請朝覲表代桂管觀察崔詠作也。或本以爲崔能非是。據能傳元和六年爲黔中觀察使長慶四年爲嶺南節度使初不爲臨桂而長慶初則公已死矣。當是崔詠無疑元和十一年作也。

臣歷刺三州。詠累遷鄧刺史。連撫二府。舊東憲宗元和五年八月以鄧州刺史崔詠爲鄧刺史舊管經略使八年十二月復自邕管移桂管。外任逾紀，入覲無階。就日望雲，魂飛心注。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覆載無私，邇遐同致。復昇平之故事，繼前聖之高蹤。中外踐更，出入迭用。臣以虛薄，叨受恩榮。徒竭夙夜之心，未申朝夕之敬。傳曰：朝不廢夕，天威咫尺。使宰孔賜齊侯。昨孔曰：天子以伯舅盡老，無下拜。對曰：天威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誠寤寐而無違。雲漢昭回，詩傳曰：彼雲漢，固瞻仰而何及。是以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誠寤寐而無違。雲漢昭回，昭回于天，固瞻仰而何及。是以前在朗寧，朗寧，邕州封章累上，及移臨桂。臨桂，星紀度周，在邕州，累陳誠懇，又云自領桂管。又逾再周，卽謂此也。蓋自八年十二月至九年正月爲再周矣。徵衷尙隔於戴盆。司馬遷書云：僕以戴盆何以望天？積望徒懸於窺管。莊子用管窺天，用錐指地，測海葵藿之誠彌切。犬馬之戀逾深，人欲天從。於茲未驗，下情上達，終冀不誣。敢贖宸嚴，罄陳丹懇，伏乞賜臣除替許。至闕庭廁，蹈舞於羣僚，備班行於散地。足趨中禁，目覩大明，俾成九族之榮，以盡百生之幸。非

敢竊國賓五獻之禮。希康侯三接之恩。易晉康侯用錫馬一覲龍顏。萬死爲足。無任懇迫切之至。十
方以裴行立代詠

爲桂管觀察使

代柳公綽謝上任表

公綽字起之京兆華原人史有傳元和六年作

肅恭休命。晨夜趨程。祇荷寵私。不遑寢食。以月日到所部上訖。憲宗元和六年六月公綽自御史中丞爲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湖南觀察使臣聞古之制爵祿者。爵以居有德。祿以養有功。臣本書生。貞元元年四月公綽再中官不期達。值某皇帝容聖文文明撫運。大闢玄猷。搜采衆材。幸忝甄錄。○甄居廷歷踐中外。星霜屢移。曾無涓塵。上答鴻造。忘其薄陋。委以雄藩。顧無綏馭之能。謬忝澄清之寄。公綽先爲西川節度判官。召爲吏部郎中。踰月拜御史中丞。今又兼中丞爲觀察故云將何以敷宣皇澤。普諭天慈。唯當察慮以爲防視。俗而爲教。蠲除細故。務安黎獻。庶幾清靜無擾。以慰遠人。臣不勝忝冒荷恩之至。

代李愬襄州謝上任表

愬右僕射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然襄州與嶺表連絕。而公自柳

州爲作謝上表。

恐非公之文。

捧對絲綸。禮記王言如如。慚慄無地。拜命兢悚。不知所裁。臣凡賤瑣材。智略無取。幸賴先臣緒業。愬即西平王晟之子。元和十一年十二月愬自宮苑閑廄使拜檢校左散騎常侍兼鄧州刺史。充隨唐鄧節度使。寄深分閫。任重專征。顧無將領之才。謬處衆人之上。豈謂宸私軫念。仁育爲心。霈澤無涯。德音屢降。士衆感悅。咸思竭忠。遂

得潛師暗入賊境不意兜渠就戮此皆聖謨豈敢叨天以爲己力左傳僖二十四年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食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仰荷殊造重於丘山臣以月日上訖謹當敷宣皇化普諭聖慈綏撫三軍乂安百姓冀以塵露上答鴻私

臣云云

代節使謝遷鎮表節使不可考表謂率勵遠人此在永州作次元和九年文後

鴻私曲臨獨越夷等祇荷明命寤寐不遑臣才非器能謬膺仕進雖竭盡驚劣力效忠勤冀寡愆尤敢望宦達某宗皇帝德不以臣儒術淺薄超授禮官尋遷正郎遂忝符郡某皇帝順不遺臣小善擢處諫曹叨承厚恩備職藩翰顧惟瑣劣多慚負恩伏遇陛下憲德紹唐虞無私庶政臣戶素歲久譴謫宜加豈冀褒昇更遷重鎮再忝澄清之寄仍同獻替之榮將何以上答天慈下安氓庶臣當務修農稼率勵遠人鋤其奸慝以副勤恤無任云云

爲劉同州謝上表劉同州未詳德宗貞元十八年以同州刺史劉公濟爲鄆州刺史鄜坊丹延節度使豈卽此人耶當在京師時作次貞元十六年文後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制除臣同州刺史兼本州防禦營田長春宮使某月日到州上任訖臣初奉綸言震抃無極及臨所部驚懼逾深投軀莫報於乾坤陳力無裨於造化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出自諸生不習爲吏有恇懦之質○恇音匡懦弱也無區處之能託跡儒門乏仲弓南面之德論語雍也可使委身郎署闕南面雍字仲弓南面雍字仲弓論語雍也可使委身郎署闕馮唐論將之對漢書馮唐以孝著爲郎中署長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于鉅鹿下吾每飲食未嘗不在鉅鹿也父老知之乎唐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

將也嘗懼叨冒清列蕪穢聖朝豈意天聽忽臨鴻恩薦及八命作牧周禮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賜國八命作伯一麾出守不入官一麾乃出守領九命作伯一麾出守顏延之五君詠曰屢薦拔自下位寄之雄藩非臣庸瑣所宜膺據況馮翊密邇王都古稱三輔漢世左馮翊右扶風京兆謂之三輔馮翊卽同州郡名爰自近代命秩逾崇有兵食之虞有宮室之制同州防禦長史皆公卿將相出入由之仰徵甲令漢書吳芮贊著于甲令而稱忠也註甲者令篇之次也俯窺圖記蹕跡無地以兢以惶恩重命輕不知所效庶當刻精運力一本作刑精畢力夙夜祇勤上奉雍熙旁流愷悌以日繫月儻或有成庶幾之心懷懷增惕徒望雲而就日史記放助其仁如天其智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喜近帝鄉後漢南陽帝多近親將擊壤以成風共歌堯代天威咫尺敢布丹誠無任悃懇屏營之至

代表裴行立謝移鎮表

行立移鎮在公卒後表蓋他人之文誤編在此

星言卽駕夙言便道之藩祇荷寵榮不敢寧息臣某爰自弱齡卽忝推擇階緣試吏累忝清資先聖以臣粗知兵要俾統師徒交蠻倣擾黃賊不馴奉詔俾臣撲滅氛祲元和八年八月以蘄州刺史裴行立爲桂管觀察使十四年士衆賈勇左氏傳高固曰欲思酬渥恩冀因此時得立微效豈謂時多疫癘不副憂令行立討黃少卿勇者賈予餘勇曰上暢九垓下泝八埏○埏音延威勤知臣特深復洗瑕責夙夜感戴捐軀有期徒增憤勇力未從願微臣不幸釁故重重泣血摧肝載崩載咽陛下龍興御極元和十五年正月庚子憲宗崩閏月丙午穆宗卽位寰海永清道暢八埏地有八埏八埏八際也相如封禪書加九域鴻私普洽靡不周泰伏蒙累垂休命遂越等夷循省何人過膺抽擢是歲二月行立自况臣比臨

此鎮備更夷險故材舊壞宛在目前蓋言前爲安南經略今復爲都護也雖則殊鄉還同衣錦量巨釐之力未足負恩猶蚊蚋之微焉能報德將何以宣揚聖造撫慰疲羸唯當遵守詔條貶棄奸慝平勸篤賦示以義方持清靜以臨人守無私以奉國重修前志再礪戈矛展駕駘之效申鷹犬之用庶荒陬夷獠盡沐皇風率土生靈備聞斯慶微臣之志也限以云云

代章永州謝上表公謫佐永州州刺史之見本集者六人元和元年刺史章公見賀改元表二三後志又有刺史崔簡未上被罪見簡墓誌集文等篇元和七年八月刺史卽此所謂章永州也表云曠牧守於再秋正言簡以罪去後無其人耳表當作於七年云

臣某言伏奉月日制書除臣永州刺史以月日到州上訖州一作任受命若驚臨職彌懼臣以無能累更事任神州赤縣史記鄒衍中國名曰赤縣神州亦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實所備嘗過量逾涯每深兢惕不謂聖恩推擇濫駕朱輪漢志中二千石二千石皆臯蓋兩朱轡祿秩徒增詎施乳哺之惠服命虛受寧興襦袴之謠況此州地極三湘俗參百越左衽居椎髻之半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陸賈使南越南越王尉佗魋結箕倨見賈魋卽椎結卽髻古字通用耳可墾乃石田之餘左傳哀十一年子胥曰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之曠牧守於再秋彌驕廣俗○彌切代征賦於三郡重困疲人分災本出於一時左傳凡侯伯救患積弊遂逾於十稔撫安未易知法出而姦生董仲舒策曰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子育誠難懼力勞而功寡夙夜憂切不敢遑寧庶當宣布天慈奉揚神化以日繁月儻或有成少裨愷悌之風用答生成之造無任感恩隕越之至

謝除柳州刺史表諸本表首云。伏奉三月十三日制除臣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六月三日。字謹。

早以文律參於士林。德宗選於衆流。擢列御史。爲監察御史。陛下嗣登寶位。微臣官在禮司。憲宗卽位時。百寮稱賀。皆臣草奏。臣以不慎交友。旋及禍誣。聖恩弘貸。謫在善地。累更大赦。獲奉詔追。違離十年。一見宮闕。親受朝命。牧人遠方。漸輕不宥之辜。特奉分憂之寄。銘心鏤骨。無報上天。謹當宣布詔條。盡竭駕塞。皇風不異於遐邇。聖澤無間於華夷。庶答鴻私。以塞餘罪。云云。

柳州謝上表貞元中代人作此表恐僞。

臣某言。伏奉詔書授臣柳州刺史。以今月二日至部上訖。臣前歲以久停官秩。去年蒙聖恩除替。便欲裂裳裹足。趨赴京師。公爲柳州正月已召至京師。三月方出。以舊疾所嬰。彌年未愈。逮及今夏。始就歸途。襄表謂蒙恩除替。乃在去年。非公作明矣。以舊疾所嬰。彌年未愈。逮及今夏。始就歸途。襄陽節度使于頤。頤爲襄陽節度使。貞元十四年九月以與臣早歲同官。見臣當暑在道。懇留在館。尋假職名。意欲厚臣。非臣所願。伏惟陛下光被之德。道以洽於區中。憂濟之勤。心每徧於天下。常以萬邦共理。必藉於循良。一物不遺。尙延於愚藐。莫角切。遠也。假臣寵渥。重領方州。駑駘復效於奔馳。枯朽更同於華秀。臣聞潢污易竭。潢污小水也。左氏傳潢污行潦之水。抑有朝宗之願。宗于海。漢書王表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漢書朝廷之列。以右爲尊。故降秩爲左遷。仕諸侯爲左官。一紀于外。子牟馳於魏闕。莊子中山公子牟曰。身在江湖之上。心居乎魏闕。

下奈何。魏闢象魏汲黯積思於漢庭。任漢武帝以汲黯爲淮陽太守。黯曰：「臣今病力不能觀閼人君門也。」汲黯爲中郎出入禁闈。補過拾遺。臣之願也。豈非夫人獨無斯戀去就者榮辱之主。朝廷者仕進之源。臣子之宜忠貞所志。臣雖心同犬馬而分比潢污。幸躡康衢。意非往塞易。往塞難。則遇難來。則得譽。且得位也。臣之此誠口不能諭。意欲悉達。文非盡言。此臣所以自咎。自恨。復乖志願。猶冀苦心勵節。上奉詔條。惠寡卹貧。下除人瘼。恭宣皇化。少答鴻私。不勝慨欣之至。○雅云忘也。音荒博

代廣南節度使舉裴中丞自代表也。此表當是長慶後廣南節度使舉桂中丞仲武自代。非裴中丞與表合。網爲廣南。乃元和五年也。

前件官器宇深沉。天才間出。爰從撫字。逮于察廉。所職恪勤。庶務皆勸。日者安南夷獠反叛。害其連帥。元十四年十月。容管奏安南賊楊清陷都護府。殺都護李象古及妻子。官屬部曲千餘。清世爲蠻酋。象古召爲牙將。清鬱鬱不得志。象古命清將兵三千討黃洞蠻。清引兵夜還。襲府城。陷之。毒痛黎人。書毒痛四海。痛一作痛。某皇帝以某威惠茂著。自某州刺史俾之撫臨。是月。憲宗以唐州刺史桂仲武爲安南都護。夙夜經行。盡除兵病。也。痛一作痛。某皇帝以某威惠茂著。自某州刺史俾之撫臨。是月。憲宗以唐州刺史桂仲武爲安南都護。夙夜經行。盡除兵

器。賊徒識恩黨種歸義。炎荒之俗靡不底寧。仲武至安南。楊清距境不納。清用刑慘虐。其下離心。仲武遣人說其酋豪。數月間降者相繼。得兵七千餘人。後改鎮容州。長慶二年十一月。以仲武爲容管經略使。使勳效彌顯。澄清庶類。邁德前修。深負能名。合遷重鎮。臣自惟凡懦。不逮前人。

伏乞天恩。廻授某。非惟旌德。是亦飾能庶微。臣免尸祿之憂。某獲無私之舉。

奏薦從事表

某續茂戎軒才優管記。操刀必割。賈誼傳。日中必斃。操刀必割。豈謝刺犀水。燬其鋒。越砥斂其粵。水斷蛟龍。陸刺犀革。

王榮刀銘云。陸刺。落筆不休。傅毅字武仲。爲寧慚倚馬文。下筆不休。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可觀。李自與韓荊州書。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況早登科選。夙治時譚。匪惟詞藝雙美。抑亦器能多適。比於流輩。頗爲滯淹。輒敢薦陳。伏希獎錄。

代廣南節度使謝出鎮表。鄭絅傳。初拜中書侍郎。加集賢殿大學士。轉門下侍郎。憲宗初。勵精求制置。納諫默。多無所事。由是出。

爲嶺南節度觀察使廣州刺史。

鴻儒曲臨惶駭交集。捧對綸綺。繩不知所圖。臣聞蕭曹佐漢。六合爲家。庾望匡周。萬方同軌。記曰。書同軌。臣幸以芻蕡。累忝殊榮。天德薦臨。遂加台政。不能翊宣明聖。增日月之光。俾兇渠勦絕。盡書天用。勤絕其人。用康寧實。由臣不稱職。使此艱患。作役如檀興議。詩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常懷覆餗之虞。易鼎折足。覆公餗。鼎實也。○餗音速。敢望專征之寄。元和四年二月。絅罷月除。嶺南獻俘未遠。展效有期。希此微功。上答殊造。無任去云。

爲楊湖南謝設表。德宗貞元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少卿楊憑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癸亥宴羣臣于馬璘山池上。賦九日賜宴詩六韻。賜之敕。設豈亦此時耶。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長樂驛設者恩榮。特殊宴飲斯及。顧茲厚禮。猥集微躬。臣某誠懼誠慶。頓首頓首。臣以多幸。屬此昌時。任重方隅。職忝文武。甘受素餐之刺。詩。彼君子兮。不素餐兮。餐一作食。知無肉食之謀。左傳莊十年。齊師伐我。莊公將戰。曹刿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以憂以惶。寤寐無措。豈謂鴻恩繼至。豐膳發來。陸海。

兼陳陸海卽飴醴皆設餉米蘿煎也醴酒名庶當奉揚聖澤覃布遠人流愷樂於皇風均乳哺於赤子少陳微效上答殊私無任感恩欣躍之至

爲武中丞謝賜櫻桃表武元衡貞元二十年遷御史中丞公集有諸使兼御史中丞壁記曰武公爲右庶子此表當在二十年夏作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櫻桃若干者天睠特深時珍薦降寵驚里巷恩溢圓方俎豆謂臣某誠喜誠懼頓首頓首伏以含桃之羞時令攸貴子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況今採因御苑分自天廚使發九霄集繁星而積耀味調六氣承湛露而不晞詩湛露斯匪陽不晞晞乾也益皆而外被恩光詩二切智才謂口也適口而中含渥澤顧慚素食詩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彌切自公詩委蛇委蛇自公退食豈圖君子所先遂厭小人之腹左傳昭二十八年願之腹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而無任云云

謝賜時服表此表代人作當在京師時也

祇荷寵私啓處無地詩不違處臣久忝朝行歷職無効荏苒星紀偷榮歲時不能少益聖猷以副深寄致使賊遺君父後漢耿弇征張步帝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副將陳俊謂弇曰劇盜兵盛且可難未息合處嚴憲以正國章伏以陛下恢天覆之恩廣地載之厚不循彝典俾同冕紱重劇丘山捧戴以入閨門空知夕惕易夕惕裁縫而爲衣服固可盡行項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內省疲驚將何答効

謝賜端午綾帛衣服表

公在柳州亦代它人作

綸言曲臨寵服薦至跪捧殊錫慶耀交并臣謬典方州効微涓滴叨承大覲榮重丘山非才忝恩俯伏慚荷朱明啓節爾雅夏爲朱明御府賜衣沐聖澤而溟海方深破仙衣而鶴龜齊壽馳心向闕踢影望天慚分五嶺之憂裴氏廣州記云大庚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爲五嶺五嶺者自衡山之南東窮于海一山之限耳而別標名則自五焉莫副九重之詔臣無任云

卷第三十九

奏狀

爲廣南鄭相公奏百姓產三男狀

鄭相公鄭絅也元和五年出爲廣南九年絅爲工部尚書此狀當六七年作

右臣所部貞節坊百姓某妻產三男者臣詳究往例實謂休徵洪範曰休徵驗也已量事給絅三十疋充其乳養者伏以陛下勤卹黎元感通天地靈心昭答景福已興詩介爾景福介大也方使億兆繁滋區夏充物音刃滿也故表祥於字育是啓運於昇平事杳化源慶延邦本鱗羽之瑞曾何足云臣幸列藩維嘗叨樞近私賀之至

爲薛中丞浙東奏五色雲狀

元和三年正月以湖南觀察薛萃爲浙東觀察韓文元和十二年薛

作然兩地相去遼絕亦可疑云

右臣得管內台州奏

浙東管越陸衢台明處溫七州月日五色雲見者一州官吏僧道耆老悉皆瞻觀已具奏聞并寫圖

奉進者伏以景雲上瑞_{景雲慶雲也}。孫氏瑞應圖曰：景王者社符作祐，煥彩彰之在天，知聖德之昭感。伏惟陛下化孚有誠。_{詩相土烈烈海外有載註載整齊也}。道洽無垠，承天地之貞明，_{易天地之道導陰陽之和氣}。紛紛蕭索輪囷_{若雲非煙若雲非雲}，郁郁自東而徂西。若煙非煙，一旬而再至。徵諸古譜_{音事罕前聞}，伏乞宣付史官以昭簡冊。

爲裴中丞奏邕管黃家賊事宜狀_{裴中丞桂管觀察使裴行立也}。

右今月四日邕管奏事官嚴訓過_{謂過桂州}，稱押衙譚叔向等與黃家賊五千餘人謀爲翻動，雖已誅斬，猶未清寧。當時差本道同十將某至邕管界首賓州以來，迎探事宜，兼爲聲援。昨得十四日狀，并嚴訓狀報同其黃家賊並已退散，各歸洞穴。訖伏以鼠竊狗偷，非足爲患。陛下威靈遠被，神化旁行，遂使姦猾之謀_猾先期而自露，回邪之黨不戮而盡夷。伏恐飛章已達吉語未聞，尙軫天心，猶煩廟算。臣謬居方鎮，忝接疆界，所得事宜，不敢不奏。

讓監察御史狀_{公拜監察御史裏行諸公於此狀首尾得載名銜無裏行字後人妄削耳}

右臣伏準名例律，諸官與父祖諱者同，不合冒榮居之。_{律十二篇名例律其第一也節文諸府號官稱犯父祖名而冒榮居之者免所居官}臣祖名察躬，今臣蒙恩授前件官以幼年逮事王父禮律之制所不敢踰，臣不勝進退惶恐之至。謹詣光順門奉狀以聞。伏聽勅旨。貞元十九年閏十月日承議郎新除監察御史臣柳宗元奏。_{一本無承議郎止宗元三十字只作具位臣某奏又}

一本議奉勅新除監察御史柳宗元祖名察躬準禮二名不偏諱不合辭讓年月日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杜佑宣

爲京兆府昭應等九縣訴夏苗旱損狀或曰貞元十九年自正月不雨至於七月時京兆尹李實意其說恐未必然按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以鴻臚卿王權爲京兆

尹此狀訴夏苗旱損而首云謬領京畿已逾兩月疑與此合耳

右臣謬領京畿已逾兩月政術無取誠懇莫申遂使雨澤愆期田苗微損夙夜兢懼寢食靡遑今長安一十四縣當作二十四縣並准常年例全徵並一其昭應等九縣臣各得狀並令詳審各絕隱欺謹具別狀封進臣當府夏稅通計約二十九萬石已上據所損矜免祇當三萬石有餘恤人則深減數非廣伏以聖慈弘貸憫念蒸黎臣忝職司不敢不奏無任慚懼之至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爲南承嗣請從軍狀故某官贈某官雲男某官承嗣一作故某官贈某官雲男某乙按承嗣以元和元年謫永至三年量移澧州

四年此狀必四年以後作
四年集有送承嗣序王承宗事在

右臣亡父至德之歲死節睢陽至德二載十月安葬山陷睢陽雲死之陛下每降鴻恩必加褒寵雲初贈開府儀同三臣自七歲卽忝班榮婺州別駕爲垂五十年常居祿秩再守遐郡涪二州續用無成終貽官謗甘就嚴譴嗣爲涪州劉闢反承嗣以無備謫永州集有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云始由施州爲涪州無以負荷先志傳捍蜀道勦寇敵畏不敢犯然而刀筆之吏以簿書計校盈縮受譴茲郡蓋謂永州也其父折薪其子不克負荷○荷音河報效殊私以慚以懼隕越無地伏見某月日敕以王承宗負恩干紀命將徂征元和十四月

制削奪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宗官爵以神策右雷霆所加殄滅在近臣竊不自揆思竭忠誠誠一願預一
軍中尉吐突承權爲招討處置使討王承宗。雷霆所加殄滅在近臣竊不自揆思竭忠誠誠一願預一
卒之任以答百生之幸庶得摧鋒觸刀摩墨塞旗冀獲盡於微誠儻不墜於遺烈踊躍之至夙夜不寧敢
希皇明俯鑒丹憲臣聞周官攷藝國子置車甲之司司徒教士以車甲漢道推恩孤兒備羽林之用事詳
府君睢陽廟碑及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內千秋思奮於事越漢南越傳粵至武帝時獨其相呂嘉不欲附從韓千秋奮曰以
仲孺期死於奔吳史記灌夫字仲孺張孟嘗爲潁陰侯灌娶舍人得幸故蒙灌氏姓爲灌孟吳楚反灌何
將軍頭以報父仇夫募軍中壯士義激君親名高竹帛臣雖無似有慕昔人雖身塗草野死而不朽披肝
所善願從者數十人馳入吳軍瀝血昧死上陳無任懇迫忠憤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進農書狀 農書三卷

右伏奉某月日勅宜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所司進農書永以爲恆式者臣伏以平秩東作虞書立制假
載南畝周雅垂文此皆奉天時以授人盡地力而豐食而一作於自陛下惟新令節益勵農功旣立典於可傳
每陳書而作則耕鑿之利敷帝力於嘉謨稼穡之難動天心於睿覽勤勞率下超邁古先凡在率土不勝
幸甚前件農書謹函封進謹奏

代人進瓷器狀○齊才資切陶器之緻堅者公集有元饒州書
元和八年饒州嘗貢盜器此必爲元作也
瓷器若干事此句一無右件瓷器等並藝精埏埴和土也黏土也老子
埏埴以爲器○埏式延切制合規模稟至德之陶蒸自無苦

竈演器不苦窳。音愈病也。舜河合大和以融結。克保堅貞。且無瓦釜之鳴。奔瓦釜雷鳴。是稱土鉶之德。以盛羹。韓非子曰堯舜饭土壘。啜土鉶。又司馬遷傳堯舜飯土簋。啜土鉶。○鉶音刑。器慚瑚璉。力展切瑚璉。夏曰瑚。殷曰璉。貢異砮丹。書職砥砮丹。○砮音奴。既尙質而爲先禮。記器用陶。亦當無而有用。老子當其謹遺某官某乙隨狀封進。謹奏。

柳州舉監察御史柳漢自代狀

公元和十年三月出爲柳州
六月二十七日到任後作

右伏準從前赦文。元和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勅常參官上後月後舉一人自代者。伏見前件官頗有才行。長於政術。久歷嶺南使職。臣之所知。敢舉自代。無任懇迫之至。

上戶部狀

元註云左降官員外置同正員俸料舊用戶部省員闕官錢充
今請改授正官占闕不用上件錢每年約計數萬貫柳州作

右伏以左降官是受責之人。都不釐務。戶部錢是准勅收貯。不合別支。又所授員外官亦非舊制。宗元在永州日見百姓莊宅公驗。有司戶李邕判給處。足明皆是正官。今請悉依故事爲准。並廢員外所置。凡在貶黜。授以正員。責其成功。俾無虛授貯錢。既免支用加數。足應軍須。實冀貨不濫分。官無曠職。謹狀。

柳州上本府狀

元註云莫誠救兄莫蕩。以竹刺莫果右臂。經十一日身死。其莫誠禁在龍城縣。准律以它物致傷十二日保辜內死者。依殺人論。本府謂桂管觀察府也。

右奉牒准律文處分者已帖縣准牒待秋分後舉處分訖。舉與伏以中丞謂裴行立慈惠化人。孝悌成俗。屬吏所見皆許申明。至公之下。敢竭愚慮。竊以莫誠赴急而動。事出一時。解難爲心。豈思他物。救兄有急難之戚。急難詩兄弟中臂非必死之瘡。不幸致殂。揣非本意。按文固當恭守。撫事亦可哀矜。斷手方迫於深哀。漢王脩諫

袁譚曰兄弟左右手也周身不遑於遠慮周防律宜無赦使司明至當之心情或未安守吏切惟輕之願
將闔而斷其右手可乎周身不遑於遠慮周防律宜無赦使司明至當之心情或未安守吏切惟輕之願
書蹕疑況俟期尚遠稟命不遙伏乞俯賜興哀特從屈法幸全微命以慰遠黎則必闔境荷慈育之恩豈
惟輕惟輕

惟一夫受生成之賜儻以律文難變使牒已行則伏望此狀便令廢格音閱輕肆塵顛惶戰交深謹錄狀上

奉聽處分

爲裴中丞伐黃賊轉牒斐中丞行立也

當管奉詔當管與諸管齊進諸管謂容管邕管廣南等路

誅討邕管草賊黃少卿漢軍馬步等若干人各具兵馬數及

軍將若干前牒奉處分竊以天啓昌期大功畢集神開興運微惡盡除黃少卿等歷稔逋誅舉宗肆暴見

前戰國策狡免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窟穴也

○踰

○伏

○偷

○安

○伏

○於

○附

○側

○○

○憑

○孽

○狐

○之

○丘

○陵

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跳踉見怪音良走也

○跳

○音

○良

○走

○也

○以

○爲

○威

○弧

○不

○射

○以

○威

○天

爲之祥孽妖孽祥怪也

○音

○良

○走

○也

○以

○爲

○威

○弧

○不

○射

○以

○威

○天

○討

使臣隳犯王略恣其毒虐速我誅鋤敵國盡在於舟中

○史記

吳起

謂武侯

曰君不

還師已

期於席上

○趙充

○國上

○左傳

僖五年

許男面

○縛

○衡

○面

屯田十二事其一事曰治湟匯中道橋今可

○謂

宜投戈頓額面縛乞身

○左傳

僖五年

許男面

○縛

○衡

○面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積鬼誅之罪莊子爲不善于幽閭之中者鬼得而誅之衆輕齧蟻晉殷仲堪父嘗患耳聰勇劣怒蛙非子云越王伐吳欲人

之軾

○從者

○曰

○笑

○敬

○於

○此

○王

○曰

○爲

○強

○弩

○末

○其

有氣故也事亦見吳越春秋織縞當強弩之初不能入魯縞縞素也孤豚債肥牛之下

○左傳

昭公

○十三

○年

○牛

○雖

○瘠

○償

○于

蹶上債仆也。○債事同拾芥。力易摧枯。杪忽蜂腰。虛見辱於齊斧。家並作齊斧。張軌云。齊斧蓋黃鉞斧也。張晏云。整齊也。○齊側皆切。突梯鼠首。濫欲寄於旄頭。天子前驅。勦絕有時。命○勦子小切。不索何獲。左傳吳光云。不索某行。拱稽致命。吳語擁鐸拱稽註云。拱持也。或云稽計兵名籍執銳忘生。銳兵也。車甲旣備於小戎。詩秦風小戎美云。小戎兵車也。鯨鯢豈逃於誅戮。以爲大戮。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詩秦風小戎美傳申居嘉以材官蹶張從高祖擊項羽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御踏強弩。張之故曰蹶張。師古曰。弩以手張之。曰擘張。以足踏曰蹶張。○蹶音蹶。盡出於山林。拔距之材。漢甘延石拔距絕於等倫。顏師古曰。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距以爲堅。而能拔取之。偏徵於川洞。南夷皆居洞。○蹶音蹶。盡出於山林。拔距之材。壽傳投夫令布疾雷。莫不鼓舞戎行。虔恭師律。律法也。投軀不愆於羽檄。漢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死插以鳥羽。跋足惟俟於牙璋。周禮典瑞云。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註牙璋。牒以爲示急也。○跋去智切。今月某日奏事官米蘭迴捧受詔命。神飛首勇。足蹈心馳。懌聲治於萬夫。勝氣橫於千里。國容不入。不入軍容。履且及於寢門。左傳宣十四年。楚使申舟聘于齊。及宋。宋人殺之。楚子聞之。家事勿關。士已墳於左闔。國語勾入命夫人。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也。王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卽以月日全軍出次。左傳莊三年。凡師一宿次分道並進。所期戮力。敢告同心。孔大夫節度使孔穀。南貞直冠時。清明格物。禮記清明在躬。又曰致知。物猶外有辱。是我也。王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卽以月日全軍出次。左傳莊三年。凡師一宿次分道並進。所期戮力。敢告同心。孔大夫節度使孔穀。南貞直冠時。清明格物。禮記清明在躬。又曰致知。物猶

太常太常以紀成績安南李中丞御史中丞安南都護李象古以英武爲家風阜之子業傳鑿器宗彝並膺邦寄克達皇威。善善之功焉公此語義取孫子而句取緇衣以此鼓行坐觀盡敵刑惟勿喜誅有可哀徵側之勇冠一方竟就伏波之戮傳交馬援。至浪泊上與賊戰遂大破之援追徵側等斬其首傳洛陽漢武帝時欲內附獨其相呂嘉建德反朝廷於是命路博德爲伏波將軍楊僕爲樓船將軍及歸義粵南越王願侯二人爲下瀨將軍共討之嘉遂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尋復追斬之南粵乃平見南粵傳嗟此陋微自貽擒滅勉成良畫速致殊勳雖荒徼之地固不勞於有征而昇平之年將自此而何事書之竹帛實謂揚名事須移牒隣管以成掎角左傳醫諸捕鹿晉人角之戎人掎之舉牒者

賀誅淄青逆賊李師道狀一作賀中書門下平表作

右今月三日元和十四年三月初三四日得知進奏官某報前件賊以前月九日二月九日斬李師道克就梟戮者伏以天啓聖期神資良弼書夢帝賚予良弼必有懲討以致昇平蠹爾兇渠詩蠹爾蠻荆。宗討吳元濟李師道王承宗陰宗援乃伏盜京師刺用事大臣效逆於化育之辰逞豺聲以欺天。左傳蜂目而忍人也恣狼心而犯上子野心嘉杜預伐吳曰今兵威已振譬謨克協威命旁行破竹寧比其發機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走丸未喻於乘勝孫子如丸。濁河清濟濁河會無溝洫之虞大峴琅邪劉裕伐南燕慕容超公孫五樓請據大峴超不從遂敗河濟大峴琅邪皆淄青聞山水名○峴胡典切不聞崖岸之阻天兵四合賊衆屢摧然後赦劫脅之辜許其歸復寬詎誤之典漢文帝紀濟北王反詰期以撫循外怛皇威中

感聖德雖在梟鏡郊祀志古者天子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孟康曰梟鳥名食父如蠶而虎眼當作獍○梟堅堯切豈不知歸是以未極誅鋤遽聞內潰鯨鯢已戮見東海之無波氣滲盡消○滲音戾仰太陽之普照功格於天地化合於陰陽一德方繼於商書書咸有降神自同於周雅詩維獻降神遂使垂白遺老再逢大寶之安大寶一作天寶一指紳諸生遠期貞觀之理某特承朝獎謬列藩臣常以突刀觸鋒未爲效節膏原潤草豈足酬恩寤寐撫心不遑寧處今則削平之際慙無尺寸之功開泰方初徒受丘山之寵無任憤激屏營之至抃舞歡慶倍百恆情

賀平淄青後肆赦狀

註見上

右伏奉二月日德音一本云十二日以淄青削平慶賜大治率土之內抃躍無窮伏以周滅三監俱明誅放之罰書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漢書地理志周既滅殷分其地爲三國詩風邶鄘漢平七國更嚴斬殺之科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鄆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漢平七國更嚴斬殺之科景帝紀七國反太尉周亞夫將軍竇嬰將兵擊破之斬首十餘萬級追斬吳王濞於丹徒膠西王等皆自殺六月詔曰今濞等已滅吏民當坐濞等及逋逃亡軍者皆赦之楚元王子藝等與濞等爲逆朕不忍加法除其籍毋令汚宗室未有翦覆兇渠撫存疑類威暫行而德治誅繩及而恩加操兵者悉獲歸休秉耒者更聞優復與之種食豐以貨財疾苦盡除餽孤咸育葬戰死之骨增以賞延憐刀傷之肌存其廩給滌山川之舊汚申節義之餘冤功多受三事之榮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註云三事謂三公也元和十四年二月丁巳斬李師道王戌田弘正奏捷到癸酉加弘正檢校司徒同平章事故云節著有十連之寵禮記十國以爲連連有帥是月庚午以淄青較然逆順益以彰明和氣遠周罷七旬之干羽書舞干羽于兩仁風溥暢收六月之車徒詩六月棲棲戎車旣飭寰海永康夷夏均慶某忝司戎旅獲奉昇

平當伊尹無恥之辰。書伊尹曰：「予弗克俾厥后爲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見咎繇惟輕之德，惟輕。抃躍之至倍萬恆情，無任慶賀之至。

賀分淄青諸州爲三道節度狀

一作使。註見前卷。
賀分淄青三道表。

右某伏見某月日制分淄青諸州爲三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等使者。元和十四年二月命戶部楊於陵爲淄青宣撫使，并分帥道地於陵按圖籍視土地遠近計士馬衆寡校倉庫虛實分爲三道使之適均以鄆曹濮爲一道淄青齊登萊爲一道兗海沂密爲一道害氣盡除和風溥暢一作遠暢裂壤既分其形勝周禮體國經野註書濟河岱八命作牧周禮八命作伯無聞威經野必正其提封云經謂爲之里數河濟異宜惟兗州海岱殊服惟青州八命作牧九命作伯無聞威福之源十國爲連見前已肅澄清之政鼠無夜動左傳襄二十三年夫鼠晝伏鴟變好音詩翩彼飛鴟集甚懷我惠澤豈俟於崇朝仁化寧期於必代者必世而後仁遂使琅邪卽墨田生無慮其異謀漢高祖好音上曰齊有琅邪卽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非親王子弟莫可王齊者聊攝姑尤晏子但聞其善祝左傳昭二十年晏子曰祝有益也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之詛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城恭以相公謨參禹績詩云豐水東流注維禹之績制出縣東北有攝城姑尤齊東界也姑水尤水皆出城陽郡南入海制出蕭規楊子蕭也規曹也隨光輔聖神求康黎獻某獲逢開泰忝守方隅抃躍之誠倍百恆品。

爲裴中丞上裴相賀破東平狀

裴中丞行立與同族特受深恩踊躍不寧輒復披表作

右伏以逆賊李師道克就梟擒已具中書門下狀賀訖某忝居末屬行立與同族特受深恩踊躍不寧輒復披露竊以自古中興之主必有命代之臣一德同功以叶休運故申甫方邵邵當作召謂申伯尹吉甫方叔召虎成宣王復古

之動。詩車攻宣吳鄧寇耿。謂吳漢鄧禹寇恂耿致光武配天之業。此皆上下齊志。中外悉心。雖成功則多。而陳力甚易。豈若閣下挺拔英氣。邁越常流。獨契聖謨。以昌鴻業。廟略初定。異議紛然。詆訕盈朝。萋斐成市。詩萋兮斐兮。是貝錦兮。閣下秉心不惑。定命彌堅。詩訏謨定命。討淮右之兇。則下車而授首。淮右謂吳元濟。服恆陽之虜。則馳使而革心。恆陽謂王承宗度在淮西。布衣柏耆以策說度曰。元濟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度遣之。承宗懼而請以二子爲質。及獻德棣二州。況師道惡稔。禍盈鬼怨。神怒恣行。悖慢敢肆欺誣。天兵四臨。所至皆捷。次又捨其將校。許以歸還。罪止一夫。恩加百姓。豺狼感化。梟鏡懷仁。梟鏡註已見上。自致誅夷。以成開泰。萬方有慶。四海無虞。遂令率土之人。盡識太平之理。盛德大業。振古莫儔。然則布政明堂。勒功東嶽。光垂後祀。輝映前王。神化永屬於聖君。崇勳實歸於宗衰。慶賀之至。倍萬恆情。

爲裴中丞上裴相乞討黃賊狀

韓本標曰。趙本與上裴相狀合爲一篇。次前謝討賊表作。

某材質無堪。授任非次。當有事之日。忠懇莫施。遇成功之辰。慙憤空積。陳力之志。誓死不渝。伏惟仁恩。終賜展效。今者中華寧謐。異類服從。唯此南方。尙餘寇孽。伏以黃少卿等。憑培塿以自固。自關而東。小家謂之培塿。又云小阜也。○培薄口切。合莖脆以爲強。當作莖寸臥切。斷芻也。莖此芮切。易斬也。一曰莖切。壤郎口切。選稟質。運脆廣雅曰。運亦脆也。刲脅使臣。侵暴列郡。雖狐鼠踴躍。夙夜不寧。私布丹誠。敢期明鑒。無任感激屏營之至。

爲桂州崔中丞上中書門下乞朝覲狀

中丞崔詠一本作上寧
相狀次前請朝覲表作

右某幸遇文明叨承委寄理戎典郡十有四年瞻戀闕庭神魂飛越頃在邕州註見前表累陳誠懇謬尸進律之寵祀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未遂執珪之願左傳朝聘有圭詩以相公膺賢輔聖大敍彝倫書彝倫故敍中外之臣出

入更踐某自領桂管元和八年十二月詠遷桂管並

又逾再周

見前

企鸞鶩於紫霄獨無羽翼仰星辰於黃道有黃赤二

道禮記疏日月四時遊於黃道其方不同徒竭丹誠作精一况正月會朝遠夷皆至六歲來見要服有期書六年五服一朝國語要服者貢註云要服六

見歲一豈使班超之望長懸東漢班超傳超以久在絕域年老思歸十二年上疏曰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首丘

依風之子牟之戀空積莊子魏公子牟曰身居江心馳乎魏闕之下伏乞特申微願錄受冗員徵故事而不遺揆夙志而斯

畢入天子之國願附禮於小侯拜丞相之車袁益爲吳相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敢希榮於下客下一作上無任懇禱屏營

之至輕瀆威重戰汗伏深謹狀

一本止於下客無後數句

爲南承嗣上中書門下乞兩河效用狀

次前請從軍狀作

右伏以越敗夫差多會稽納官之子越語孤子寢婦疾疹貧病者納官之子註云官仕也仕其子而教之趙摧栗腹卽長平死事之孤趙武世家見集中南事存簡冊累降優詔榮成王十五年燕王喜使丞相栗腹約歡於趙還報燕王曰趙壯者何者義烈之餘色氣猛厲上將效於國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燕師至趙廉頗逆擊之破殺栗腹

用下欲濟其家聲所以憤激悽愴常思致命者也某先父死難睢陽事見集中南雲廟碑事存簡冊累降優詔榮及子孫爰自繼繚超昇品秩註見永貞元年八月劍南支度副使劉闢自爲節度留後

將致死命以盡夙心寢戈嘗膽志願未究會刀筆之吏實以深文事見集中送
上功首虜差六級陞下下之吏削其爵。今復誰辯薏苡之謗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光武大怒不能自
明猶賴舊勳謫居樂土時承嗣永州食人力之粟守無事之官拳拳血誠無所陳露伏見明制興師討伐恆冀
註見前前狀見前蔑爾小醜尚欲逋誅某材非古人志慕前烈願得身當一隊勇士奇才劍客願得自當一隊效死戎
行竭平生之忠懇申幽明之冤痛撫劍心往發言涕零嘗聞漢法有奮擊匈奴者諸侯不得擁遏又況丞
相總軍國之重定廊廟之謀固當弘獎無所棄捐伏乞哀憫收撫以成其心無任懇迫惶恐之至

柳州上中書門下舉柳漢自代狀

與前舉監察御史柳漢自代表同作

右伏准元和六年十月十七日勑常參官授上後三日內舉一人以自代使具所舉人兼狀上中書門下
者今奏請前件官自代謹連狀

爲長安等縣耆壽詣相府乞奏復尊號狀

註已具三十七
請復尊號表

長安縣耆壽某乙若干人一本無上文右某等伏以生長明時游泳皇澤鼓腹且知於帝力食毛敢忘於君恩
左傳食土之毛誰非君臣竊見近者祥瑞所陳周於百郡豐稔之報均於四方有以知上玄降臨誕告嘉應彰我君文
明之化仁育之恩大道旣行鴻名未舉是以殷勤昭著如斯而不已者也某皆陶煦純仁煦溫也具成此
耆老生旣無補死而何求唯願上聞帝闈復建尊號用彰聖德以報皇慈披露血誠伏守天闕糜軀碎骨

猶生之年謹以今日詣光順門輒進表訖表作奏。伏惟相公贊翊明主贊作協贊。共致太平而使名號尙鬱天人失望。草野愚鄙竊有惑焉。伏望敷奏之際。開陳其要。俾下情尤達。大願克從。退就泉壤樂而無恨。輕讚相國伏待典刑謹狀。

爲京畿父老上府尹乞奏復尊號狀此當在前作狀前

長安縣耆老某乙等若干人一本無上文。右某等幸以羸老獲覩昇平。蹈舞薰風。謳謌壽域。譬之草木何以報天寤寐焦勞。不知所措。伏見聖君臨御。玄化升聞。瑞應匝於萬方。○匝作答。切與市同。豐報窮於四海。神祇注意天地傾心。覺悟生人必有爲者。一作必將有爲。蓋以挹損徽號。近二十年。興元元年罷尊號。盛德益光。大名未復。致遠邇積慮。幽明憤懷。故自古以來。嘉瑞之至。未有如今歲之盛也。斯乃上玄深旨。下人懇誠勤勤相符。正在於此。某等眷戀明時。朝夕是切。唯願早復大號。以契天心。庶得聖政益光。鴻化彌遠。少遂踊躍之甚。今請詣光順門。進表昧死上陳。伏以侍郎貞元十六年十月以吏部侍郎韋夏卿爲京兆尹。道合君臣。惠敷黎庶。儻遂收採愚慮。致貢天庭。俾草萊微誠。得達萬乘。非所敢望惶懼伏深謹狀。

卷第四十

祭文

祭楊憑詹事文 懿字虛受一字嗣仁弘農人公娶楊凝女爲憑從子婿據楊氏誌父禮部郎中凝
謚恐誤以憑爲凝此文元和十二年柳州作

年月子壻守柳州刺史柳某一十五字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祭於丈人之靈卿雲輪囷史記天官書部
圉是謂慶雲慶雲卽天漢昭回詩傳彼雲漢昭回自然物外寧雜塵埃公稟閒氣○閑居心靈洞開翹翔
自得誰屑羣猜屑顧孝友忠信愚工文詞尚氣節與聞於九垓亥重也天摘華發藻○摘抽知切郁紛紛蕭索輪
母弟凝凌相友愛又音離張也其勤如雷世榮甲科舉進士甲科亦務顯處務亦公之俊德有而不顧御史之選朝之所注公勤於養投劾引去
愚累事節度時召爲監察御史不樂檢束輒自免去時任方隅威刑是務公施其惠湖南觀察使永貞元年十月遷江西亦莫有逕
五故切逆也與连同京兆之難下多怨怒或由以黜瓦石盈路貞元二十二年二月京兆尹李實貶通州長史市里歡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閑道獲免公捍
其強仁及童孺元和十四年憑自江西入爲京兆尹左遷而出擁道牽慕道峻多謗德優見憎煩言既訐左傳嘵有煩言倚法斯繩
書無倚法以削憑與御史中丞李夷簡素有隙是歲七月夷簡劾憑江西姦譖及它不法詔刑部尚書
都大理卿趙昌卽審參訊時憑治第永寧里功役叢煩又幽妓妾於永寧別舍誘讒頗讐故夷簡藉之痛
撻發欲抵以死既置對未得狀即逮捕故官屬推攝籍憑家資翰林學士李絳奏南過九疑九疑山名在
憑所坐贓不當同逆人法乃止憲宗以憑治京兆有績丁卯但貶賀州臨賀尉奏謂飛而下曰頑優游德藝實期濬發再光文陞誰謂昊天遽茲降
賀東逾秣陵秣陵江寧謂自臨賀徙杭州入嘉聲聿興詹事東宮自王傅徒厲惡也詩鳴呼哀哉某以通家承德夙奉良姻莫成子姓史記外戚傳謂趙飛燕等楊氏無能成子姓早喪淑人貞
厲降此大厲也致政是膺年唯始至道則彌勵頑今古飛而上曰頑優游德藝實期濬發再光文陞誰謂昊天遽茲降

十五年八月一日公之恩禮斯重眷撫惟新綱繆其志實敬實勤迨今挈然十有八祀。自貞元十五年己未夫人楊氏卒年二十二。丁酉爲家缺主婦身遷萬里謗言未明黜伏逾紀十二年德輝聞絕音塵莫俟歲首發函視遠如邇雖當沉痼心術猶治撫膺頓首流泣瞪視○瞪文證既歛而還莫傳音旨鄉風長慟於茲已矣嗚呼哀哉承訃之始卜兆旣逾載馳斯文出拜路隅哀從海澨切禮致皇都寸誠相續終歲不渝天道悠遠人世多虞

寄心雙表表謂墓闕長恨囚拘嗚呼哀哉

祭穆質給事文

質河內人祕書監寧之子一作祭穆撫州文據傳質自給事中出爲開州卒然此文謂黜刺南荒義言盈口又云王命南下郡符東剖留滯涇淪此遐壽必是自

開移撫未及行而卒耳此文柳州作豈

方自開遷撫故耶

昭祭於給事五丈之靈自古直道鮮不顛危禍之重輕則繫盛衰矯矯明靈克丁聖時丁一形軀獲有三

黜無虧論語孔子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賢良發策始振其儀天子動容敬我直辭能直言極諫料間以天旱質言兩

漢故事三公當免卜式著議洪羊可烹

德宗深喜之擢第三等載之冊府命以諫司尉擢左補闕

抗姦替否與正爲期奏書百上知無

不爲誰謂劉賈劉向賈誼英風莫追給事黃門奉職樞機封還付外動獲其宜無曠爾位惟公在斯

質累遷給事中政事

得失未嘗不盡言元和初鹽鐵轉運諸院擅繫囚笞掠嚴楚人多死質奏請與州縣參決自是不究王承

宗反用內官吐突承璀爲招討使四年十月質與度支使李元素極言其不可明日削承璀四道兵馬使

帝頗不悅以質達道之行實惟交友患難相死其廢自久公實毅然誓均悔咎挺身立氣不改其守黜刺

爲太子左庶子達道之行實惟交友患難相死其廢自久公實毅然誓均悔咎挺身立氣不改其守黜刺

南荒元和四年七月京兆尹楊憑貶臨賀尉質坐與憑善貶開州刺史

義言盈口封章致命志期隕首邈矣高標誰嗣於後王命南下郡

符東剖見題留滯湮淪殲此遐壽嗚呼哀哉公之伯仲信惟先執

穆質穆良穆賞皆見公之先友碑陰記

感激之風道同義

立中司守直奸權是襲致之微繹

音墨案也易繹用微繹

誣以賄入瑣瑣其徒榜訊愈急贊字相明累擢侍御史分

妻分財不及妾子妾訴之贊鞠其事御史中丞盧佑欲重妾罪贊持平不許佑與宰相寶參共誣贊受金捕送獄侍御史杜倫希其意鍛練甚急○榜音彭訊音信詔下三司議於洛邑噫

我先君邦憲是輯平反羣枉註反孚袁切漢書平反

在下註卿大夫士危法旋加譖言俄及左

官變國贊弟貳詣闕遞登聞鼓訟冤詔三司使柳鎮李觀楊瑀

覆治無之然猶出爲邢州刺史鎮亦坐貶夔州司馬

貢爲刑質爲貳參貶召

部郎中端於庶僚直聲允集虔虔小子夙奉遺則公在郎位再擢擅抑時忝憲司竊分枉直抗詞犯長有

志無力惟韓洎劉泰劉禹錫也韓同憤霑臆道之不行銜媿罔極公在左掖議登秋官先定於志將發其

難決白無狀以申禍端秉心撰詞義不可干謂將白公之枉會逢友累謂其坐楊瑀

切築裝衣憑遷斥曾莫自安感於褚中○褚展呂成公三年

有涕汎瀾嗚呼哀哉壽宮久翳狼荒萬里禮不可違誠不可弭抽衰洩憤舒文致美願邈海

風以窮洛涘清明如在神鑒何已嗚呼格思以慰勤止

祭呂衡州溫文

溫字和叔一字化光河東人溫之生平公嘗爲之誄極所稱道蓋不獨見之此文也作之年月具本篇

維元和六年歲次辛卯九月癸巳朔某日友人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遣書吏同曹人

名曹爲曹家人襄兒奉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呂八兄化光之靈嗚呼天乎君子何厲厲惡天實仇之生人何

罪天實讐之聰明正直行爲君子天則必速其死道德仁義志存生人天則必夭其身吾固知蒼蒼之無

信。莊子天之蒼莫莫之無神。今於化光之歿。怨逾深而毒逾甚。故復呼天以云云。天乎痛哉。堯舜之道。至大以簡。仲尼之文。至幽以默。千載紛爭。或失或得。倬乎吾兄。獨取其直貫於化始。與道咸極。推而下之。法度不忒。旁而肆之中。和允塞道。大藝備斯。爲全德。溫從陸質治春秋。梁肅爲文章。勇于藝能。咸有所祖。而官止刺一州。月元和三年十州刺史。議者不厭再貶。道溫在衡五年。移守衡州。年不逾四十。佐王之志沒而不立。豈非修正直以召災。修一作續。好仁義以速咎者耶。宗元幼雖好學。晚未聞道。洎乎獲友君子。乃知適於中庸。削去邪雜。顯陳直正。而爲道不謬。兄實使然。嗚呼。積乎中不必施於外。裕乎古不必諳於今。二事相期。從古至少。至於化光。最爲太甚。理行第一。溫在衡有州治。有善狀。尙非所長。文章過人。略而不有。素志所蓄。巍然可知。貪愚皆貴。險很皆老。則化光之天厄。反不榮歟。所慟者。志不得行。功不得施。蚩蚩之民。不被化光之德。庸庸之俗。不知化光之心。斯言一出。內若焚裂。海內甚廣。知音幾人。自友朋凋喪。志業殆絕。唯望化光伸其宏略。震耀昌大。興行於時。使斯人徒一無字。知我所立。今復往矣。吾道息矣。雖其存者。志亦死矣。臨江大哭。萬事已矣。六年八月。溫卒於衡州。十窮天之英貫。古之識。一朝去此。終復何適。嗚呼化光。今復何爲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蕩爲太空。與化無窮乎。將結爲光耀。以助臨照乎。豈爲雨爲露。以澤下土乎。將爲雷爲霆。以泄怨怒乎。豈爲鳳爲麟。爲景星爲卿雲。以寓其神乎。將爲金爲錫。爲圭爲璧。以栖其魄乎。豈復爲賢人以續其志乎。將奮爲神明。以遂其義乎。不然。是昭昭者。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抑有知乎。其無知乎。彼且有知。其可使吾知之乎。幽明茫然。一慟腸絕。

嗚呼化光庶或聽之。

祭李中丞文中丞名字未詳作年月具本篇詳作

維貞元二十年歲次甲申五月某朔一本五月甲戌朔二十二日故吏儒林郎守侍御史王播將仕郎守殿中侍御史穆贊穆質誤奉議郎行殿中侍御史馮邈承奉郎守監察御史韓泰泰字安平宣德郎行監察御史范傳正傳正字西老貞文林郎守監察御史劉禹錫承務郎監察御史裏行柳宗元承務郎監察御史裏行李程等程字表臣謹以清酌之奠敬祭於故中丞贈刑部侍郎李公之靈惟公堅貞守道潔廉成德當官秉彝卓爾孤直高節外峻純誠內植臨事不回執心無惑矯矯勁質一本謂節作節擢於天枝中丞式是邦族榮其羽儀發跡內史右內史今參其軍事自下廟上漢書贊賈山自下廟上孟康曰廟謂割切之也○廟音磨直詞屢至於後受邑歷撫疲人公去逾久人滋咏呻歌咏復從京邑辟署司錄振其綱條端我甸服甸服謂畿甸也黠吏屏氣貪官窒慾易君子以憲忿望慾慾赫赫有命登於王庭邦賦以修國用是經實抗其長以奉准准法程程令校其簿書無失奇贏奇音羈與同殘田也贏音盈

進爲正郎勾會是專切古外總合也乃刺於商出爲商州刺史虎節登山周禮山國化墻爲沃增音脊致夷於難道見上屢臯忠憲屢陳令望逾重名卿楚註云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終始七載君視之東首加朝服論語疾君招魂也禮喪大記曰復者朝服君以卷大夫以玄賴世婦以禮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祝衣皆升次

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捲衣投于前禮備贈贈毅梁傳隱元年乘馬曰喟一曰贈公羊曰車馬曰恩加命服窀穸有時也○窀穸倫切穸音夕窀厚也穸夜歲月逾疇播等猥備官屬況當薦延承其規模奉以周旋近或逾月遠則累年咸承至公官守獲全故事盡在遺風藹然俯仰庭除顧慕潺湲○潺音鍾山致誠一觴拜訣筵嗚呼哀哉

爲韋京兆祭杜河中文本篇註具

維年月日甲子京兆尹韋夏卿夏卿字雲客京兆萬年人貞元十一年十月自吏部侍郎爲京兆尹謹以清酌之奠敬祭於故河中節度贈禮部尚書杜公之靈貞元十五年十二月以同州刺史杜確爲河中尹河中晉絳觀察使自古謀帥恆在諸儒晉登郤穀亦以詩書左傳僖年晉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敷詩書謂爰及近代二柄殊途授鉞之臣率由武夫時惟明靈道冠學徒天子有命撫其戎車何以邦之維絳及蒲河中有山有河殿此大都焜耀昌時焜音混振宣後學命服之盛光於列岳謂保豐福永靡王爵壽如何期神不可度嗚呼哀哉大曆之歲詔徵茂才時忝同道一作俱起同志爲友星霜屢迴長我十年禮宜兄事周游歡洽莫不如志於後多幸謬列周行註行列也置周之列位筆謂朝廷臣也左傳襄十五年又同制書並命文昌及余稍遷吏部爲郎公屬中兵此焉分行吏部員外郎確爲兵再獲聯事東西相望音出處同道樂惟其常作謹後余出刺九載南服夏卿自給事中出爲部員外郎

九公自左輔遂膺推轂。左輔謂同州。自同帥河中故云。遂膺謂之。我勤魏闕勤一爰摠九流。爲吏部侍郎。九流謂之。品有尺惠好斯厚惟以綢繆余弟宗卿獲芷仁字命佐廉問。宗卿爲河中從事。忘其愚魯。論語柴也。參也。晉假以羽翼俾之。騫翥飛舉也。惠文峨峨。惠文冠也。漢張敏傳。秦時法吏冠柱後惠文毅。高貌。赤紱在股。詩作芾。小雅赤芾在股。邪幅在下。榮映斯極。從容何補承慶。惟深報恩無所嗚呼哀哉。天子震悼哀我良臣。密印追贈尙書禮殷。殷盛四方興嗟況此故人循念平昔徘徊悲辛。卜葬斯及禮儀畢陳敬薦行潦。左傳。瀆於鬼神之水可瀆汚行潦之水。洩哀茲辰嗚呼哀哉。

爲韋京兆祭太常崔少卿文崔少卿考之史傳未詳。惟據諸表系有崔隱甫之孫。

維年月日甲子京兆尹韋夏卿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亡友故太常少卿崔公之靈惟靈率是良志。踏其吉德信爲吉德忠炳蔚文彩周流學殖孔氏之訓專其傳釋黃老之言探乎幽贊六書奧祕。周禮五六書者。一曰象形二曰指事三曰會四曰假借五曰形聲六曰轉注。是究是索叩爾玄關保其真宅藝成行備披雲駛跡康莊未窮大道意。爾雅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溝。南子淪于濛汜是謂定昏。濛汜已極言將死也。楚謂之莊史記有康莊之衢。濛汜已極謂天間出自湯谷。次于濛汜。註云。汜水涯言出東方湯谷之中暮入四極。濛水之涯也。嗚呼哀哉。夙歲同道從容洛師。謂在東都接袂交襟以遨以嬉策駕嵩少在河南府登封縣。嵩高少室二山名○濛汜音摹似。十友談者榮之。才彥其後多至卿相世謂之知人。惟鄭洎齊各登鼎司並仕至宰相或喪或存山川是泝舟灘伊。晉書伊洛灘澗伊瀍二水名。在河南府河南縣皆本洛州也。笑咏周星。周星謂十二年也。其樂熙熙丹霄何望青雲可期洛中。十友談者榮之。據夏卿傳始在東都傾心辟士頗得惟鄭洎齊各登鼎司並仕至宰相或喪或存山川是

遠繫我夫子宜相清時命之不遐孰不悽悲嗚呼哀哉往佐居守謂佐東都留守及爾同寮笑遨交歡作餞匪夕則朝入同其室一作入有同室出聯其鑪投文報章既歌且謠及我爲郎優游吏部爲吏部員外郎公爲御史持憲天路文陞徐趨眷戀相顧歡愛之分有加於素自我於邁從公于邁歷刺東吳出刺常蘇二州離憂十年離憂謂離別之憂夏卿在二州凡九年復會名都余爲侍郎銓摠攸居夏卿自蘇州召爲吏部侍郎銓謂詮次也實得茂彥奉其規模聯事合情又倍其初我尹京兆貞元十七年十月以夏卿爲京兆尹公亞奉常謂爲太常少卿步武相望佩玉以鏘謂保渝樂長此翹翔抱疾幾何忽焉其亡嗚呼痛哉原念往昔愛均骨肉我有書笥盈君尺牘寤言在耳今古何速失涕興哀匍匐往哭詩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撫筵一呼心焉摧剝普木日月逾邁書日月逾邁若弗云來佳城遽卜西京雜記佳城鬱鬱勝公居素車千里逶迤山谷○逶於危切迤音夷委曲也晦爾精靈藏之斧屋禮記孔子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此室焉馬鬣封之謂也註斧形旁彎刃上而長嗚呼哀哉丹旌卽路祖奠在庭去此昭昭就爾冥冥敬陳洞酌詩洞酌彼行潦註云之薄者遠以告明靈臨觴永慟庶寫哀誠嗚呼哀哉伏惟尚饗酌取之

爲李京兆祭楊凝郎中文

時爲藍田尉作

維貞元十九年歲次癸未四月辛未朔某日檢校工部尙書京兆尹司農卿李實農卿李實爲京兆尹司農卿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故兵部郎中楊公之靈楊凝字茂功弘農人是歲正月卒公嘗爲凝墓碣惟靈清標霜潔馨德蘭薰明德書所謂冲和茂著孝友彰聞潛發洪緒激揚清芬芬謂恩侔德祖楊脩字德祖思蘇恣切學紹子雲瑩彼靈府

彬其英文吐論冠時舒華軼羣百氏之奧一言可分旁貫釋老豈伊典墳謂躡公相贊揚聖君高山安仰詩高山仰止禮記夫子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子貢曰逝水沄沄曰逝者如斯夫嗚學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死也

呼哀哉唯是伯仲並爲士則凝兄憑弟凌皆有名於時陳連擢首科大曆九年憑中進士第迭居顯職公之懿美發自朋僚播於四方令聞克昭炯然獨識卓爾孤標翼翼其容羽儀清朝載筆東掖動無不紀記史載筆士載言東掖謂爲起居郎禮記又曰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事不回故云動無不紀禮書事不回故云動無不紀

封邑申明嫡媵事連權右斥退勿憚大梁有艱天子是使判官是時宣武帥李萬榮卒其子迺擅領軍務故云大梁有艱密勿之直聲彰聞

詩密勿從事謀不敢告勞唯道是履復歸郎署一作歸郎署復郎署職茲中兵爲兵部郎中簡稽無撓曰聽師田以簡稽遂人云稽其人民簡其兵器簡稽士卒兵器簿書簡猶閑也稽猶計也合也合計其士卒伍閱其兵器爲之要繫也以考其成英風未據沉痼遽嬰孰云積善降以促齡

禮記遺車視牢具視牢具者言遺車多少各如遺奠所包引牲體之數也又見集戶部郎中魏府君墓誌註○遺去聲哀挽先路迅風淒悲頽景幽幕傾都殄瘁人之云亡邦揮涕相顧矧茲故人誰任痛慕潢污一觴詎寫平素尙饗

爲安南楊侍御祭張都護文張都護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張舟也公嘗

維年月日故吏某職官某敬祭于故都護御史中丞張公之靈交州之大南極天際禹績無施治水之功

秦強莫制。或賓或叛。越自漢世。平南越置交趾郡。聖唐宣風。初鮮寧歲。稍臣卉服。服以草木爲衣。漸化椎髻。卒爲華人。流我愷悌。士燮之理。太守在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惟公克繼勤勞。遠圖敷贊嘉惠。銅柱南表前功。載修墓誌。事見舟空道北出。張騫傳云。樓蘭姑師謂舟檢校尚書。小國當空道孔穴也。式遏蠻淥。將侯切。聚居也。梯航連連。旌旆悠悠。輜湊都會。○輶謂舟初爲蘄州蘄千候切。皇威以流。方荷天寵。宜公宜侯。聲馳帝鄉。魄降炎州。嗚呼哀哉。公昔試吏春縣。主簿時也。時推清能。公昔乘輶。音搖。使者車謂舟以左領軍。人知準繩。鰥嫠以安。征賦用登。柱史稍遷。謂舟三御史郎曹繼升。禮分五玉。書修五禮五玉。謂公執柏圭。侯執信圭。士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分賜也。恩錫百朋。詩錫我百朋。箋云。古者貨貝。五貝爲朋。百朋言。既受筐篚。載加命服。賜有楚冠。用慚彔角。胡廣曰。左傳有之。多開府辟掾。羣英攸屬。顧茲陋微。敢廁甄錄。○甄稽。既受筐篚。載加命服。賜有楚冠。用慚彔角。左傳有南冠而縛者。則楚冠也。或謂之獬豸冠。一曰柱後惠文冠。執法者服之。續漢志云。獬豸神羊能別曲直。王嘗獲之。故以爲冠。星言赴命。注望帷幄。視險如夷。瞻程非邈。伯氏左宦。伯氏謂侍御之兄也。爰滯中途。流連隱憂。言念涕濡。子姪莫在。使命頓殊。命一兢魂弔影。敢廢斯須。情留江徼。音音。夢結天隅。恩切有裕。義乖從役。顧慕長慟。展轉增惕。膂力猶在。○膂音呂。脊骨也。字或從肉。此中腸屢激。方俟銷憂。永期投跡。謙德不福。易鬼神害盈而福。謙言。法星降災。法星惑庭。懸違徹不徹。懸註云。懸無災變。則不去樂也。駟計發來。驟傳也。音日。撫躬益恨。循顧增哀。瞻容莫及。報德何階。轄車北轍。轄載極之車蓋。大夫以布士以萃。音見切。申奠克諧。望拜徒至。音塵永乖。南州斗酒。後漢橋玄傳。曹操祭玄墓。大士無故席。○精七見切。申奠克諧。望拜徒至。音塵永乖。南州斗酒。後漢橋玄傳。曹操祭玄墓。庶寫幽懷。

祭萬年裴令文
萬年令裴璉公嘗爲璉墓碣云元和十二年七月卒文必是時作

惟靈孝友之性實惟天與飾以儒書治其譽處詩是以有譽處今註云遠國之君。大也。嗚然虛大廓爾其宇人以義來我以身許。褰裳赴急不避寒暑交半域中多容鮮拒賢於博奕。孔明貌。○榜許驕切。廓爾其宇人以義來我以身許。褰裳赴急不避寒暑交半域中多容鮮拒賢於博奕。孔子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璉喜博奕故云。○媚茲謙語或泛或沉兩得其所。攷禮成文墜章克舉展樂承職音官式序事並見於元切文選坦然自居無顧仇怨空負百年怨。卒成官誘莫究禍源坐黜中徙再期騰騫音軒飛貌。孰云蓄憤遽此歸魂。並見墓碑。嗚呼哀哉世稱姻黨鮮克終吉唯我與君久而逾密追惟淑德嬪于君室。夫人柳氏上順尊卑。下歡儔匹致其孝敬式是仁卹爰友童孩處心勿失君之仲季。璉兄弟四人。茂於文術游藝相從操觚散帙。○操平聲。觚音孤木之方者古人用之以書猶今之簡。顧余蹇劣廁迹奔逸二紀于今交情若一屢聞凋缺互見遷黜契闊伶俜。○契詰結切。契潤勤苦也伶音零傳普切行不正貌一云猶零丁也流落貌。分形閒質方期末路稍追曩日時不我謀於焉斯畢營營衛尉。○衛丁獨守邦秩想其永哀淮海蕭索嗚呼哀哉聞疾馳簡其命未返翩其訃書來自番禺。番禺二山名在兄弟獨守邦秩想其永哀淮海蕭索嗚呼哀哉聞疾馳簡其命未返翩其訃書來自番禺。番禺二山名在番禺爲近。○番音潘塊守窮荒山夔與居山夔獸名如龍而一足國語木石之怪變禹音魚又魚容切。塊守窮荒山夔與居。山夔獸名如龍而一足國語木石之怪變。越人謂之山狹人面猴身能言獨足有眉不申有志不舒況蓬零悴當此囚拘拊膺長慟長慟何如道何如。菲禮無取沉哀有餘嗚呼哀哉。

祭呂敬叔文
呂敬叔名恭公嘗爲呂侍御恭墓誌卒以元和八年六月年止三十有七此公所以重惜之也。

維年月日朔當是朔日。友人從內兄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以酒肉之奠致祭于亡友呂敬叔之魂。嗚呼！鞠躬歷聘論語入公門鞠躬如也。或以不答。屠漁乖離而得舉。註云太公屠於朝歌釣於渭濱。文王舉以爲師。夫何克合大或不容小或見遺。往來逢迎今古參差。惟子之中忠勇充之。以誠與物退受其疵。智謀宏長辯論恢奇。巖峨博大。一作巍與世異姿。何付之器而躡於時○躡知切。嘗曰余武王功是期。誓耆其力。詩耆定爾功。書音指。左傳無令與師入君地。輿衆也。以達皇威。邊鄙不靖。俾供輿師。諸侯順道。戎貊咸宜。事見墓誌。今其沒矣哀志之違。知之無補。世又罕知。嗚呼哀哉。昔與子游。尚疑其志。及觀其長。誠任其事。日異其能。歲增其智。進如川行。浩浩而遂。天乎有亡。中道是棄。余慎取友。惟心之虔。周遊人間。餘二十年。擯辱非恥。升揚非賢。一貫于道。無四五焉。子之我知。不以事遷言而見信。貌阻心傳。我黜終世。子天於前。徒稱子志。誰信我言。與子俱已。孰云我先。惟子之兄。恭兄溫志。同義比論。語義與比。官刺一州四十而死。元和六年八月溫卒於衡州。年四十有一。子仕方初百年有幾。如何默默去我過已。○過淳公切往來數也。有穉之妻。有弱之子。並見墓誌。海壠東周洛陽言。恭死其妻子。以柩如洛陽附葬於大墓。○墻而宣切。號哭萬里。葬紉之行。經行道曰引。記葬引至千塚。注在棺曰引紉同音。獲出於此。爰陳酒肉式嘉且旨。讀茲哀辭。以奠而誄。嗚呼敬叔。吾道已矣。尚饗。

祭崔君敏文崔君敏卽朝散大夫永州刺史崔公也。公嘗爲之誌。元和五年九月在永州卒。文是時作。

夫產峴。畜者難爲玉。爾雅四方之美者有峴。植鄧林者難爲木。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鄧公以令望顯于

華族藝邃六書六書見上祭崔少卿文註學該七錄梁普通中有處士阮孝緒字士宗博采宋齊以來王公之家凡有傳三曰子兵錄紀子書四曰文集錄紀詩賦五曰伎術錄紀數術六曰佛錄七曰道錄清獨龍言於趙太后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願令得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出參甸服敏更監屋三原藍田尉三紀綱淮海政令惟肅謚書曰淮海惟揚州紀綱宰制岳濱周於仁育謂敏爲許州臨潁汝州龍興令儲闈典議直清收屬之欲切自揚州入爲太子司卽謂錄事參軍也幼謂爲歸州刺史遷永州至于是邦率由舊俗和易勿亟優游自足旣有少吏勤於庶獄妖誣殄除淫祠翦覆見誌出令三歲人無怨讐進律未行者如地進律律法也歸神何速某咸以罪戾作頃謫茲炎方公垂惠和枯槁以光鳴鑾適野鑾鈴也鳴鑾謂驅馬而鑾鳴泛鵠汾湘順流也○鵠倪益切亦作鳩字廣筵命樂華燭飛觴高歌屢舞詩屢舞終以無荒詩好樂紛虛斯併憂懷暫忘良時不再斯樂難常今其奈何顧慕感傷嗚呼室有迭去川無息流追懷曩辰悅若夢遊奠微中寢微去也中寢路寢也魂遷乘舟謂遷神于舟邦人永思匍匐隱憂況我懷德心焉若抽潔誠可鑒蘋藻非羞

祭段弘古文公嘗作段弘古墓誌載之外集云段以元和九年卒於桂州其喪來永此文必過永時作

世病乎直人悅其和行而不容雖聖奈何提其信義誰與同波硜硜以終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經然小人哉○硜苦行切堅不可磨孔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游得其仁友擇其益始如可進終會于厄事見中精誠介然將貫金石追恩懷舊興詞憤激君昔來辱謂初過永州備聞嘉言宵會北堂晝宴南軒去適于越謂往客州不日其旋載除我居望爾北轍今

者之來丹旐有翩闋茲英志限此中年嗚呼哀哉居實斯貧有子而幼孰云履信惟天所祐易履信乎是以自天祐也。吉無不利道途之資敢廢于舊志君之行銘石斯授並見公所作誌銘有潔其觴有楚其豆庶鑒于誠臨茲饗侑。

哭張後餘詞得進士一本在祭李中明文後作之年月未詳辭謂既卒當在京師時附次貞元十八年文

後餘常山張氏孝其家忠其友爲經術甚邃而文少余七年頗弟畜之與之居終日沖然持中也忘其有人與之言鏗爾而厲厲嚴正也○辯而歸乎中凡人有道而不顯於世則曰非其世也一無則謂肅矣○博實弘裕宜爲大官者老求其所以天賤無可得焉旣得進士元和二年明年疽發髀卒昔陸股也後餘之死人咸痛之曰天之祐善人而殺是子何也激者曰天之殺恆在善人而佑不肖莊周之說以爲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張君豈天所謂小人者耶是二者又非論之適也吾謂善與惡天與壽貴與賤異道而出者也無取喜怒於其中道之出者多離焉者固多其合焉者固少是以君子之難貴且壽也後餘母老而喪良子東西行者一無助之哭焉況其知者耶然後餘不與諂冒者同貴不與悖亂者同壽歸潔乎身孟子或遠或近或去或歸潔其身而已聞道而死論語朝聞道夕死可矣雖勿哭焉可也嗚呼向更使一本無向字既聞道而且貴且壽則其顯庸也遠矣又烏能勿痛乎遂哭之以辭。

嗟嗟張君善不必壽惟道之聞一日爲老人皆反是百稔猶幼歲也百稔者詩內尊事黃耆者嗟嗟張君寵不必貴曾嚴爲仁早服高位淫諛肆慾銀艾淪棄銀印艾艾授言雖猶爲淪棄也子之崇高無媿三事吾見皤皤而童皤老人白貌赫赫而辱進襦袴於几杖負泥塗於冕服已雖有餘人視不足子之跡不混乎其間者幸也宜賀而弔宜歌而哭吾其過乎與其寵而加貴善而加壽道施於人慶及其母一作從於母從容邦家樂我朋友豈不光裕顯大歟而不克也則弔而哭者其無過乎嗚呼

祭李中明文李行敏字中明趙郡贊皇人一本此篇在哭張後餘辭前公嘗答韋中立書云來祭李中明文南六年二年冬大雪文謂水之綿綿山萬層兮又淫以雨雪此必在永時作也

致祭于亡友中明之靈夫子之道邈以恆兮○登切胡夫子之志勵以兢兮求中慊未如履冰兮敦仁以孝實烝烝兮○書克諧以孝烝烝乂烝烝孝貌唯毀死虧禮其他莫懲兮○左傳襄三十一年公薨立公子野爲嗣九月癸巳卒無餘並同秉端守一信厥明兮月踰歲長行若登兮外溫其顏內類直繩兮謾言來加不遽陵兮舉世羣非自視弘兮庶優游於道大賚是承兮○論語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掩寃舒抑與類升兮胡茫茫其不信卒以禍仍兮豈韜忠貞信作履誼又作履信鬼所憎兮將教言吾欺終不可徵兮成也吾方期子于暮冀有興兮今而棄余志若崩兮若將援而上○援千喪厥肱兮怛其隕心交背膺兮水之綿綿山萬層兮又淫以雨雪紓委畱增兮○綈綺覩切綈鷗鳴夜啼莊子鴟鴞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瞑目而不見丘山鴟與鷗二鳥名皆惡鳥也○鷗與鷗同鷗屬鷗音休羣暝凝兮魂鬼以行鬼一作思中道殘殮兮○殘力升切又魯證切殮巨疎切唐韻其矜切又殮殮欲死貌其極切魑魅擣呵○魅音寐魑鬼屬魅老曷可

憑兮聊致吾慎。慎當作憤。斯言孰稱兮。

楊氏子承之哀辭。考之表系。楊憑子姓皆以之字命名。曰渾之。曰後之。曰敬之。是也。獨未詳承之水。此必元和四五

年。憑謫臨賀時作。

楊氏子承之。既冠有成人之道。其明年四月不幸而夭。其外姻左傳天子七月而葬同執畢止士踰月外姻至解人柳宗元公娶楊凝女而承之爲之慟且出涕。噫是子也。氣淳以意志專以勤。確然而直方。吾未知其止也。作詞賦書論。其言甚偉。余方愛之。謂可以爲器者。故不知慟且出涕。況其親戚者乎。凡天之生物也。不類精麌紛瘞。一作精麌。賢愚混同。或遠而合。或親而殊。然則雖人一作聖人。親戚亦將有不克知其美者。若楊氏子者。其親戚皆賢。咸得知之者也。使知之徒以增其悲愁怨號之聲。無爲也。用是爲之辭。以相其哀焉。

葆醇熙兮。葆守承貞則懿。文章兮好循直誠。耿介兮又綽寬學。之勤兮行彌專質。圭璋兮文虎豹超凌厲兮。馳聖道。力未具兮志求通道。之遠兮足先窮。有母噭噭兮。○噭音叫。有弟哀號。世父孔悲兮。父之兄弟先生叔父孔甚也。世父當是楊憑。湘水滔滔去昭曠兮。沉幽冥冥兮竟難託。一作誰死者靜兮生者愁。子之淑兮徒增憂志。甚良兮命甚蹙。子之生兮又何欲。悲吾耳兮動吾神。作子身誰使子兮淑且仁。嗚呼已乎不可追。終怨苦兮徒何爲。徒一作獨。

卷第四十一

祭文

舜廟祈晴文

史記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于江南是爲零陵零陵永州治也公在永州代其州刺史作

年月日某官某敢用牲牢之奠昭祭于虞帝之神帝入大麓雷雨不迷書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說文云林屬于山爲麓帝在璿璣七政以齊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註云在察也九澤旣陂書在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七政日月五星九澤謂九州之澤陂障也禹功加于四海故堯錫之玄圭禹貢禹貢九澤謂禹又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註云聞之之至德神化後誰與稽勤事南巡祀典以躋此焉告終見題

不暎今陽德憊候有渰淒淒詩大田有渰淒淒降是水潦混爲塗泥岸有善崩史記河渠書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註云善崩喜崩將雨則蹕○娛音戻一本作蹕

望誅黑蜋淮南子黑蜋神虬潛泉中而居天扶陰蜋不和卽生此氣蜋見有青赤色常依陰雲而晝見於日衝扶擊也式乾后土宋玉九辨皇天淫溢而秋以廓天倪莊子秦盛不害桓六年左傳奉盛以告曰潔○扶音秩也式乾后土霖兮后土何時兮得乾以廓天倪莊子秦盛不害染豐蠶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餘糧可棲委也或簸或溲詩生民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榆或簸或蹂釋之叟叟蒸之浮浮叟叟聲也爲酒爲醴字鎔鎔笙鏞聞鳥獸鋪以民豐也

踰坎坎鼓鼙坎坎坎坎鼓鼙也百代祀德左氏傳曰盛德必百世祀毗心不攜攜貳豈獨蘋藻徵諸澗溪左傳澗溪沼沚之蘋藻蘿薜之菜可薦毛蓋於王公可帝其聽之無作神羞

雷塘禱雨文公集有弟宗直殯志謂元和十年十月公至柳州數日同其弟宗直謁雷塘故有此文或載之於韓集非是事見志中

惟神之居爲坎爲雷。次北方震。東方雷。專此二象狀。一作宅于巖隈。風馬雲車。作輶。肅焉徘徊。作然。能澤地。產澤潤澤也。周禮以地產。作陰德。○澤一作宅。以祛人災。作殃。神惟智知。一作誠。我以誠往。我一作敬。欽茲有靈。爰以廟饗。享一本。句在此下。苟失其應。人將安仰。時一歲既旱。曠○嘆音罕。又害茲生長。敢用昭告。期于肸蠁。肸蠁。猶冥又許訖切。蠻音享。某自朝受命。朝從一。臨茲裔壤。莅政方初。或作一方。庶無淫枉。廉潔自持。忠信是仗。作猶。苟有獲戾神。其可罔擢擢嘉生。上註。惟天之養。豈使粢盛夷於草莽。騰波通氣。易山澤。出地奮響。易雷出。欽若成功。作神。惟神是獎。

祭纛文。元和十四年裴中丞行立討黃賊

維年月日。某官以牲牢之奠祭于纛神。纛羽葆幢也。軍行則有之。纛憑神。乃建葺頭樹。史記秦襄公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徐廣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圖大牛上生本有牛從木中出。後見於豐水之中。列異傳曰。秦文公時梓樹化爲牛。以騎擊之不勝。或墮地解髮被髮。牛畏之入水。故秦因是置旃頭騎以先驅。與公所記少有不同。未知孰是。旃頭卽蠻也。漢官儀曰。舊選羽林爲旃頭被髮先驅。蓋起於此。葺謂蒐革亂也。是爲兵主。用以行師。漢宗蚩尤。史記高帝立爲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應求福祥也。亦作靈旗。史記漢武帝爲伐南越。以牡荆畫爲太一鋒。名曰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旣類旣禍。類于上帝禱于所征之地。類祭天禱師祭也。○禍音罵。指南有罪。北面詔盟抗侯以射。詩賓之初筵。大侯旣抗。詩抗雖有古典。今棄不用。惟茲之制。神實守祀。有蠻黃孽也。黃謂黃少卿。蠻妖孽也。保固虐人。固也。俾茲太平。猶用戎律。天子有命。施威于下。惟守臣某。桂管觀察使董衆撫師督

也秉羽先刃。莊子叔孫敖甘寢秉羽而用出用茲日敢修外事。禮記外事以剛日爰薦求牛。周禮牛人祭祀求牛者禱祀。郢人投兵或云羽翼也。而外事卽謂兵事。出用茲日敢修外事。周禮牛人祭祀求福之牛。庶無留行。以殄有罪。國有祀典。屬於神明。傷夷大命。傷夷大命。無敢私願。惟克勝敵。以全天兵去茲蟲蠶。詩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爾雅云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皆食禾之蟲也。○蟲音矛。蠶音賊。達我涵育收厥絲圉。圉奴隸左氏傳。馬有圉牛有牧者也。役于校人。周禮校人掌王之馬政。海隅黎獻永底于理。無或頓刃。○頓徒因切。左傳襄公五年爲神恥。急急如律令。

禱牙文與前篇同作

維年月日某官某以清酌少牢之奠禱于軍牙之神。禱師祭也。周官典瑞掌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註曰牙旗者將軍之精。凡始豎牙必以剛日。剛日者謂上討也。兵牙之日吉氣來應。大勝之徵。秦定百越史記秦始皇三十三年取百越之地以爲南海桂林象郡漢開九郡漢書武六年定越地以爲南海。舊梧鬱林自茲編列同于諸華。天寶兆亂。北方荐役。惟是南方。方一荒久稽討伐。藩合浦交趾九真日南朱崖儋耳郡。自茲編列同于諸華。天寶兆亂。北方荐役。惟是南方。方一荒久稽討伐。藩蠻怙險。乳字生聚。悖傲威命。虐夷齊人黃姓陋孽。○孽魚列暨通用實恣盜暴僮壯殺老掠斂使臣。○斂古鼻視洞窟以逃大戮。今皇帝受天景命。詩景命有德。敷于有仁。凡百凶毒罔不震伐。齊魯誼殄。或作齊既殄書也。齊魯謂東來李趙魏顯化。顯或作亦。趙謂成德節度使王承宗。以德棣二州歸于有司。薄天之下咸順師道。一作齊青。謂魏博節度使田弘正。以所管六州歸于有司。故云顯化。溥天之下咸順帝理。唯是瑣眇。貌尙恣昏頑。致天震怒。命底于罰。書底商之官臣某官一作守。襄十八年左傳官臣偃欽率邦典統戎于征也。往惟爾有神懋揚迺職。敢告無縱詭類。詭類謂凶醜。無劉我徒。劉也。鍛刀鋒鏃。鍛說。

文矢末也。鑄作木切。畢集于兜躬。鎧甲干盾。○鎧可亥切。亦咸完於義軀。焚燬蕩沃。往如行虛。俾人懷于安。以靖離之隅。○離南方在是舉也。往欽哉。無作神羞。急急如律令。

祭井文

元和十一年刺柳州作。
公集有井銘必同時也。

致祭于水土之神。惟神蓄是玄德也。○玄幽演爲人用。演溢也。國語曰。夫水土演而民用也。不窮之養。易井彖白井。養而不窮也。功齊乳漚。○乳漚又多覩勇切。乳汁也。惟古有制。八家所共田。百家皆私百畝。是百家共一井也。○是邦闕焉。官守斯恐。蘊利滋久。闕靈則深。爰告有神。惟測我心。卜茲利兆。于彼城陰。神斯有仁。是鑒是臨。惟昔善崩。善崩見上註。今則堅好。惟昔遞石。作匝。今則順道。終古所無。聿從心禱。非神是與。人力焉保。發自玄冥。水神號成于富媼。禮樂志后也。坤爲母。故稱媼。克長厥靈。不愛其寶。敬修報禮式。薦蘋藻。

音詠

禁于城門之神。惟神配陰。含德司其翕闔。能收水沴。○沴音戾也。以佑成績。淫雨斯降。害于麌麥。左傳天作淫
孽。○孽亦野夫興憂。官守增惕。諸陰既閉。漢書董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
休徵。○休徵洪範八庶。敬用瓢齊。事見題註。瓢齊爲尊。○瓢。婢遙切。齊在西切。或音杳。以展周索。定四年左傳疆
氣復我川澤。惟神是依。式佞性格。

祭六伯母文

清河令從裕子二人察躬爲清德令某爲臨印令六伯母臨印之夫人李氏也

維貞元十七年歲次辛巳二月癸巳朔二十五日丁巳姪男華州華陰縣主簿纁公叔父四居其次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六伯母之靈伏惟天錫壽考貞元十六年六月二十日李氏卒年八十一神資淑德高明而和柔惠且直敬長慈幼宗姻仰則不僭貴位僭一作階孰不悽惻嗚呼哀哉移天夙喪丁此閔凶移天謂夫也言臨印令早卒左傳云少遭閔凶主器繼天莫承于宗易主器者莫若長子李懿彼賢女作槩一孝誠自中溫溫良人竟揚德風承順必敬滑甘則豐致養有榮其道克終李氏三女皆得良壻隴西李伯和爲楊子丞太原王紹爲右補闕潁川陳寔爲校書郎渭南尉貞元十六年王氏女定省扶侍自揚州至于京師道路遇疾遂館于陳氏以諸婿之良諸女之養無不得志焉天禍弊族遠承哀訃纏牽官事纏一作繆一作仕奔哭無路亦旣請告聿來京師以號以呼祇拜堂帷子姓凋落鄭玄註禮記姓子姓也謂衆孫宗門日衰託于外姻陳此靈儀李氏卒于平康里陳氏之第自小歛至于大斂二壻實參主之有孫二人長曰曹郎奉之以以正于位幼女號戀幼女卽陳之室也誓言固之仁賢見容曲遂其私內顧屏眇祇益摧悲誠愧于人豈曰得宜今歲調選獲參士林主其簿書于華之陰受祿雖微莫遂曩心夙駕東征謂纏將往於華陰也祖輶將臨跋道祭音也

朔望是違哀懷豈任嗚呼哀哉

祭獨孤氏丈母文

註具本篇

維年月日元和某以清酌之奠祭于獨孤氏丈母之靈惟靈育德涵仁克生賢子生而不淑未壯而死孤獨孤申叔字子重貞元十八年四月五日卒年二十七名播九圍九州望高羣士雖微祿位人羨其美在抱無孫漢書于今承家乏祀抱孫焉

孝女良婿式遵燕喜詩魯侯某曩與子重道契義均知心爲貴實在斯人奉養宜繼將致其勤公言將致孤母竟罹禍謫逾紀漂淪至元和十一年丙申爲一紀矣夙志斯阻微衷莫申冀榮末路私願獲陳遽此承訐天乎不仁嗚呼哀哉昔也高堂世悲其獨今茲玄室孝道當復于地下也神感昭融不疾而速靈識逾滌承歡載穆式致其安寧寘其毒願言有知以慰幽躅

祭從兄文公從兄名寬字存諱唐濟房蘭廓四州刺史楷生夏縣令釋君墓誌即寬也

嗚呼我姓婢媯揚雄賦有周氏之婢媯註云婢于連切見由古而蕃鍾鼎世紹圭茅並分至於有國爵列加尊聯事尚書十有八人中遭諸式抑壓讎冤踣弊不振北切蒲數逾百年近者紛紛稍出能賢族屬旂耀旂與旂也耀與曜同期復于前君脩其辭楚越猶傳從事諸侯假乎郡藩假乎疑人謠吏畏威惠咸宣神乎我照耀光也欺命返不延並見興起之望是越是愆歲首去我將濱海堧留遊歡娛涉月彌旬夜鑿膏炬晝凌風煙理策嶃嶔嶃嶔高險貌○糜舟潺湲潺湲流水貌○上鉏山切下于權切將辭又醉旣往而旋今者之來徒御淒然垂帷襜襜○襜襜蚩占切垂飛旛翻翻升拜無形合哭誰聞作洽逝歸從祔于鄧之原銘墓有詞發我狂言祇陳其悲貌又衣蔽前也伊奠之菲而誠孔繁靈耶罔邪有涕漣漣匪暇于文觴有旨酒豆有純肩子豚肩不掩豆伊奠之菲而誠孔繁靈耶罔邪有涕漣漣

祭弟宗直文公同祖弟宗直字正夫集有誌宗直殯元和十年七月卒祭文亦同是時作

維年月日維元和十年七月二十四日八哥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弟十郎之靈吾門凋喪歲月已久自但見禍謫未

聞昌延使爾有志不得存立延陵已上四房子姓各爲單子一作各。有單緒。慥慥早夭。○慥七。汝又繼終兩房祭祀。今已無主。吾又未有男子。爾曹則雖有如無。一門嗣續不絕如綫。仁義正直。天竟不知。理極道乖。無所告訴。汝生有志氣。好善嫉邪。勤學成癖。攻文致病。年纔三十。不祿命盡。並見墓誌。一作年過三十。不掛命書。蒼天蒼天。豈有真宰。如汝德業。尙早合出身。由吾被謗年深。使汝負才自棄。志願不就。罪非他人。死喪之中。益復爲愧。汝墨法絕代。知音尙稀。一本云。識者尙希。及所著文。不令沉沒。吾皆收錄。以授知音。文類之功。更亦廣布。使傳於世。人並見墓誌。以慰汝靈。知在永州。私有孕婦。吾專優卹。以俟其期。男爲小宗。女亦當愛。延子長大。必使有歸。撫育教示。使如己子。吾身未死。如汝存焉。炎荒萬里。毒瘴充塞。汝已久病。來此伴吾。到未數日。自云小差。雷塘靈泉。言笑如故。一寐不覺。便爲古人。見墓誌。茫茫上天。豈知此痛。郡城之隅。佛寺之北。飾以殯紝。呂敬叔文見上祭。○註呂敬叔文。

寄於高原。死生同歸。誓不相棄。庶幾有靈。知我哀憇。

祭姊夫崔使君簡文簡字子敬。博陵安平人。中書令仁師五世孫。娶柳氏。公之伯姊也。

祭姊夫崔使君簡文簡字子敬。博陵安平人。中書令仁師五世孫。娶柳氏。公之伯姊也。

永州刺史博陵崔公之靈。天之生人。或哲或愚。君取其英。爰耀于初。譽動京邑。事具中施于方隅。密勿書奏。書元侯是俞。即謂爲掌書記。俞允也。蜀寇內侮。禍聯羌羣。○音君出顯畫。披攘其徒。南平劍門。西獲戎俘。書及庸蜀羌羣。微盧彭濮人。註云超受刑。曹留總南都。移刺連州。下民其蘇。道不可常。病惑中途。悍石是餌。書元精以渝。雷謗发興。按驗增誣。始雖進律。終以論辜。以上並見墓誌。溟海浩浩。而君是逾。嵩山茫茫。嵩山當作崇山書曰。放耀

兜于崇山，在驩州界。而君是居厥弟抗憤，叫于康衢。四達爲衢，五達爲莊。天子憫焉，訊以文書。御史旣斥，連帥是除。期復中壞，遽淪別區。元和七年正月二十六日死于驩州。喪還大浸，又溺二孤。莊子大浸稽天而不痛毒，荐仍振古所無何謗于天降此翦屠。柩不及歸，寓葬荒墟。簡柩至永州八月甲子，宗將葺將就，誓還里閭。嗚呼哀哉！君之子姓，惟自我出。母儀先虧，父訓又失。槩槩相視，憂也與慄同。撫悼增卹，咸冀其才以大家室。惟昔與君年殊志匹，畫咨夕討，期正文律。實契師友，豈伊親昵？誰謂斯人變易成疾，良志莫踐？乖離永訣，嗚呼哀哉！永山之西，湘水之東，殯紂以出斧屋。殯紂斧屋並見上。神非久留，息駕于中。書石爲誌，世德斯崇。見題。手剗以酌，音拘酌也。涕出焉窮。

族楓歸
上都字

又祭崔簡族楓歸上都文

據簡元和七年墓葬于永。公謂三年將復故葬。自七年至十年爲三年。然公十年正月已召至京，而此文謂我生而留則當是九年作一本無

嘻乎崔公之柩，嘻乎崔公。楚之南其土不可以室，或坋而頽吻。○坋扶切或確而萃。○確音盤，山多大石也。陰流泄漏，藏沒渝溢。爾雅泉一見一否爲藏。○藏思廉切。碩鼠大蟻，傍穿側出。虧疎脆薄，久乃自窒。不如君之鄉式，堅且密疇乎。崔公楚之南，其鬼不可與友。躁戾佻險。○佻音趨始也。睭睭欺苟。○睭音閃，暫視也。脞賤暗忽。○脞坐果切。輕闔妄走。○闔音銀。不思己類，好是羣醜。不如君之鄉式，和且偶。日月甚良，子姓甚勤。子姓見前註。具是舟輶，音鑿音預。輶車也。寧君之神去爾夷方，返爾故隣。簡歸葬長安少陵北。奔葬其歸，宜樂且欣。君死而還我生，而留遠矣。殊世曷從之

遊醉觴于座。與涕俱流。

祭崔氏外甥女文

崔氏外甥即簡之子處道守訥也。奉簡喪逾海水過暴風溺死詳見上註。○一本作崔君筵側祭二甥文。

年月日八舅十舅以酒肉之奠敬祭外甥章六小卿之魂。一本無此上文。嗚呼生有孝姿淑且茂兮謂吉其終道克就兮胡典而喪也。離厥咎兮蹈道而違死誰祐兮豈汝之昧不能究兮將奪之靈使昏霧兮賦切興霧同反復攬予哀何救兮骨肉無從魂焉觀兮庶幾來歸餽以侑兮。錢然食食餘曰餽言祭二甥也。酒實于觴肉盈豆兮豈伊異人余所授兮來耶否耶歛氣臭兮。

祭崔氏外甥女文

崔氏卽簡之女名媛嫁朗州員外司戶河東薛巽元和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卒公集有誌

叔舅宗元祭于二十六娘子之靈。一作維年月日叔舅宗元以酒肉之奠凡我諸甥惟爾爲首甥於我氏。甥一恩顧彌厚惠明貞淑仁愛孝友女德之全素風斯守播於族屬芬馨自久。芬恭惟伯姊崔氏之母作棻子厚姊也。道茂行高上承下訓克敬能勞夙有儀則刑于汝曹雖云性善抑自良陶汝之先君以文誨我周流辯論有疑必果恆革其非以成其可孰云具美易以生禍汝及諸弟流離莫從幸獲我依以慰困窮歸之令族有蔚其容方冀榮壽遽罹災凶嗚呼哀哉汝自艱酷二弟繼終海門之哀今古罕同駢也英文敷暢洽通實期振耀弘我儒風又茲天闕○天於表切闕音遇莊子莫之夭謂崔氏二子溺死駢亦死也神理何蒙盛德餘慶宜福其豐胡然降戾惟禍之逢嗚呼哀哉前歲詔追廷授遠牧元和十年三月十三日以公爲柳州刺史武陵便道往來信宿去柳最近幸茲再

見緩我心曲。猶且輕別。瞻程務速。孰知自此。遂間幽躅。玉切。臨視無路。遡風慟哭。怛焉自中。如刃之觸。
邙阜有位。墓在北邙山南洛水東。青烏載卜。相冢書曰：青烏子稱山三重。道途尙艱。歲月逾蹙。方俟歸糴。棺索再期奠沃。寄哀斯文。心焉往復。嗚呼哀哉。

祭外甥崔駢文

跡是處道守訥之昆弟此在永時作

祭于卿郎之魂。嗚呼。天惄靈奇。音咨。收不可貪。旣容又力。神誰以堪。汝不是思。而縱其志。盜其篋匱。抽深抉密。擔重揭貴。○譙都甘切或作稽蚩。占切。重守吏失職。訴帝行事。果殄爾躬。以寧其位。豈不信耶。不然。無鬼誅之行。鬼誅字出莊子見上註。而中道夭死。有拔萃之材。而三見廢委。仁充其軀。毒中骨髓。其何以爲累也。兄弟逾十。我出惟八。左傳成十四年我之自出註。旣孤數祀。中分存沒。我爲汝舅。汝爲我甥。求仁具得。爲藝繼成。天下莫倫。古罕並行。人而思之。幾不欲生。嗚呼哀哉。一本無哀哉字。旣致其愛。祇極其哀。秦越萬里。秦長。心魂徘徊。念與汝別。桓公之臺。顧余猶壯。視爾如孩。戲抽佛筴。與策同。前次泡隈。從何切隈烏回切。淹笑領卽路。鳴鞞不迴。○韜音。豈云古今。自此而乖。孰爲鬼神。忍是陰誅。得疾之日。兄弟莫在。謁醫問巫。卒以幽昧。葬之東野。誰贈誰會。馬曰：贈者，穀梁傳車。旣虞以奠。虞祭名禮記豈若速反而虞乎疏曰：葬既已竟，神靈須安，豈若速反而虞乎？誰主誰酌。孤魂冥冥。何託何逝。嗚呼哀哉。刑曹繼之。以病告余。銜憂驅使。裹藥操書。雖驚狀劇。猶恃神扶。豈知所賴。終以誤吾。我自得罪。無望還都。想爾新墓。少陵之隅。何時歸祔。圮土下呼。○圮被美。漬淚徹壤。以沾以塗。此

心未慊，祇益摧紓。累見于夢，寧知有無寄之哀辭。惟俎及壺，嗚呼哀哉。

卷第四十二

古今詩

同劉二十八院長述舊言懷感時書事奉寄澧州張員外使君五十二韻之作其韻增至八十通

贈二君子劉二十八禹錫也。初與公同爲監察御史。故曰院長。張員外署也。貞元十九年與韓吏部李方叔三人爲幸臣所譏。俱爲縣令。南方後至澧州刺史。公此詩貞元二十一年貶

永州司馬

後作也

弱歲遊玄圃。東方朔十洲記曰：崑崙山有三角一角正西北名玄圃。臺指歲謂弱冠之年。謂之玄圃者，以喻京城多賢才也。先容幸乘瑕。漢鄧左陽采也。禮記瑜不掩瑕。名勞長者記。陳平門多文許後生誇。鶠翼嘗披隼。莊子曰：斥鶠，小鳥也。說文云：隼，祝息尹蓬心類倚麻者也。荀子勤學篇：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繼酬天祿署獸也。因以爲名。張署貞元中進士博學宏詞爲校書郎。公亦爲集賢殿正字。謂之御史署。至武功拜監察御史。公亦自集賢殿正字爲監察御史。左傳云：分行參瑞獸。獸猶豕也。傳點亂宮鵠執簡寧循枉。左傳齊南史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簡謂魏上奉白簡。又崔篆御史箴曰：簡持書每去邪。侍御史又轉持書御史。遷尚書持書亦御史職也。鸞鳳標魏敢塗之左傳云：不拜嘉。蓋御史劾奏以簡也。持書每去邪。漢有治書侍御史。後曰持書。後漢書葉邕舉高第補

闕周禮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鄭司農註云象魏者以爲符瑞虎屬唐諱虎改作武辨音遇自弱歲遊玄圃至此皆敍其與張歷仕及同爲御史之意未竟遷喬樂。未竟未終也。詩俄成失路嗟。史貶爲郴州臨武縣令還如斜越嶺卽謂郴州訟庭閑枳棘根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候吏逐麋麌○麇音加牝鹿麋音眉一三載皇恩暢千年聖曆遐。張自貞元十九年癸未貶官至元和元乙酉憲宗卽位爲三年矣故云朝宗延架海架海獨航海也。師役罷梁澆水名莊四年左傳楚令尹鬪郡除道梁澆營軍臨澆作橋於澆水上○澆側加切。京邑搜貞幹署自臨武量移江陵據自江書刑部員外郎漢武帝元鼎四年秋世推材是梓梓良木書若作梓人仰驥中驥驥謂驥驥也。馬生渥洼水中因以名馬○注音蛙一本作是杼。人仰驥中驥駿馬也。歛刺苗人地仍逾贛石崖。署自員外出爲虔州刺史虔屬江南道古三苗之地贛縣禮容垂璫璫下飾璫上飾○璫音必臻莫孔切一作玗。成備響鉦銀說文云鉦鎛頭鐸也。寵卽郎官舊威從太守加爲都守建旗翻鷺鳥膺玉也玗必郢切。周禮邦之盛者也。韓吏部作張公墓誌云娶河東肯隨胡質矯晉陽秋曰胡質爲荊州刺副笄六珈婦人首飾之盛者也。柳氏子則公蓋與張爲親故言及中闈也。○珈音加闔一作闔字。其子威自京都來省之爲蛇册府榮八命。八一作三周禮宗伯以九儀正邦國八命作牧。註謂侯伯有功者文也。册府榮八命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鄭司農云一州之牧王之三公亦八命。中闔盛六珈詩云君膺玉也。猶必郢切。

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爲南郡太守大將軍梁冀奏融在郡貪濁免官褒德符新換漢文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師古守多用分符合符事謂此署自懷仁道併遮顧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謂署赴澧州處人懷其仁惠遮道曰留俗嫌龍節晚皆以金爲之使節者鄉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信也朝訶介圭賒圭入觀子王介圭大圭也賒遠禹貢輸苞匱州所貢澧屬山南道卽荊州之地周官賦秉耗侯之禮上公車米耗也言其入觀之晚禹貢苞匱著茅苞橘柚也匱匱也荊周官賦秉耗周禮秋官掌客凡諸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斂車禾軀死牢牢十車車三耗註引聘禮曰十斗曰斛十六斗曰斂十斂則二十四斛也四秉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秆每車秆則三十秆○耗宅加切雄風吞七澤楚詞宋玉曰此特大王之雄風也司馬相異產控三巴漢末益州牧劉璋以墾江以上爲巴郡江州至臨江爲永寧郡朐䏰至魚復爲固陵郡巴遂分矣璋復改永寧爲巴郡以固陵爲巴東郡徙龐羲爲巴郡西太守是爲三巴又樂史寰宇記於渝州記云閬白二水東西流三曲如巴字是謂三巴其說不然詩意則謂張所治澧州屬山南東道而劉璋所分三巴之地屬山西道及劍南道山南劍南二道相接故曰控三巴也卽事觀農稼因時展物華秋原被蘭葉春渚漲桃花令肅軍無擾程懸市禁貨程法也○貲不應虞竭澤史記孔子曰竭澤涸魚則寧復歎棲苴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樓苴註云苴水中浮草言天下之人如旱歲蹀躞驕先駕蹀音蹀躞音燙驕音燙籠銅鼓報衡籠銅染毫東國素下筆素帛也畚火種田也吳歛工折柳染元帝纂要曰齊歌曰謳吳歌曰歛宋玉招魂云吳歛蔡謳秦大呂古樂府有楚舞舊傳芭文選越艷楚舞後漢傳殺舞賦云宋玉曰激楚結風陽阿之舞材人之第楚辭禮魂曰盛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芭巫者所持香草隱几松爲曲隱几而臥隱據也松爲曲者以傾罇石作汙禮記汙磚而杯飲鑿地曰汙石作汙者寒初榮橘柚曰柚橘小者夏首

薦枇杷祀變荆巫禱史記封禪書荆巫祠堂下巫先司禮記檀弓魯人之髽而弔也自敗
魯於是乎始髽說文云髽喪髻也○髽側瓜切已聞施愷悌還覩正奇姿周禮比長各長其比之治視
伐鄧臧紂救鄭侵邾敗於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也音邪自未竟遷喬樂至此皆敍慕友慚連璧晉書夏侯湛幼有盛才而美容觀與潘岳言姻喜附葭漢書
張出爲南方令及改刺二州之意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中山靖王傳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顏師古曰葭莩也莩者其弟中白皮至薄也張璠於柳氏見前中闈盛六珈註沉埋全死地流落半生涯入郡腰恆折晉不能
爲五斗米折腰拳事鄉里小人逢人手盡叉但萎腰昨舌叉手從戮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庭也○塗音荼東方朔者齊諧者志怪者也註云齊國俳諧之書東方朔
冰火幻惟也列子窮數達變因形移易齊諧笑柏塗莊子齊諧者志怪者也註云老柏塗朔曰老柏塗
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庭也○塗音荼寧戚方飯午叩角而商歌桓公聞之知其賢舉爲客卿出淮南子中散大夫山濤爲吏部郎舉康自逸戲看猿鬪殊音辨馬撻馬撻馬箠也左傳
中散發空爬代康遺濤絕交書曰性復多姦爬搔無已逸戲看猿鬪殊音辨馬撻馬撻馬箠也左傳
撻張瓜切渚行狐作夔夔妖夔說文魄獸蟲蛇之怪謂之夔○嬖魚列切林宿鳥爲瘞○瘞音嗟本同病憂能老新聲厲
似姱○姱苦瓜切好貌○嬖音嬖嬖孤爲之祥○嬖魚列切林宿鳥爲瘞○嬖音嗟本同病憂能老新聲厲
殘葩梟族音常聒切妖鳥也○嬖羣喙競呀貌一本喙作啄○嬖魚列切林宿鳥爲瘞○嬖音嗟本同病憂能老新聲厲
摩音野鶩行看弋江魚或共挾瘴氣怕積潤氣祥訛火亟生焜熯虛加切火氣耳靜煩喧蟻晉殷仲堪傳
曉聞床下蟻動謂之牛闌○嬖驚怯怒蛙爲之式從者曰奚歎於此王曰爲其有氣故也○嬖音奚
霧密前山桂冰枯曲沼遺其葉落爾雅芙蓉遐思鄉比莊鳥史記陳軒傳越人莊鳥仕楚執圭富貴矣亦思越人今仕楚執圭富貴矣亦思越人今仕楚執圭富貴矣亦思

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
比史隱逸傳：眭夸，趙郡高邑人，高尚不漁舍茨荒草。
越聲，使入往聽之，猶尚越聲也。
越世遇眭夸，仕寄情丘壑。○眭，音追切。遇，一作慕。
英覆村橋臥古槎。○槎，鉏加切。
五六丈無枝條，其葉如東蒲，背面相似，在其上實如瓠，橫破之可作瓢。或微長，如括囊子，從破之可爲瓢。○梆于遮切。
故竇護藥插新笆。○笆，音巴。
人謂之蛇渾然，大如覆幅，腹如懸絮，有口而無目，常有蝦驟歌喉易嘎。嘎聲敗也。老子曰：號而隨之食。其涎浮水上，人或取之，則歛然而沒。乃蝦有所見耳。驟歌喉易嘎，不嘎。○所嫁於介二切。
御寒衾用罽。罽，說文云罽，西胡毳布蓋，毳毛爲之。○罽音計。挹水勺仍梆子。木名出交州樹，高五六丈，無枝條，其葉如東蒲，背面相似，在其上實如瓠，橫破之可作瓢。或微長，如括囊子，從破之可爲瓢。○梆于遮切。
御寒衾用罽類也。織毛爲之。○罽音計。挹水勺仍梆子。木名出交州樹，高五六丈，無枝條，其葉如東蒲，背面相似，在其上實如瓠，橫破之可作瓢。或微長，如括囊子，從破之可爲瓢。○梆于遮切。
故竇護藥插新笆。○笆，音巴。
樹怪花因槲。木槲花南方所有，多生於古樹朽壤中。○槲，胡谷切。
蟲憐目待蝦。蟲表錄異海鏡蟹爲腹。
鼻成鼓。○鼓音查。
鼻上皚也。曳捶牽羸馬。捶，卽垂蓑牧艾。獵，左氏傳：盍歸吾艾。已看能類鼈。爾雅鼈三足曰鼈，四足曰鼈。○獵音加豕也。已看能類鼈，能○能奴來切。
爲鶴鳥。○鶴音華。誰采中原菽。詩中原有菽。周禮有巾車，陶淵明詞或命巾車。馬援傳曰：吾弟徒巾下澤車。少游嘗哀吾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也。乘下澤車，取款段馬。註：車人爲車行澤者，欲短轂，短轂則利也。俚兒供苦筭，偷父餽酸楂。楂，人爲偷楂果也。說文云似梨而酢。○偷士行切。
勸策扶危杖，邀持當酒茶。道流徵短褐，禪客會袈裟。香飯春菰米。菰，草名，廣雅云蔴菰，其米謂之珍。○菰音查。
方期飲甘露。宋錄曰：新安王子鸞，豫章王子尚，諧疊濟。道人於忽思家爲上帝所斥。屋鼠從穿穴林，狙任攫擎。○狙七余也。
河東呼爲斥仙人。○斥亦網也。詩音魁，頻搖肅肅置，肅肅免置。衰榮困莫莢。莢，帝王世紀曰：堯時有草夾階而生，每月朔日生一莢，至盈缺八公山濟，茶茗尙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更欲吸流霞。抱朴子項曼都修道山中。
幾蝦蟆。禮記禮運曰：月三五而盈，三五而缺。五經通義曰：月中有兔與蟾蜍。蟾蜍卽蝦蟆也。路識溝邊柳城聞隴上笳。笳，謂卷蘆。

共思捐珮處。楚君詞

篇曰捐余块兮江中遺余珮兮澧浦王逸註云屈原既放逐常思念設欲遠去猶二千石佩青綺出宮門行謝主人○綺古華切自墓友慚聯璧至此皆自歎其貶黜之意

弘農公以碩德偉材屈於誣枉左官三歲復爲大僚天監昭明人心感悅宗元竄伏湘浦拜賀未由謹獻詩五十韻以畢微志弘農公楊憑也字虛受一字嗣仁虢州弘農人先是御史中丞李夷是時爲永州司馬作詩以獻

知命儒爲貴時中聖所臧君子之中庸也處心齊寵辱遇物任行藏關識新安地漢武帝紀元鼎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應劭曰時樓船將軍楊灝數有大功恥爲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亦好廣闊於是徙關於新安去弘農三百里封傳臨晉鄉楊氏譜楊朗爲秦將縣屬河挺生推豹蔚易君子豹變其文蔚貌遐步仰龍驤虎步高下在心驪躍也中府也蔚然有文章貌

銅鑄堅鐵也文選誰知茂功期舜禹哉懋與茂同高韻伏羲黃又作挾足逸詩書囿鋒搖翰墨場雅歌百鍊鑄化作柔指柔詩侯誰在矣頌祝魯侯昌爾熾而昌俾爾昌而熾俾爾昌而大憲府初騰價貞元中憑爲監

張仲德張仲孝友魯頌四篇皆頌僖公也其閨宮云俾神州張仲德張仲孝友一曰右史卽禮記所謂言則右史書之者也唐制起居郎掌錄天轉耀鉛京師也右言盈簡策子起居舍人一曰右史卽禮記所謂言則右史書之者也唐制起居郎掌錄天冬以授史官此言憑嘗爲起居舍人也左轉備條綱唐制左丞掌管轄諸司糾正省內通判都省事左司員外掌副左響切

兵爲五晉太康中乃分中兵外兵各爲左右與舊五兵合樂來儀鳳鳳來儀儀四也尊祠重餼羊貢論語子晨趨佩煙濃近侍香司儀六禮治性此謂憑嘗爲禮部郎中論將七兵揚尚書謂中兵外兵騎兵別兵爲七曹後魏遂爲七兵尚書此謂憑嘗爲兵部郎中

告朔之餼羊二句皆以謂憑嘗爲太常少卿。卿材優柱石。襄二十六年左傳晉卿不如公器擅巖廊。見漢書晉灼曰：「峻節臨衡嶠，卿爲湖南觀察使。衡嶠衡山也。」西觀察使治洪州。人歸父母，育郡得股肱良。漢書季布傳：河東吾細故誰留念，煩言肯過防。左傳：「嘵，有煩言。」璧非眞盜客。史記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相多怨之。及歷二鎮，尤事奢侈。」銀印鈕虎符也。漢文帝初與郡守爲銅虎符，曰休前寄者，中二千石謂憑解江。貂蟬冠也。晉太始中通直散騎常侍亦武冠。右貂金蟬二訓刑方命。呂駒爲刑部侍郎也。周書呂命穆王誨夏曆刑作呂。刑理劇復推張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爲劇。入守者皆以罪過罷。唯趙廣漢及敵爲直用明銷惡還將道勝剛敬逾齊國社。史記漢石慶爲齊相，齊國慕久任。人而愛其樹也。希怨猶逢怒。論語：「怨是用希。」詩：「逢彼之怒。」謂憑多容競忤彊火炎侵琬琰。書：「火炎崑崙。」琬琰圭名也。鷹擊謬鸞切齒及憑歸朝修第於永寧里。功作併興，又廣畜妓妾於永樂里之別宅。誘譖頗讐。故夷簡持之益急，上聞之且貶焉。刻木終難對。漢書路平又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士有畫地爲牢，誓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顏師古註曰：「畫獄木吏尚不入，對定計於鮮也。」焚芝未改芳。子曰：「惟巫山之失火，遠遷逾桂嶺。」賀州隸廣南道，桂嶺賀州山名。中徙滯餘杭。謂憑繼徙餘杭長史，顧土雖恐芝艾之併焚。

遊傷遠遊章有麗澤周羣品。易麗澤兌註麗猶重明照萬方。易重明以麗平正篇首題云三歲復為大歲是歲立遂王宥爲皇太子肆赦故此又有重明照萬方之句。斗牛之間常有紫氣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豫令掘獄中臺上掛清光。青光鏡也。福爲深仁集妖從盛德禳秦民啼咷。或謂秦民謂之莊也。周士舞康莊。康莊大道爾雅謂之莊也。達謂之康六采綬還垂艾。因以爲綬名。又據魚貫易林曰二千石官白艾綬也。華簪更截肪。魏文帝與其真故得書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二句謂憑自杭州召還遷諸王傅居洛陽也。集有祭憑文云入傅王國嘉碧樹環金谷。晉書石崇有別館丹霞映上陽。上陽宮名留歡唱容與要醉對清涼。謂憑爲王傅聲華謂此。周易傳梁懷王文帝之少子太史公自註云許侍郎尹河南許司業分司東都王好也。故友仍同里。常僚每合堂。淵龍過許劭。冰鯉弔王祥。公自註云許孟容及許司業也。晉書王祥性至孝後玉汝南平輿人兄處亦知名。汝南人稱平與淵有二龍焉。此喻許孟容及許司業也。晉書王仲舒也。朱氏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割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以歸。此以謂王仲舒也。漏天門靜水下各開孔以玉虬吐漏。水入兩壺左爲晝右爲夜。銅駝御路荒在宮之南街東西相向高九尺。洛陽謂之銅駝陌。又據筆墨間錄云此對妙同於老杜矣。澗瀍秋漱灑激力驗切澆音艷水動貌。西謂少室嵩其總名。遼渚徒云樂詩。鴻飛遼渚註云鴻大鳥不宜與鳩鷺之屬飛而遼渚以謂周公今與室曰。即中岳也在洛州界。詩維贊降神種德會明敷書昌黎又曰冲天自不遑淳于髡說齊威王曰國中有大鳥三年不飛則已。一飛冲天降神終入輔。生甫及申叔接亦作敷。獨棄僞人國僞人註難窺夫子牆論語夫子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不妄接。

士外非通家不得白。融造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嘗見之間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曰：先君孔子與公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莫不歎息。舊好即潘楊。潘岳懷舊賦曰：余十二而獲見於父友東武戴侯楊君。始見知名，世故終身不仕。當時情棄仲翔，橫不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毀。坐從丹陽縣尉，數犯顏諫諍，不言繅繼枉讐之中。雖在繆職，非其事也。○闕烏曷切。鄒書怯大梁，鄧陽事梁王立出之。炯心那自是，昭世懶佯狂。史記箕子乃鳴玉機全息，謂佩懷沙事不忘。屈原既逐，乃作懷沙賦。自投汨羅而死，戀恩何敢死。垂淚對清湘，信人國已下。皆公自敘己意。

溫字化光。元和三年十月，自御史知雜貶均州刺史。再貶道州刺史。公此詩永州作筆墨間錄云：醻韶州裴使君二十韻尤見奇險之功。蓋山字不比遐字之多也。

韶州幸以詩見及，往復奇麗，邈不可摹。用韻尤爲高絕。余因拾其餘韻酬焉。凡爲韶州所用者置不取。

其聲律言數如之。

金馬嘗齊入。漢武時有東門京者，善相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銅魚亦共頌。唐志云：高祖入長安，罷隋竹言溫與裴同出爲刺史也。易守令則給之。共頌、疑山看積翠、山也。在道州湊水。想澄灣、湊水名說文水出南海龍川西入湊標榜同驚俗。後漢書海內希風之流共相標榜，註云：標榜猶相稱揚也。清明兩照姦乘轎參孔僅。書食貨志孔僅南陽大治。武帝時鄭當時進言之，爲大農丞。貞元二十一年七月，以戶部侍郎潘孟陽爲度支鹽鐵副使。以裴爲屬孔僅以喻孟陽也。按節服侯綽。公自註云：道州昔使絕域，遂無措長柄。夏

八尺以鐵牛尾爲耗三重取象竹節因以爲名漢書匈奴傳虛間權渠單于子稽侯犧號呼韓邪
單于貞元二十五年五月以史館修撰秘書監張薦入爲吐蕃弔祭使以溫爲副○獮所姦切賈傳辭
寧切賈誼爲長沙王太傅○翻也○年十二客有候其兄不過翻過湘水以文弔屈原虞童虞翻也○年十二客有候其兄不過翻
頗頗○頗音顏爭貌○韓子云其鬚髮頗頗聖理高懸象易懸象著明史記張湯掘熏得鼠及餘肉効鼠掠治傳
換其口詞書其罰百鍛○註云六兩曰鍛德風流海外和氣滿人寰禦魅恩猶貸左傳投之四裔以禦魑魅
鍛黃鐵也一曰錢也謂溫得罪貶斥○翻追與之書客奇之○贊音班髮半白也秉心方的的騰口任
猶未至死是思賢淚自潛出涕○潛所班切涙流貌在亡均寂寥零落間憤鰐○憤渠云切鰐姑頑切
夙志隨憂盡殘飢觸瘴癆○瘴謂曲髮布名山夷髻不鬟爲髻也○瘠五還自我徂爾月光搖淺瀨作日風韻碎枯菅菅茅海俗衣猶卉海島夷卉服註南
云憫惄也○痛音閑食貧甘莽齒詩自我徂爾被褐謝爛爛言侏離是也○爛通閑切嫋離閑切遠物裁青罽○罽
切織毛時珍饌白鵝長捐楚客珮詩註未賜大夫環禮三諫不聽則去待放於竟三年君賜之環則還賜亦云古者爲之玦則往荀子召人以殃絕人以殃反絕以環註亦云古者臣有罪待放於境三年不敢去與之環則還與之玦則絕異政徒云仰高蹠不可攀空勞慰鷁鵠妍唱劇妖媚○媚謂閑雅

酬婁秀才將之淮南見贈之什
婁秀才圖南也侍中師德之後集有送其之淮南序二詩與序當同時作

遠棄甘幽獨○公自言得罪遷斥也誰言值故人好音憐鑽羽詩載好其音又懷我好音鑽羽以時至濡沫
慰窮鱗莊子魚相與處於陸○困志情惟舊困同相知樂更新樂兮新相知浪遊輕費日醉舞詎傷春風

月歡寧間星霜分益親。已將名是患，還用道爲鄰。
機事齊飄瓦。又曰：雖有忮心，不怨飄瓦。嫌猜比拾塵。
語孔子窮於陳蔡之間，顏回得米而爨之。孔子望見回擾飯中飯而食之，飯熟進孔子。孔子曰：今夢見先
食潔欲饋，回曰：不可。向者矣，煤入甑中，弃食不祥。因擾而食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所恃者心。今心見先
足，信而恃矣。煤煙塵也。高冠余肯賦。楚詞高余冠之岌岌。長鋏子忘貧歸。史記馮謹聞孟嘗君好士，躡屬而
因拾煙塵。孔子疑惑也。高冠余肯賦兮。長余佩之陸離。長鋏子忘貧歸之孟嘗置傳舍十日間。傳舍長
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鍊古協切。曉晚驚移律。日晚日昳，暝携忽此辰。開顏時不再。絆
足去何因。○紳音牛。海上銷魂別。江淹賦黯然銷。惟別而已。天邊弔影身。祇應西澗水。西澗永水名。寂寞但垂綸。

酬婁秀才寓居開元寺早秋月夜病中見寄

客有故園思。客謂秀才瀟湘生夜愁。瀟湘二水名。病依居士室。土丈室。夢繞羽人丘。楚詞遠遊云：仍羽人
舊鄉。註云：山海經曰：有羽人之國。不死之民。或人得道，身生羽毛也。丹丘晝夜常明。味道憐知止。老子知足不
辱。知止不殆。遺名得自求。壁空殘月曙。○曙音樹翳同門掩候蟲秋。張文潛嘗論公此聯爲集中第一。洪駒父
則云：明月江山夜，候蟲天地秋。最爲奇警。謬委雙金重。文選擬四愁曰：美人遺我綠綺琴。何以贈之？雙南金難徵雜珮酬。
詩之子之好之。雜珮以報之。注雜珮。珩璜琚衡牙之屬。碧霄無枉路。枉路一作往。孫曰：徒此助離憂。

初秋夜坐贈吳武陵

武陵永州流人來永州在元和三年

稍稍雨侵竹。翻翻鵲驚叢。美人隔湘浦。吳武陵。一夕生秋風。積霧杳難極。滄波浩無窮。相思豈云遠。卽席
莫與同。若人抱奇音。朱絃絇枯桐。禮記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朱絃謂以朱絲爲絃也。楚詞瑟兮交鼓絃。急張也。枯桐謂瑟也。○絃古鄧切。亦作絃。清商激西顚。泛灔凌長空。自得本無作。天成諒非功。希聲闕大樸。老子大音希聲。鬱俗何由聽。

晨詣超師院讀禪經。詩眼云。子厚晨詣超師院讀禪經。詩一段至誠潔清之意。參然在前。真源了外此亦無詞矣。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蓋遠勝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予家舊有大松偶見露洗而霧披真如洗沐未乾染以翠色然後知此語能傳造化之妙。澹然是離言說。悟悅心自足。蓋音因指而見月。遺經而得道於是終焉。其本末立意遣詞可謂曲盡其妙。無毫髮遺恨耳。

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閒持貝葉書。西域有貝多樹國。人以其葉寫經。可冥遺。繕性何由熟。莊子繕性於俗。道人庭宇靜。謂超師道人即苔色連深竹。筆墨間錄云。山谷學徒筆此詩。註云。繕治也。道人即苔色連深竹。於扇作翠色。連深竹翠色語好。是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詩豈無膏沐誰適爲容。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

贈江華長老

江華道縣名

老僧道機熟。默語心皆寂。去歲別春陵。泓流此投跡。古春陸室空無侍者。巾屨唯掛壁。一飯不願餘。跏趺便終夕。風牕疎竹響。露井寒松滴。偶地即安居。滿庭芳草積。

巽上人以竹間自採新茶見贈酬之以詩

巽上人重巽也時居永州

芳叢翳湘竹。芳叢茶樹也零露凝清華。復此雪山客。晨朝掇靈芽。○掇丁活蒸煙俯石瀨。○瀨音賴水流石也一作古石咫尺凌丹崖。圓方麗奇色。圭璧無纖瑕。璧一呼兒爨金鼎餘馥延幽遐。滌慮發真照。還源蕩昏邪。猶同甘露飯。佛事薰毗耶。維摩詰經時化菩薩以滿鉢飯與維摩詰。飯香普薰毗耶離城及三千大千世界。時維摩咄語舍利弗等諸大聲聞仁者可食如來甘露味。飯大悲所薰無以限意食之使不消也。咄此蓬瀛侶。蓬萊方丈瀛洲海中三神山蓬瀛侶謂仙人也無乃貴流霞。流霞事見前第一詩註矣

零陵贈李卿元侍御簡吳武陵

吳武陵公前有詩贈之矣。集又有小丘記云：李深源元克已同游。

之語意亦

是時作矣。

理世固輕士棄捐湘之渭。陽光竟四溟。○陽謂日竟滿也。○竟一作競。敲石安所施。敲石擊石出火也。選潘安仁詩。歛如標鏽羽集枯幹。低昂互鳴悲。朔雲吐風寒。寂歷窮秋時。君子尙容與。小人守兢危。慘悽日相視。離憂坐自滋。樽酒聊可酌。放歌諒徒爲。惜無協律者。窈眇絃吾詩。

界圍巖水簾

公自永州召還經巖下作筆。墨間錄云：此詩奇麗工壯。始言水簾之狀。但發二語云：忽如朝玉皇。天冕垂前旒。簡而言之。

界圍匯湘曲。○匯胡對切。又上聲回也。青壁環澄流。○選琴賦：丹巖嶮，青壁萬尋。懸泉粲成簾羅注。無時休韻磬叩疑碧鏘。○言水簾之狀。鏘鏘徹巖幽。丹霞冠其巔。想像凌虛游。靈境不可狀。鬼工諒難求。忽如朝玉皇。天冕垂前旒。○言水簾之狀。楚臣昔南逐。有意仍丹丘。○楚詞屈原遠遊章。今我始北旋。新詔釋繩囚。○元和十年詔追。公等赴上都。采真誠眷戀。○莊子古者謂許由入於丹丘。是采真之遊。許國無淹留。再來寄幽夢。遺貯催行舟。

害詳本篇註

古東門行

鮑明遠樂府詩。舊有東門行。東門謂長安城門也。觀詩意蓋以調當時盜殺武元衡事。元衡爲相宅在京師靜安里。元和十年六月將朝出里東門。有賊自暗中突出射之。從事中書元衡叱去。承宗怒。與師道謀殺元衡。故此詩首引七國事。謂元衡之變亦起於削地也。

漢家三十六將軍

漢景帝三年。七國反。上乃拜中尉周亞夫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是王承宗拒命。上怒。削其官爵。討之。會淄青盧龍數表請赦。乃詔燒雪界。以故地及元濟反。承宗與李師道上書。請宥使人白雞鳴函。事中書元衡叱去。承宗怒。與師道謀殺元衡。故此詩首引七國事。謂元衡之變亦起於削地也。

谷客如霧史記孟嘗君夜半至函谷關闢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與秦追至客有爲雞鳴而雞盡鳴遂得出函谷秦關也貌同心異不可數赤丸夜語飛電光漢尹賞傳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賊報仇相與探丸爲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徵巡司隸不舉職而眠如羊故不知有變四皓謂太子將兵無貴以羊將狼蓋弱不能以敵強況又眠耶此謂元衡入朝出靖安里第夜漏未盡賊乘暗呼曰滅燭射殺元衡而遷司傳謀莫知主名唐可時之請人謂司隸謂司隸校註

尉掌察三輔徵巡司隸不舉職而眠如羊云微遮徵司隸謂司隸

一作很皆非是當街一叱百吏走馮敬胸中函匕首買誼傳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七首已陷其胸中矣如淳云馮敬無擇子名忠直爲御史却秦此五伯之伐也臣客朱亥力子西掩袂真無辜左傳襄十六年白公殺子四子于朝而叔惠王子士可與俱晉鄙不聽可使擊殺之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

大丈夫奏淮南厲王誅之通俗文曰匕首劍屬此謂兜徒側耳潛愾心悍臣破膽皆吐口魏王臥內藏兵符

賊始一呼而徒御格鬪不勝皆駭走遂害元衡也史記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實持兩端王弟信陵君無忌之客侯生曰羸聞晉鄙之兵符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符

羌胡轂下一朝起司馬相如諫疏曰陛下好陵險阻射猛獸卒然遇軼材敵國舟中非所擬曰君不修諫武王子平始以捕後下詔積絶臘斷骨那下補一作暇○臘音臘下字一作臘或作臘唐可時之請人謂肌曰臘于戶旁

項韻也作咽萬金寵贈不如土

寄韋珩珩正卿之子集有答珩示

初拜柳州出東郊。道旁相送皆賢豪。迴眸炫晃別羣玉。羣玉羣玉。獨赴異域穿蓬蒿。炎煙六月咽口鼻。胸鳴肩舉不可逃。桂州西南又千里。灘水斷石麻蘭高。灘水水名出陽海山即桂林理定縣今本麻蘭恐誤○灘音離山名在陰森野葛交蔽日。懸蛇結虺如葡萄。到官數宿賊滿野。縛壯殺老啼且號。飢行夜坐設方略。籠銅枹鼓手所操。鼓聲擊鼓杖也。音膚奇瘡釘骨狀如箭。作劍鬼手脫命爭纖毫。今年噬毒得霍疾。謂霍亂支心攬腹戟與刀。邇來氣少筋骨露蒼白。澗汨盈頰毛。澗瑟水流貌國語曰班序顙毛以爲民統紀○澗則瑟切。汨越筆切。君今矻矻又竄逐。口黠切又○骨切爾雅固聖也。辭賦已復窮詩騷神兵廟略頻破虜淮蔡故云四溟不日清風濤。聖恩儻忽念行革。十年踐踏久已勞。詩敦彼行革牛羊勿踐履註云公得罪至是十餘年矣。幸因解網入鳥獸。史記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行道也君今矻矻又竄逐。口黠切爾雅固幸因解網入鳥獸。史記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莊子曰入鳥不亂羣入獸不畢命江海終遊遨。願言未果身益老。起望東北心滔滔。所謫處東北狩

奉和楊尚書郴州追和故李中書夏日登北樓十韻之作依本詩韻次用尚書名於陵字達夫元和十一年四月自戶部

侍郎判度支貶郴州刺史坐供軍有闕也先是貞元中李吉甫爲郴州刺史有北樓詩十韻至是於陵和之公亦和焉○郴音琛

郡樓有遺唱。新和敵南金。選詩美人贈我綠綺琴何以美芝焚芳意深去以比吉甫芝焚以比楊尚書也境以道情得。人期幽夢尋。層軒隔炎暑。迴野恣窺臨。鳳去徵音續也。芝焚見上獻弘農公詩註所謂鳳浪雲上萬里。陰宏規齊德。宇麗藻競詞林。靜契分憂術。閑同遲客心。○遲除吏驛驅當遠步驛鵝莫相侵離騷曰。恐鵠鳩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鵠一作鵠。鵠鳴則衆芳皆歇。張平子思玄賦云。恃巴知而華予兮。題鵠鳴而不芳。謂特已之芳華。冀時知我而驛鵠之鳴。使衆草不芳尤。

謾邪所蔽不得進也。○題今日登高處還聞梁父吟。陸士衡雜擬詩齊僮梁父吟。梁父吟。諸葛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

楊尚書寄郴筆知是小生本様令更商榷使盡其功輒獻長句

截玉錐作妙形。截玉錐謂錐之可截者。○錐音纖利也。貯雲含霧到南溟。尚書舊用裁天詔。漢官儀曰尚書郎主作天文。書起草夜更直五。內史新將寫道經。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曲藝豈能裨損益。謂書學也。微辭祗欲播芳馨。尚書治行桂陽卿月光輝徧毫末應傳顧兔靈。楚詞夜光又育厥利維何。而顧兔在腹。晉月中兔居月之腹。顧望也。詩意謂此筆當是顧兔之毫。

南省轉牒欲具江國圖令盡通風俗故事江字一本作注

聖代提封盡海壠。漢書食貨志。提封萬井。李奇註曰。提舉也。舉四封之內也。海壠者。海邊地。○壠而緣切錄。風土記中殊未傳。晉書周處有椎髻老人難借問。前漢書西南夷傳。自滇以北。此皆椎連峒山穴也。下有柳州峒氓詩。蓋南宮有意求遺俗。南宮試檢周書王會篇。周武王時。遠國歸款。周史五十家周書第十九篇。

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浩初潭州人。龍安海禪師弟子。自臨賀至柳州謁海畔尖山似劍鋒。秋水處處割愁腸。東坡曰。退之詩水作碧。羅山爲碧玉簪子。陁詩海畔尖山似劍鋒。爲之對曰。繫適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鋒山。又曰。僕自東武適文登並海行數日。道傍諸峯真若劍鋒。子厚詩知海山多奇峯也。若爲化得身千億。散上峯頭望故鄉。

再至界圍巖水簾遂宿巖下

發春念長違。中夏欣再覩。公元和十年春正月自永召還過巖下故云發春念長是年三月出刺柳州五月復經從故云中夏欣再覩是時植物秀。杏若臨玄圃。東方朔十洲記崑崙有三角一角正西名玄圃臺層城闕風玄圃皆在崑崙欹陽訏垂冰。○歎許驟切白日驚雷雨。笙簧潭際起。鶴鶴雲間舞。詩鶴鳴于堦鶴鶴水鳥皆見此水簾而舞○鶴古玩切堅東都賦。曖奇麗而不珍。捐金於淵○的丁歷切鑠音歷。鏘鳴捐珮浦。楚詞捐余珮兮澧浦幽巖畫屏倚。新月玉釣吐。夜涼星滿川。忽疑眠洞府。一本作恍迷洞府。

詔追赴都廻寄零陵親故自此篇下至瀟亭上詩皆元和十年北還道中作

每憶纖鱗遊。尺澤翻愁弱羽上丹霄。岸傍古堠應無數。次第行看別路遙。

過衡山見花開却寄弟

故國名園久別離。今朝楚樹發南枝。大庾嶺上梅南枝落北枝開晴天歸路好相逐。正是峯前迴鴈時。衡山有五峯紫蓋天柱芙蓉石正月而北左思蜀都賦曰木落南朔冰泮北徂

汨羅遇風說文云長沙汨羅淵屈平所沉之水○汨莫歷切

南來不作楚臣悲。屈原投汨羅而死公方修門些註云修門郢城門爲報春風汨羅道重入脩門自有期。楚詞招魂曰魂兮來歸入莫將波浪枉明時。

朗州竇常員外寄劉二十八詩見促行騎走筆酬贈

竇常字中行元和七年冬自水部員外郎爲朗州刺史先是劉禹錫與公同貶今例召至

京師常有此寄公因酬贈呂本有因以奉呈四字

投荒垂一紀。公自永貞元年謫永州司馬至是元和十年爲十一年故云垂一紀。新詔下荆扉。疑比莊周夢。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與蝴蝶之夢爲周與情如蘇武歸。蘇武使匈奴留十九年。不遣至昭帝立。乃得歸。賜環留逸響。裴韶州詩註五馬助征駢墨客揮犀云。世謂太守爲五馬。或云詩曰素絲組之良馬五之鄭註謂周禮州長建旗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故云或古乘駟馬車至漢出則增一馬見漢官儀也。又古今風俗通曰王逸少出守永嘉列五馬榜鞍金勒出則控之。故永嘉有五馬坊古樂府使君從南來。馬立踟躕五馬言常也。駢驥旁馬也。助征駢卽謂促其行騎。○音非不羨衡陽鴈春來前後飛。

離觴不醉至驛却寄相送諸公

無限居人送獨醒。楚詞屈原曰衆人可憐寂寞到長亭。庾子山江南賦十里五里長亭短亭五里一短亭十里一長亭也。長亭短亭傳舍也。荊州不遇高陽侶。漢書酈食其曰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一夜春寒滿下廳。下廳猶

北還登漢陽北原題臨川驛

屬鄖州漢陽在唐

驅車方回顧。迴首一臨川。多壘非余恥。禮記四郊多壘大夫之辱也。無謀終自憐。亂松知野寺。餘雪記山田。惆悵樵漁事。今還又落然。

題淳于髡墓

生爲齊贅婿。死作楚先賢。應以客卿葬。故臨官道邊。寓言本多興。放意能合權。我有一石酒。置君墳樹

前。

善謚驛和劉夢得醉淳于先生

驛在襄州之南卽淳于髡放鵠之所今訛爲善謚驛

水上鵠已去。史記齊王使淳于髡獻鵠于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調往見楚王曰齊王令士自殺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亭中鳥又鳴。史記又曰齊威王喜隱髡說之以隱曰國楚王曰齊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亭中鳥又鳴。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飛又不鳴王知

鳥何也王曰不飛則已一飛驚人一鳴驚人辭因使楚重見上名爲救齊成救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趙夜請

引兵荒壠遠千古羽觴難再傾宋玉招魂瑤瑟蜜酌實羽觴劉伶今日意懸禹錫異代是同聲易同聲

而去荒壠遠千古羽觴難再傾註觴酒器也插羽於其上劉伶今日意懸禹錫異代是同聲易同聲

詔追赴都二月至瀟亭上

瀟水在京城之左此將又京時作也○瀟音霸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歸人詔書許逐陽和至驛路開花處處新。

李西川薦琴石

元和八年正月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李夷簡爲西川節度使薦藉也

遠師騶忌鼓鳴琴。史記田敬仲世家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去和南風愴舜心而歌南風釣者云噫非今日事也其有虞氏之心乎從此他山千古重殷勤曾是奉徵音。徵音美。

同劉二十八哭呂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

元和六年九月衡州刺史呂溫卒元侍御名稹是時稹自東臺監察御史貶江陵士曹參軍或云李

元二侍御卽前李深源元克已也

衡岳新摧天柱峯。衡山南岳也天柱乃衡山諸士林顛頓泣相逢。祇令文字傳青簡。漢吳祐傳祐父恢欲上古以竹簡寫書後

殺青簡寫經書註云殺青簡者以火炙簡令汗不使功名上景鍾周禮鳩氏爲鐘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蓋取其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亦謂之汗簡。左傳季武子作林鍾三畝空留懸磬室謂展喜曰室如懸磬九原猶寄若堂封從先大夫於九原註晉卿許汜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表與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曰元龍文武贍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此也時李元二侍御皆在江陵故用此事。

劉二十八詩

一夜霜風凋玉芝。蒼生望絕士林悲。空懷濟世安人略。不見男婚女嫁時。遺草一函歸太史。旅墳三尺近要離。朔方徒歲行將滿。欲爲君刊第二碑。

奉酬楊侍郎丈因送八叔拾遺戲贈詔追南來諸賓二首名於陸楊侍郎

貞一來時送彩牋。彩牋卽楊侍郎一行歸鴈慰驚弦。驚弦言初自遷謫而歸翰林寂寞誰爲主。潘岳詩如彼翰林鳥雙飛一朝集嗚鳳應須早上天。上天爲翰林衆鳥之主翰林鳥棲之林。

六言

一生判却歸休。謂著南冠到頭。左傳有南冠而縛者誰歟南冠楚冠也。坡翁嘗用此治長雖解繩紲。雖在繩紲之中。非其罪也。無由得見東周。見猶至也。東周洛陽也也。言不得至洛陽也。

商山臨路有孤松。往來斫以爲明好事者憐之。編竹成援。遂其生植感而賦詩。公赴柳州道中作。蓋有自況之意。○

援音爰
離也。

孤松停翠蓋。託根臨廣路。不以險自防。遂爲明所誤。幸逢仁惠意。重此藩籬護。猶有半心存。時將承雨露。

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劉夢得集有重至衡陽傷柳儀曹詩引云元和乙未歲與故人柳子厚臨別處而君歿於南中因賦詩以投弔詩云憶昔與故人湘江岸頭別我馬喚帆轉山減馬嘶循故道帆減如流電千里江蘿春故人今不見元和乙未卽十年也

十年顛頓到秦京。誰料翻爲嶺外行。元和十年二月公召至京出桂陽下湟水公適柳劉道連皆過桂嶺而去故所經乃伏波故道後漢伏波將軍馬援南征交趾翁仲遺墟草樹平經注鄭南千秋亭壇廟之東枕道有水兩石翁仲南北相對此言翁仲謂墓前石人也直以傭疎招物議休將文字占時名今朝不用臨河別垂淚千行便濯纓孟子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

再受連州至衡陽酬贈別公前有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詩此夢得所以酬之

劉夢得

去國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歧。重臨事異黃丞相。馳道乏草興有詔歸頴川太守官夢得初貶連州今又出刺連州故曰重臨論語柳下惠爲士師三黜禹錫初貶連州刺史再貶朗州司馬又除連州是爲三黜耳歸日併隨迴鴈盡愁腸正遇斷猿時桂江東過連山下桂江卽漢時號灘水在柳州城外連山卽連州相望長吟有所思選詩有君子篇

重別夢得此公再與

夢得別詩

二十年來萬事同。公與禹錫同舉進士其後出處略同至是二十三年矣今朝岐路忽西東。皇恩若許歸田去晚歲當爲隣舍

翁。

答此夢得答

弱冠同懷長者憂。臨岐回想盡悠悠。耦耕若便遺身世。論語長沮桀溺耦而耕並耕也黃髮相看萬事休。

三贈劉員外

此公復夢得

信書成自誤。經事漸知非。今日臨岐別。一作臨湘別。何年待汝歸。

答此夢得答

公前詩

年方伯玉早。蓮媛字伯玉莊子曰蓮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恨比四愁多。張衡出爲河間相讐讐不得志爲四愁詩詩見文選會待休車騎。休沐東還道中詩曰還印歌禮記月令鳩化爲鷺然賦似休汝車騎非相隨出尉羅後設尉羅註屬小網

再上湘江山

湘水出零陵陽海

好在湘江水。今朝又上來。不知從此去。更遣幾年迴。

青水驛叢竹天水趙云

呂本云作公

余手種一十二莖

別本此詩次善謚驛後

簷下疎篁十二莖。襄陽從事寄幽情。襄陽從事卽漢書律曆志黃帝制十二筭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其雌鳴亦六

長沙驛前南樓感舊德公別於此

公自註云昔與

海鶴一爲別。海鶴以海德公存亡三十秋。貞元初今來數行淚。獨上驛南樓。

桂州留詩

桂州北望秦驛手。開竹逕至釣磯留待徐容州。是年三月出爲柳州而徐之除在公後故公先至

以待之。

幽徑爲誰開。美人城北來。

徐容州謂王程儻餘暇事也。

王程王一上子陵臺。後漢嚴光字子陵隱於釣臺今嚴

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

永貞元年公與韓泰韓晏劉禹錫陳諫凌準執誼皆卒貶所昇先用餘四人元和十

年與公皆例召至京師又皆出爲刺史公爲柳州泰爲漳州華爲

汀州禹錫爲連州諫爲封州公六月到柳州此詩是年夏所寄也。

城上高樓接大荒。山海經有海天愁思正茫茫。

驚風亂颺芙蓉水芙蓉荷花○密雨斜侵薜荔牆。薜荔之

落葉注云薜荔香草也綠木

領樹重遮千里月。月一日江流曲似九回陽司馬遷與任安書腸一日而九回

而生○薜荔計切荔郎計切江流曲似九回陽劉備云一本作雲駛去如千里馬

腸未知孰是共來百越文身地莊子越人斬髮文身越世家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猶自音書滯一鄉

柳州寄丈人周韶州

越絕孤城千萬峯。越絕書名。

空齋不語坐高春淮南子曰經于泉隅是謂高春損于連石是謂小春高

謂高春註洲隅地名高時加歲民碓春時也印文生綠經旬合硯匣留塵盡日封作流呂本

梅嶺寒煙藏翡翠嶺今大

水露鷁鮒楚詞大招曰鷁薪短狐王虺寃只說文云狀丈人本自忘機事

莊子漢陰丈人曰有機械必有機事者必有機械爲想年來

憔悴容。

登柳州峨山峨山山名見公柳州山水諸記一本作岷山非是

荒山秋日午獨上意悠悠如何望鄉處西北是融州

得盧衡州書因以詩寄

臨蒸且莫歎炎方後改爲衡陽蒸衡州縣名爲報秋來鴈幾行林邑東迴山似戟林邑漢象林縣馬援鑄銅柱處祥柯南下水如湯水出零陵劈箭上潯江在潯江北負弩啼寒狹狹漢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又春秋莊公十八年有蜮疏云含沙射人影也一名射影南人將入蜮母偏驚旅客船

遠意問瀟湘

答劉連州邦宇

連州刺史劉禹錫爲

連壁本難雙潘岳夏侯湛號爲詳見上詩註分符刺小邦崩雲下灘水零陵出劈箭上潯江柳州州治負弩啼寒狹司馬相如傳縣令貢弩矢先驅猶多○猶余救切鳴枹驚夜狹枹擊鼓杖說文云猶犬多

名似猿猿屬善旋○猶音膚狹音厖遙憐郡山好謝守但臨窗

嶺南江行

瘴江南去入雲煙望盡黃茆是海邊山腹雨晴添象跡潭心日暖長蛟涎射工巧伺游人影博物志江南有射工蟲長一二寸有鷁形氣射人不治則殺人毛詩爲鬼爲蜮陸機疏云蜮一名射影南人將入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小入又春秋莊公十八年有蜮疏云含沙射人影也一名射影南人將入

雄鳳曰颶發日午至夜半止仆屋僵樹屋瓦若飛蝶累年一發或一歲再三○颶音具從此憂來非一事

豈容華髮待流年。

柳州峒氓

郡城南下接通津。異服殊音不可親。青箬裹鹽歸峒客。楚人謂竹皮曰箬可以矣可以矣。舟峒山穴也。○箬而灼切。綠荷包飯趁虛人。嶺南人呼市爲虛。蓋市之所在有人則滿無人則虛而蠻南村市滿時少虛時多故謂之虛出青箱紀錄鵝毛禦臘縫山罽。邕管溪洞不產絲蠻民多以木綿茆衣義種以禦寒。○屬居例切。鵝毛禦臘縫山罽。鵝毛爲被家家養鵝二月至十月擣取投草甫作文身。禮記儒行孔子居魯冠章甫之冠莊子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

○漢書郊祀志粵祠雞卜自此持雞骨如鼠卜

○前漢紀越王氏重譯欲

人

○譯音亦

欲

酬徐二中丞普寧郡內池館卽事見寄徐中丞卽前望秦驛詩云徐容州者也按地理志容州普寧郡防禦經略而徐俊爲容管經略當是俊也然題云中丞不載

上詩註泉歸滄海近樹入楚山長榮賤

○漢書郊祀志粵祠雞卜愁向公庭問重譯獻白雉○譯音亦

鵝鴻念舊行。鵝鴻公白喻虛館對芳塘。芳一作方落日明朱檻。繁花照羽觴。羽觴見上詩註泉歸滄海近樹入楚山長榮賤俱爲累相期在故鄉。

酬賈鵬山人郡內新栽松寓興見贈二首

柳州謂郡內謂也

芳朽自爲別。朽枯也別異也言芳朽各異耳。無心乃玄功。玄功天功天天日放花。天天詩桃之榮耀將安窮。青松遺澗底。選古詩離山上詩未暮謝幽貞。謂幽靜未暮謝幽貞。謂幽靜。持以延清風。

無能常閉閣偶以靜見名奇姿來遠山奇姿謂所栽松忽似人家生勁色不改舊芳心與誰榮喧卑豈所安任物非我情清韻動竽瑟諧此風中聲

種柳戲題

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談笑爲故事推移成昔年垂陰當覆地聳幹會參天好作思人樹思其人猶愛樹慚無惠化傳

柳州二月榕葉落盡偶題

藝苑雌黃云閩廣有木名榕子厚集有柳州二月榕葉落盡詩云榕葉滿庭鶯亂啼坡詩臥聞榕葉響長廊又云卽今榕葉下亭臯卽此木也

其木大而多陰可蔽百牛故字書有寬庇廣容之說

宦情羈思共淒淒春半如秋意轉迷山城過雨百花盡榕葉滿庭鶯亂啼

讀物錄異榕樹葉如冬青秋冬不凋根鬚繚繞枝榦屈盤

浩初上人見貽絕句欲登仙人山因以酬之

仙人山在柳州

珠樹玲瓏隔翠微珠樹亦言樹木之美耳病來方外事多違方之外謂遊仙山不屬分符客一任凌空錫杖飛

雨中贈仙人山賈山人

賈山人卽前賈鵬也○此山在柳州

寒江夜雨聲潺潺鉏山切水流聲曉雲遮盡仙人山遙知玄豹在深處列女傳陶答子妻曰南山下笑羈絆泥塗間

別舍弟宗一

公之從兄弟見於集者有宗一宗玄宗直

零落殘魂倍黯然。江淹賦曰：黯然銷魂，唯別而已。雙垂別淚越江邊。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自永貞元年乙酉至元和十一年丙申也。桂嶺瘴來雲似墨，洞庭春盡水如天。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荆門郢樹煙。荆郢宗一將遊之處。

奉和周二十二丈酬郴州侍郎衡江夜泊得韶州書并附當州生黃茶一封率然成篇代意之作

郴州侍郎楊於陵也

韶州卽周二十二丈

丘山仰德耀，天路下征駢。馬行夢喜三刀近。晉書王濬爲廣漢太守，夢懸三刀於其屋梁上，驚覺，書嫌五

載違凝情

江月落屬思

嶺雲飛會入司徒府還邀周掾歸

徒辟周榮爲據

殷賢戲批書後寄劉連州并示孟嵩二童

公自註云家有右軍書每紙背庾翼題云王會稽六紙

二月三十日○按晉書王羲之字逸少咸康中爲右軍

將軍會稽內史庾翼爲安西將軍○因話錄云柳柳州書後生多師效就中尤長於草草爲時所

寶湖南以南童稚悉學其書頗有能者以此觀之蓋有之矣公與夢得聞間最數殷賢戲題其書

後故舉庾翼事爲奇蓋劉家子弟當有學其書者孟嵩

二童必夢得之子殷賢雖不能詳亦必夢得家子弟也

後故舉庾翼事爲奇蓋劉家子弟當有學其書者孟嵩

書成欲寄庾安西紙背應勞手自題

聞道近來諸子弟臨池尋已厭家雞王羲之曾與人書云張芝臨池

必後之也王僧虔論書云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荊州與都下人書曰小兒輩

雞皆學逸少書須吾還叱之後山亦嘗用此事作詩云不解征西諸子弟却憐野鷺厭家雞

酬家雞之贈此夢得酬公前寄劉連

州并示孟嵩二童詩也

日日臨池弄小雛喻孟嵩也

還思寫論付官奴褚遂良撰右軍書目正書第一，樂毅論四十四行書賜

女是時柳未有子柳家新樣元和脚柳公權元和間有書名元和脚者指公權也補註復齋漫錄云新音夢

故夢得以此戲之柳家新樣元和脚得此句人竟不曉高子勉舉以問山谷山谷曰取其字製之新音夢

劉夢得

元豐中晁無咎詩文極有聲陳無已戲之曰聞道新詞能入模相州紅櫛鄂州花蓋相州櫛鄂州花也則柳家新樣元和脚者其亦類此且盡薑芽斂手徒。

重贈二首

此前所酬詩也

聞道將雛向墨池劉家還有異同詞漢書劉向父子俱好古博見強志過絕於人故以爲左丘明親見夫向向不能如今試遣隈牆問已道世人那得知晉史謝安問王獻之曰君書何如君家尊答非間也。世上悠悠不識真薑芽盡是捧心人莊子西施病心而曠其里里之富人見之閉門而不外出○曉扶眞切蹙頰也。若道柳家無子弟往年何事乞西賓班固西都賦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

答前篇

此夢得答

小兒弄筆不能嗔涴壁書牕且賞勸義之爲會稽內史子敬七八歲義之從後掣其筆不脫歎曰此兒汗汁汗書方丈二字觀者如堵○涴鳥臥切聞彼夢熊猶未兆詩維熊維羆女中誰是衛夫人衛夫人名暉字茂漪隸書入妙品按公墓誌云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蓋生於元和十一年此詩作於周六未生時柳未有子故夢得又戲之以衛夫人也。

答後篇

劉夢得

昔日慵工記姓名項藉少時學書不成季父梁怒上爲報元常欲抗行王右軍云吾書比之鍾繇當抗疊前公又答夢得前所答二詩疊前公疊前作重答○呂韓本疊前作重答

小學新翻墨沼波。羨君瓊樹散枝柯。瓊樹枝柯意以在家弄土唯嬌女。左思嬌女詩曰吾家有嬌女皎皎執書愛綠素。空覺庭前鳥跡多。著領觀鳥跡因而遂滋則謂之字詩意謂誦習殆所獲。小女學書其紙散落庭中覺鳥跡之多也。

疊後

事業無成恥藝成。禮記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南宮起草舊連名。公與夢得嘗同勸君火急添功用。趁取當時二妙聲。晉書衛瓘爲尚書令與尚書郎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爲一臺二妙○時字一本作初

銅魚使赴都寄親友公自註云嶺南支郡無綱官考典帳典等悉附都府至京柳州作

行盡關山萬里餘。到時閭井是荒墟。附庸唯有銅魚使。禮記王制註附庸小城也。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唐武德初改太守爲刺史加號爲使持節而實無節但頒此後無因寄遠書

禮招

韓漳州書報徵上人亡因寄二絕。韓漳州名泰靈澈字澄源會稽人貞元中遊京師名振輩下緇流疾之迨飛語因得罪貶汀州會赦歸東越吳楚間諸侯多賓

僧支遁林王義之爲會稽內史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義之同好道林支遁字也蘭亭在會稽山陰縣蘭亭修禊遁與焉故後人寫修禊圖通亦在其列

頻把瓊書出袖中。選詩置之懷袖獨吟遺句立秋風。遺句謂桂江日夜流千里。揮淚何時到甬東。甬東地名在會

東海句章縣中

柳州城西北隅種甘樹

手種黃甘二百株。春來新葉偏城隅。一本作枝方同楚客憐皇樹。不遷生南國。王逸註云：晉皇天后土，生命美橘樹異於衆木，來跟習南土，便其性也。屈原自喻材德如橘樹，亦異於衆也。不學荊州利木奴。襄陽李衡種甘橘千株，臨死敕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矣。歲止一匹絹，亦可足用爾。吳末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幾歲開花聞噴雪，何人摘實見垂珠。若教坐待成林日，滋味還堪養老夫。

聞徹上人亡寄侍郎楊文徵

上人靈徹也。見上韓漳州報徵詩題註。

楊侍郎於陵也。

東越高僧還姓湯。文選惠休上人姓湯。今靈徹亦姓湯，故云還姓湯也。幾時瓊珮觸鳴璫。空花一散不知處。誰采金英與侍郎。休上鮑昭侍郎詩曰：玳枝兮金英，綠葉兮紫莖。不入金玉杯，低采還自榮。想君不相艷，酒上視塵生。當今芳意重，無使盛年傾。

段九秀才處見亡友呂衡州書迹

古也。

呂衡州集亦有贈段九秀才詩。公集又有祭段弘古文及墓誌，亦云與呂溫游。

○一

交侶平生意最親。衡陽往事似分身。袖中忽見三行字。選詩置之懷袖，中三歲字不滅。拭淚相看是故人。

柳州寄京中親故

林邑山聯瘴海秋。牂柯水向郡前流。林邑，牂柯，勞君遠問龍城地。龍城名正北三千到錦州。錦州屬江南西道，至長安南三百里。

種木櫟花

上苑年年種物華。飄零今日在天涯。祇應長作龍城守。剩種庭前木櫟花。

摘櫻桃贈元居士時在望仙亭南樓與朱道士同處

韓呂謝本

時在已下並作小字註寫

海上朱櫻贈所思。古樂府有君子有所思篇。樓居况是望仙時。仙人好樓居。是呂作植。蓬萊羽客如相訪。蓬萊方丈瀛洲海中三山瀛。

海上朱櫻贈所思。古樂府有君子有所思篇。樓居况是望仙時。仙人好樓居。是呂作植。蓬萊羽客如相訪。蓬萊方丈瀛洲海中三山瀛。仙人不是偷桃一小兒。漢武帝內傳。帝好長生。七夕西王母降其宮。有頃。案桃七枚。以四枚與帝。自食三枚。時東方朔從殿東廊。朱鳥牖中窺。母謂帝曰。此窺牖兒。嘗三來偷吾桃者。○着漢武故事。又云。東都郡獻短人。帝呼東方朔。朔至。短人相朔謂上曰。西王母種桃三千年一着。子此兒不良。已三過偷之矣。言仙人若訪元朱二士。見此櫻桃。固非如東方朔偷桃者也。

酬曹侍御過象縣見寄

象縣柳名

破額山前碧玉流。騷人遙駐木蘭舟。春風無限瀟湘意。欲採蘋花不自由。

柳惲詩汀採白蘋